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请挽救艺术家 / 张炜著 . — 济南 : 山东文艺出版社 ,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 - 5329 - 1847 - 5

I . 请... II . 张... III 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5676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00 × 1000 毫米 32 开本 7.375 印张 3 插页 128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9.2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目录

- 秋天的思索 (1)
请挽救艺术家 (92)
护秋之夜 (148)

秋天的思索^①

—

去年秋天，葡萄熟得很快。今年的葡萄仿佛永远是青绿的颗粒儿，很酸。

可是，就有人喜欢这股酸味儿。看守葡萄园成了一桩大事。如今的园子是由三十六户合伙包种下来的，他们就给看葡萄园的买来一杆猎枪。

猎枪是双筒的。买来的第三天上，看园子的老得^②才知道怎样使用。他很高兴地将上了黄油漆（他认为是“火漆”）的枪身用手撸了两下，拍一拍，放到了小茅屋的墙角上。然后找来一张八开的绿纸，写了一张“告示”，贴到了葡萄园边的大杨树上：

① 最初发表于《青年文学》1984年第10期。选自《张炜作品选》中篇卷。

② “得”字读做 déi。

任何想偷葡萄的人都要注意，看葡萄园的人新买来双筒猎枪，见贼就放，决不留情。枪是钢枪，上了火漆，特此告知。

告示贴出的当天，园里做活的纷纷来茅屋里找老得。来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劝他：“老得呀，人命关天，可不能为一串葡萄打死了人啊！”

老得二十六七岁，奇瘦，个子很高，走起路来一拧一拧，人送外号“水蛇腰”。他的脸也很长，仔细端量起来，下巴似乎还有些歪。人们一句一句劝他时，他就蹲在屋角上，两只眼睛盯住地上一片草叶儿，不说一句话。人们又劝了一会儿，知道他是不会说话的了，就离开了屋子。可是他们走出不远，老得也出来了，站在门口，一手撑在门框上说：

“有心做贼，打死莫怨！枪是钢枪，上了火漆……”

所有人都愣愣地站住了，回头望着老得。

老得说完就回屋去了，还用力地将门使上了闩。

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，发出簌簌的声音。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，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，沙沙地滴下来，像雨。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，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，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。老得在一张小白木桌儿前坐了，用手搓揉着那双涩涩的眼睛。

他看了一夜葡萄园，可是他这会儿并不想躺到炕上，眼睛发涩，搓揉一下就好了。他一般都在靠近中午时，用被子蒙住头睡上一两个钟头。他现在只是伏在桌子上，瞅着那个刻满了刀痕的桌面想心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叠儿纸，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截儿铅笔，用力地写起了什么。

老得这个年轻人睡得很少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，他才被安排来看护葡萄园的。真是个美差！老得可以在秋天里尽情地吃那些甜蜜的黑紫黑紫的颗粒了！他在架子下一扭一扭地走着，东瞅一眼，西瞅一眼，满眼里都是绿色的叶子、黑紫的葡萄。他老想唱歌，可是他不会。他高兴的时候，只是将那个长长的、柔软的腰扭动得幅度更大一些……

这时，老得坐在桌前，头也不抬，铅笔“哧哧”地刮着白纸。写了一会儿，他抬头瞅着那几张写满了字的纸，“嘿嘿”地叫着，兴奋得腰身又扭动了起来。

屋门给踢了一下，老得一惊，迅速将桌上的东西都揽到了抽屉里去。

“谁呀？”老得不耐烦地问了一句。

屋外是脆生生的姑娘的声音：“是我！你个死老得就知道闷闷——开、开、开！”

老得听出是葡萄园会计小雨的声音，眉头皱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要睡觉。”

“开、开、开！”小雨就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只管踢门。

老得没有办法，他嫌脏似的先将手在裤子上抹了几下，然后拉开了木门。

小雨跳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四下里看，一双眼睛滴溜溜的。老得问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小雨也不回答，掀了掀木桌，揭了炕上的被子，最后在炕头的小夹道里踮着，踮开一个破被套，拿出了那枝崭新的猎枪。她笑眉笑眼地端量着，露出了两排雪白雪亮的小牙。她说：“嘻嘻，两个筒的呀！……”

老得蹲在屋角，两眼瞅着地上的一片草叶儿。

小雨将手指一个一个挨着往枪筒里捅，嘴里说着：“哼哼，你说笑不笑死个人！……”

老得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。

小雨抚摸了会儿猎枪，突然板起脸来问道：“你买了猎枪，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

老得不吱声，只是立起身来，伸手去取枪。她一撇嘴，把枪藏到了身后。老得只好重新蹲下。小雨说：“这是我爸批准给你买的——他批准了，有人才把这枪给你买来。别不知好歹！我跟我爸说一句，这枪也许就收回了。你以后放枪时叫上我吧？”

老得脖子有些红涨。他眯起一只眼睛端量着她。

她二十刚多一点，或许还不满二十呢。穿着风衣

——乡下姑娘如今也穿风衣。长得真好看，乡下姑娘也长这么好看。可惜只是好看，不算聪明。聪明还能连初中也考不上吗？老得可是初中毕业，他往往瞧不起学历较低的人。

小雨并没注意老得在看她，只是咕哝着：“我爸批准买这猎枪，我爸说了，有枪和没有枪就不一样！就不一样！我爸……”

老得站起来说：“你爸，你爸也不是很好的人。你一口一口‘你爸’。”

小雨两根描过的眉头一皱，一抖，嗓子尖尖地喝了一声，“刷”地将枪从身后倒过来，对准了老得。

老得一动不动地_非着腰，两眼盯住枪口看着。他清清楚楚知道枪膛里没有火药，可他的目光里还是有一丝畏惧。他说：“我对你爸，还是有很大意见。”

小雨怒喝道：“不准有意见！”

“压而不服。”老得又说。

“不准动！”小雨抖了抖枪身。

老得的腰一丝也不敢扭了。他又蹲下去。蹲了一会儿，脖子突然又红涨起来。忽地，他站直身子，一伸手将枪夺到了怀里，然后伸出那只又黑又大的巴掌，按到小雨又软又细的腰上，用力推了一下。只一下，小雨就给推到了门外。她在门外大骂，并随手捡起一块砖头。老得干脆利落地关了门，将骂声、喊声，将一切烦恼关

在了门外。

他再也无心写东西了，也无心睡觉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他刚才写过的一叠儿信纸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回了原处。他骂了一句：

“王三江，挨钢枪！”

二

王三江是小雨的父亲，民主选举中落选了的大队长。

从前，他也算乡间的一个“大人物”了，跺跺脚，满村的地皮都要颤动。落选了，突然失了威风，他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……土地开始承包了，海滩葡萄园虽有三十六户报了名，但因为没有人领头的，迟迟没能签订承包合同。谁都知道负责这片园子的艰难：它需要和果品公司、酒厂、农药厂等单位搞好关系，需要有人为它奔波，万一有点闪失，那损失将会有几万元、十几万元！仅这一点，就吓退了一般庄稼人。

正这时候，一直不露面的王三江走上了街头。

人们很难忘掉那天的情景：老人们正懒散散地蹲在墙根下吸着烟晒太阳，突然有个又高又大的黑汉顺着街筒子走来。老人们一齐惊讶地仰起脸来：这不是王三江吗？他肩膀上搭着一件黑衣服，摇晃着肥胖的身躯，慢

吞吞吐吐地往大队部走去，显出十分悠闲的样子……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：他是去承包葡萄园的，自愿代表三十六户，伸出了那根肉嘟嘟的食指，在承包合同上使劲按了一下。

王三江很快把当年做大队长时搞熟的门路全利用起来。又让三十六户用力地做，葡萄园果然有了不少起色。结果第一个秋天，收入就超出承包额近一倍，三十六户欢笑起来，王三江却不动声色。他只从超产中抽出一小部分平均分配，其余的全部交公。这真有些冤枉：河西葡萄园的葡萄树小，总收入还比不上他们，可人家手里的钱却比他们多！三十六户找王三江吵架，王三江说：“农民意识！以后再没有秋天了吗？只要你们跟着我王三江好好干！”说着，他把那只红润润的大巴掌果断地一挥……

这个王三江真是奇怪人物。他做大队长时霸道和暴躁是有名的，如今却很少发火。他似乎永远将一件黑色中山装斜披在肩膀上，一晃一晃地在葡萄架里走着。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他，有四五个小伙子常常跟在他后边。老得喜欢端量他那圆圆的大脸盘子：黑红黑红，渗着一层油汗，样子憨憨的——老得认为这正好说明了王三江的内秀，并且具有某种幽默感。他尤其觉得那件斜披着的衣服让人发笑。

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使老得深深地吃了一

惊。

他陷入了迷惑。他要重新揣摩王三江……

有个叫铁头叔的孤老头子，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和老得做了好多年搭档。老得把他看做父亲一样，夜里守园子寒冷，就把细长的身子拱在老人温热的蓑衣下边……有一天，老得从葡萄架下钻出来，发现空旷沉寂的屋前空地上定定地站着两个人——铁头叔和王三江。

王三江还是斜披着衣服，双臂倒剪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铁头叔。他脸色阴沉，目光锐利。铁头叔也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看着王三江。他胡须抖动，眼含愤怒。两个人不吱一声，连咳一声也没有。这场面很使老得诧异。

突然，老得发现王三江的牙齿磨动了一下，接着两眼射出一道歼灭性的光来——老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目光，差点惊慌地叫出来……王三江就这样定定地看着铁头叔，直看了老半天，然后才抖抖衣服，和从前一样地摇晃着走了……

老得愣愣地站在那儿。他看到铁头叔这时已经全身发抖，脸色铁青了。老得赶忙抱住老人问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老人摇着头没有做声，停了好长时间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：“他嫌我多嘴。我觉得他一笔账目不对，背后找人问了问，被他知道了……”

老得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……

接着，好多古怪事儿都落到了铁头叔身上。他一值

班，园子里就丢东西；一次他在树下打瞌睡，有人把一个癞蛤蟆扔到了他头上；还有人骂他“吃里扒外”……铁头叔想离开园子了。

老得怎么劝阻都没有用，老人还是走了。他走时给老得留下了一件崭新的蓑衣和守夜狗大青……

老得眼睛都哭红了。他不明白王三江为什么用两束目光就能逼走铁头叔。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！连他自己也不敢回忆那道目光了……

老得一个人睡在小茅屋里，睡梦中常见到茅屋的小门“吱扭扭”打开了，有一个又粗又黑的壮年汉子堵在门口，先是目光沉沉地逼视着他，然后就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过来。他吓得大叫一声，醒了。醒来了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梦中常见的这个人，就是王三江。

他弄不明白，怎么也不能从梦中将这个黑汉赶开。甜甜的睡，就让黑汉给毁掉了。他有时实在困得不行，寂寞无聊，就搓揉着眼睛走出葡萄园，到海边上吹吹海风，看那些赤身裸体拉大网的人。

他有时想：要从梦中赶开这个黑汉，首先必须敌得住他的眼睛。铁头叔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那身上的筋脉被风雨磨韧了，尚且敌不住那双眼睛！他想这里面会有什么缘故的，需要好好寻思一下。……往常老得看了一夜园子，早晨跟在铁头叔的后边，手扯着大青的铁链从

一片早霞里走出来，高高地呼唤几声，扭动几下腰身，别提有多么惬意和舒畅！可是后来就不行了。他一个人走在架空里，老觉得四周那么憋闷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逼近过来。他几次猛地转过身去，都发现园里静静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老得自己也感到奇怪了。他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有一次他看到王三江斜披着黑衣服，摇摇晃晃从葡萄架下走过，就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：毛病就出在这个黑汉身上！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从他身上来的！

老得弄清了这个缘故，连自己也吃了一惊。他不明白这个黑汉子怎么就会有这种神奇的作用。要敌得住他，只有弄明白里面的“原理”——老得记得在学校读书，数理课本上常有“原理”。他想世上的大小事情也都会有个“原理”的！老得绞拧着眉头，苦苦地思索着。他有时能够远远地盯住那个斜披衣服的身影，半天也不动一下……他又想起了那两束可怕的目光。他咬着牙。他想终会有一天制住这个黑汉的，现在要紧的是先弄明白里面的“原理”！……

老得像害了病一样。他整天牵着大青，步子蹒跚地走在葡萄园里。他的头发蓬乱，两眼无神，鼻子两侧挂着两小片污垢。他不想吃饭，只是忘不了喂大青。大青平常是活蹦乱跳的，可是这会儿也蔫蔫地垂着头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，步子迈得松松垮垮。

有一次他正走着，遇上王三江迎面过来。老得的眼睛立刻放出了两束光，下巴收紧，用力压在锁骨上，那目光就往上射出，显得眼白很大。他就这样鼓足勇气，瞪着一双眼睛，迎着王三江走了过去。

王三江倒被这副样子逗笑了。他嘿嘿笑着，刚要说什么，可是又立刻闭上了嘴巴。王三江发现这目光里闪烁着仇恨！他禁不住“哼”了一声，警惕地退开一步。

老得说话了，那字是一个一个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断断续续：“你……欺负……铁头……叔！”

王三江气愤地挥起了巴掌。可是老得也不示弱，他手里牵着大青的铁链，正好余出一截，就奋力向着王三江抡去。王三江一躲，同时伸出右手，五指并拢，往左上方举、举，直举到左肩膀上方，才狠狠往下一砍。只一下就将老得砍倒在地上。……王三江盯着躺倒的老得骂了一句：

“一个古怪……东西！”

老得第一次尝到王三江的威力。他那立起的手掌，侧面如同一把钝钝的刀子，砍来着实厉害。这沉重的一击，使老得很长时间不敢去寻思那个“原理”。葡萄开花了，结果了，老得精心地守护着，只是再也不敢去琢磨怎样制住黑汉——王三江的一掌，使他的思辨进程足足推迟了两个月！……可是他敢恨他。他常常面对大青，藏在深深的葡萄叶子里说话。他认真地告诉大青：

“记住，是王三江气走了你家铁头叔的！”大青摇摇尾巴，悲哀而丧气地点点头，似乎是听明白了。

老得还有一点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地方，这就是小雨了。他不知道小雨怎么会生成这样。她太白了，白得像阳光，让人不敢定神凝视，真正是耀眼的白。那腰也真细，圆圆的，老是引逗老得要伸手去拊几拊。可是他不屑于一拊。他离小雨远远的。他怕小雨身上沾了和她爸一样的毒气。小雨也真是天下第一个“妖女”：永远不像个大姑娘，娇滴滴，脆生生，想笑就笑，想骂就骂，倚仗她爸的威力，走路也想横行！她必定描了眼眉才肯出来，必定是每天都要骂人的。可是，她骂老得，老得却觉得她可恨的程度也有限。她又坏又天真。

总之，老得认为，王三江能有小雨这么个姑娘，是十分奇怪的事情。

王小雨是葡萄园的会计。明白人都知道这里不需要什么专职会计。可是她愿意大模大样地“办公”，她的办公桌就安在老得的隔壁。那儿清静又卫生，还有一张床，可以偶尔留下过夜。

老得最恼恨的就是她在这儿过夜。那时他要待在葡萄园子深处守夜。他要牵上大青，披上蓑衣，依偎在一棵老葡萄树下。可是这时候的小雨喜欢站在茅屋前的空地上唱歌。她唱得很多，很杂，一会儿是《军港之夜》，一会儿是《松花江上》，有时竟唱起一首十分陈旧的歌：

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……”那尖尖的声音在夜空里飘散，悲凄而又哀怨，使老得一个人待在黑夜里，怪害怕的。每逢这时他就思念起铁头叔了，思念着他们一起守夜的那些日子。

该有一个和他做伴的人了。可是这个人总也没来。

老得想：也许是葡萄还青绿的缘故。可他转而又想：青绿的葡萄也要丢失啊！

倒是新买的猎枪给了他不少慰藉。他白天将双筒猎枪包在一床破棉絮里；到了晚上，就抱着它，一夜嗅着枪身上那股淡淡的油漆味儿……

三

早晨，乌蓝鸟最先叫了一声。乌蓝是最伶俐的歌手，它常在早晨蹲上葡萄架，默默地歇息一会儿，吸足了新鲜香甜的空气，再一跃而起，在葡萄园上空那片绚烂的彩霞里飞动。它永远在不停地跃动，不停地歌唱。

风吹动着千万片葡萄叶儿，那一面泛白、一面黑绿的大叶片儿每扭动一下，都要显露出一串硕大的葡萄穗儿。风是香的。阳光照在穗串上，叶子上，古铜色的老藤蔓上，使一切都变红了，变得羞答答的。架子将空中彩色的光束切割成更细的光束，投到不同的方向，均匀地落在园子里的每个角落。葡萄架是一把“光的喷壶

嘴”。一个个葡萄园在大海滩上伸展开去，没有边缘，似一片深远莫测的海，一片旷大无边的森林。红色的雾气笼罩在这片绿海之上，给它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意味。

常常是从不知多么遥远的地方，从晨雾笼罩的葡萄架子深处，传来一声声悠长的呼叫。这声音也许是起早到园里做活的人喊的，也许是守夜人在沉闷、劳累了一夜之后，伸臂展胸，发出的快意的长吁。这片辽阔的园子没有沉寂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倾听，总能听到奇妙的声音。即便在午夜，也有些无法分辨的千奇百怪的响动。或者是“嘎嘎”两声，或者是“啾啾”两声……海浪在黑暗深处应和着，使夜里的园子更加不可捉摸。整个海滩都像一个睡去的巨人在喃喃梦呓。

乌蓝叫过之后，大海滩真正苏醒了。

各种鸟儿都飞动起来，一试歌喉。野兔儿在野鸡的呼声里有节奏地蹦蹿；乌鸦（这些讨厌的乌鸦！）成群地飞过，一边七言八语地议论着，一边从一排架子跃到另一排架子上去；小虫虫们在霞光里飞上飞下，那薄薄的翼被映成了鲜红；蝈蝈儿一齐鸣唱了，它们的歌声里充斥着对漫漫长夜的控诉……对于这一个长长的夜来说，早晨的苏醒就显得太重要了。各种小生灵奔走相告，欢呼光明。它们憎恨黑暗葬送缤纷的颜色，葬送一个明媚的世界。它们急于看一看叶片上那一层细细的绒毛，那清晰的、像图画一样美丽的网络，那泛红的、像

蚂蚱腿一样的叶梗儿……

守夜人都在同时搓揉着眼睛——他们都是在乌蓝的欢呼声里搓揉眼睛的。蓑衣都是湿的，他们都在这时候抖落一身露珠。哦哦，一夜的警觉的守候，一夜的忠于职守，他们像个活化石一样，一动不动地呆在树下，偎在蓑衣里……

老得用力地跺脚，抖动蓑衣，大声地咳嗽着。他要回茅屋去了。

大青顽皮地伸了伸舌头，看了看老得。它周身的毛也都濡湿了，在阳光里闪着亮儿。老得背上猎枪走去了，它一颠一颠地跟上去，“哈、哈”地呼出一股股热气。

园子里已经开始有人来做活了。老得看见来人，精神立刻好了许多。他和人们打着招呼，人们和他说着笑话。他的猎枪在肩上闪亮，这使得好多人想起那张贴在杨树干上的告示。有的人问他：“老得，你说你的枪上了‘火漆’，其实不过是上了一点儿‘黄油’。”有的说：“老得，昨夜里我听见‘轰轰’几声，半空里亮了一下，真以为是你放枪打贼，走出屋望望，才知道是南山顶上打雷呢！”……老得每一句话都认真地听，他并不以为这是笑话。关于枪的问题他是要认真解答的。他说：“火漆！那还有假？‘黄油’？‘黄油’是不禁摩擦的，是不顶事的。”

老得走近了茅屋，见里面正站了个高高大大的黑汉，跟梦中常见的那人一样！他闭了闭眼睛，默默地将大青拴了，然后就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样，转身就要走去。可是屋里的黑汉大声喊了一句：“老得呀！”

老得只得迈进茅屋。

王三江坐在屋里惟一的一把白木椅子上，老得只得坐在炕沿上。他故意不看王三江，可那眼睛总要不时地瞥过去一下。对于王三江一大早的突然到来，他心里多少有点慌乱，一颗心“噗噗”地跳着。

王三江坐在椅子上，偏要将那只套了尼龙丝袜的大脚搬到椅面上，用手摩挲、捏巴着。他问：“老得呀，你一个人憋闷不？”

老得说：“嗯。”

王三江觉得有趣，笑了。突然，他向一边喊道：“小来！”

屋角的黑影里有什么东西活动了一下，接着传来“哼”的一声。

老得一愣，上前打开了窗户。光线透进来，屋里明亮多了。原来屋角里蹲着一个瘦瘦的小孩儿，皮肤黝黑，周身被太阳晒得流油儿。他蹲在那儿，头扭向一边，像哭泣一样地耸动着肩头，身子一抽一抽的。

老得不解地望着王三江。

“小来！”王三江又喊一声，说，“你从今后跟上老

得看葡萄园子，不准耍刁。”又对老得说，“小来交给你了，他不是个好孩子。耍刁，你泼揍！我跟他爸老窝说妥了的，他爸也说：‘交给老得了，耍刁泼揍！’听见了吧？”

老得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王三江说完搓搓大手，站起来走了。

老得把枪放到破棉絮里，然后躺到了炕上。他枕着两手，眼望着屋顶，很想一下子睡过去。可是他睡不着。他盼了多少天的新搭档，如今就蹲在这间茅屋的角落里。这么个小东西，能做什么事情！他想他家准是给了王三江什么好处的，要不，王三江不会轻易让他来葡萄园的。他这样想着，闭上了眼睛。可是他很快听到了小来在角落里喘息的声音，这使他从炕上爬起来，走到了小来跟前。

小来站起来，像害怕似的往角落里退了一步。

老得这会儿看清楚，原来小来不像从背影上看的那么小，他至少也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只是长得弱一些，薄薄的肩头像个孩子。老得这会儿也像王三江那样，大着声音喊了一句：“小来！”

小来注视着老得，就像害怕阳光似的，很快就眯起眼睛，将脸转向一边了。老得笑了，使得那个长长的下巴歪得更厉害了。他把手搭到小来的肩膀上说：“我知道这茅屋快来个伴儿了，想不到是你！嘿呀，你和我看

葡萄园吗？你和我住这茅屋吧——以前是铁头叔和我住茅屋……”他一说到铁头叔，脸立刻沉了一下，不吱声了。他停了一会儿说：“睡觉，你上炕躺下吧！”小来不愿动，可能不大瞌睡。老得却不管这些，弯下腰抱起小来，平展展地将他放在炕上，又用一条厚厚的花被子蒙起来……

老得又伏在小白木桌儿上写起了什么。

写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觉得不很自在，回头一望，见是小来从被子里探出了头，睁大着眼睛往这边看。老得粗声粗气地喊了一句：

“不准看！以后不准看我写字！”

小来一下子缩进了被子……

这天，老得像过去那样很晚了才去睡觉。他醒来时，天竟然黑了下來。他从来没有一觉睡到这时候的。他坐起来，发现身边的被窝空了，屋角也没有了小来。他觉得有些奇怪，赶紧跑到了屋子外边：大青在葡萄树下静静地卧着，风“沙沙”地吹着一园绿叶儿，喧闹的人声也没有了，晚霞笼罩了整个葡萄园……

“小——来——”老得急得跺了一下脚，呼喊了一声。

大青忽地蹦起来，警觉地四下望着，两只耳朵朝上竖了起来。

老得牵了大青，急匆匆地走到了园子里。他想也许

小来到园里玩，迷路了，回不来了。他在架子间奔跑着，长长细细的腰使劲地扭动着。直到两腿又酸又疼，热汗湿透了衣服的时候，他才放慢了步子。葡萄园漆黑漆黑的，连他自己都要迷路了，他不得不往回走去。

整个夜晚他懊丧极了。他弄不明白小来哪里去了。这个瘦小的人儿像个影子一样出现在茅屋里，又像个影子一样地消失了……

四

夜里，老得疲惫地倚坐在葡萄树下。大青的鼻子对着他的脸，呼呼地喷出一股股热气。老得将额头低下来，用面颊靠在它长长的、温热的嘴巴上，一丝一丝地活动着。大青禁不住伸出舌头去舔他的手。在往常，老得总要毫不留情地拍它一下，可是今天他任它舔着。

狗的舌头热乎乎的，好似一个温柔的手掌。老得伸出两手将它推开了，让它蹲在一边，不满地“哼唧”着。老得深深地垂下了头，用两手紧紧地将脸颊捧住……他喘息着，张大了嘴巴，就像刚刚激烈运动过一阵似的。他觉得手掌有些发湿，对在眼上看了看，见是两滴泪珠。

老得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一片漆黑的夜色。他老是觉得这面巨大的黑色幕布向两边拉开，从中间的缝隙里

走出一个背有些驼的老人。他认识老人那双眼睛，他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影里也能认出铁头叔来！他禁不住“啊啊”地站起来，往前迈出一大步……眼前什么也没有，还是一片黑暗。他揉一揉眼睛，失望地坐在了地上……

老得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父母，他是跟哥哥和嫂子长大的。他长到三四岁时，村子里闹起了饥馑，哥哥一家差一点儿被饿死，慌乱之中不得不抛开了老得。老得一个人也不知是怎么活过来的。后来他老是生病，瘦得不成样子，书也读不好。老得多么愿意读书啊，可是他读不好。他不得不怀着一腔迷恋回到了村里。也许是同情他的孱弱和孤独吧，村里领导没有让他下田扛沉重的锄头，把他派来看护葡萄园了。

铁头叔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孩子。他一个人在园子里，养着大青，住着茅屋。老得来到的第一天里，铁头叔特意到海边上，跟拉鱼人要来两条黄鱼，做了一顿鲜美的鱼汤。

老得至今忘不了那鱼汤的味道。他甚至记得鱼汤做好时，铁头叔怎样叼着烟袋去揭开锅盖子，先搅动一下，然后用勺子赶开漂在油水表面的三两个绿色的葱花……那些不眠之夜哟，铁头叔的烟锅在黑影里一明一灭，像不知疲倦的眼睛。老人有时高兴了，甚至这样问他：

“喂，老得呀，娶个媳妇呀，想不？”

老得不做声。他在黑影里，兴奋地把两只大手撑在肋骨上，使劲咬着嘴唇……铁头叔在一边笑，笑了一会儿又说：“娶个媳妇，做鱼汤我喝吧——我这辈子生在海边上，还没有喝得够鱼汤——我到人家屋里做客，也老是对人家说：‘做鱼汤喝吧！’……”

老得和铁头叔在一起看葡萄园永远也不知道疲倦。老人有好多古怪的故事。他至今记得一个故事：有一个小伙子种了一片果园，总也结不多果子。后来他在园里遇到了一个古怪的老头子：穿了一件遮膝长袍，是用画满了果子的布料做成的……老头子临走时告诉了小伙子一个方法：吃第一个果子时，要捏住果梗儿，闭上眼睛用心地想——果子里有水，水是树木吸了地底的水、浇灌的水、天上下的雨水和露水；果皮上有花道道，是一早一晚的云彩映上去的；果子上有个小洞眼，是不小心让虫子咬上的；果子长得不圆，是缺养分，管园子的人开春身子疲乏，多睡了几次懒觉……实在想不出了，再把这个果子吃掉。

铁头叔讲过了故事说：“那个老头子是专管人间结果的神仙。照着他说的做，果子要多得压断果枝！可到现在还没有多少人照着去做，果子当然是又酸又涩、个头小、稀稀疏疏……”

铁头叔说到这里时，就和老得一齐大笑起来。老人不停地吸烟，总要把烟灰磕在大青面前。大青总要低下

头去闻一闻，也总要用用力地打一个响亮的喷嚏……

老得多么留恋那些个夜晚啊！

可是后来，老得一个人待在漆黑的园子里，总要设法赶走瞌睡。

无边的黑暗里，老得有时沿着葡萄架空往前走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前面冒出一个活动的黑影，吓得他出一身冷汗；再一看，原来是一棵在风中摇动的杨树！失群的孤雁在园子上空哀鸣，老得每一次听到都要难受半天……

大青这会儿“呜呜”地低叫了两声，向着一个方向昂起头，脊背上的毛竖了起来。老得把脸从手掌里抬起，拾起了横在腿弯里的猎枪。

“老——得——！”有个尖尖的声音在不远处压低嗓门呼叫。

老得迎着声音走了几步，又拍一拍大青的脊背，一声不吭地蹲在了葡萄树下。月亮刚要升起来，老得看得见大青的眼睛。

那个声音也不响了。停了一会儿，传来“嗒嗒”的脚步声。从一团团黑色的藤蔓里，走出了一个小姑娘。她头发披在肩上，穿了一件浅色的衣服，脚上踏着塑料拖鞋，身子一晃一晃地往前走着。

老得的心开始跳得快了，当他认出是小雨，又松了一口气。他从树下站起来，不解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小雨先是被突然出现的老得吓了一跳，接上就哭了出来。她用手背儿揉着眼睛，咕咕哝哝地诉说着：“……死老得啊，你在这儿站岗，背着枪，我一个人在茅屋里睡，做了个噩梦！我梦见有个人蹑手蹑脚地往茅屋跟前走，手里握一把刀子！我出了一身冷汗，醒过来……死老得呀，我醒过来，真听见有人蹑手蹑脚地往茅屋这儿走。我打开窗子——只打开一条缝，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我怎么也睡不着，老觉得有人蹑手蹑脚往茅屋跟前走……”

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，还不时插上“哼哼”的几声拖腔，使人联想起撒娇的娃娃在哭。

老得大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：“噩梦，又不是真的。”

“我真听见有人蹑手蹑脚……”

“噩梦又不是真的……”

小雨脱了拖鞋垫在屁股下，两手操在胸前说：“我是不回茅屋了，死老得，我和你守一夜园子……吓人！”

老得不做声，只是怕冷似的将蓑衣围在身上。他闭了闭眼睛，觉得这简直像梦一样……芦青河在远处呜噜噜地响着，好像一个老妇人在深夜里哭泣，又像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在恶作剧般的大笑。海浪的声音也很大，大约是海潮涨上来了。可是迟迟听不见拉夜网的号子，老得想也许这个夜晚他们不拉夜网了……他不时地抬眼瞅一下对面的小雨，瞅一眼他身旁坐着的大青。大青对小

雨的到来也像是颇不以为然，斜也不斜过去一眼，不亢不卑地昂首直坐，望着那一天闪烁的繁星……

王小雨的泪痕未干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真想不到还能和你一同守园子哩。死老得！水蛇腰！真想不到。这是‘干部和群众同劳动’呀……”

“呸！”老得吐了一口。

小雨愤怒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吐我？”

“我恶心。”老得说。

“你恶心我？”

老得说：“我的嘴巴恶心……”

小雨又坐下了。

他们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。老得用心地抚弄他的枪，一会儿搬上膝头，一会儿又搂在怀里。园子里每有一点声响，他都警觉地站起来，倾听着，辨别着。

王小雨坐了一会儿觉得无聊起来。她说：“老得呀，你这个人也不错……”

老得没有应声。

“我是说你怪老实的。”

“老实就有人欺负——铁头叔就是一例！”

王小雨嗷嗷嘴巴：“不准你指桑骂槐！”

老得搓搓脖子：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王小雨重新高兴起来。她又坐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？我爸不让找你玩的。他说：‘老得可不

是个正经东西。’我觉得你坏是坏，可也坏不到哪里去。”

老得从地上站起来了，粗声粗气地叫了一声：“^呼？”

“坏不到哪里去。”小雨说。

老得没有吱声。他把枪从肩上摘下来，搬弄着，又一个一个瞄着天上的星星。他瞄着，闭着一只眼睛，含混不清地咕哝着：“我早晚打下他来——‘^嚏！’给他来这么一枪……”

王小雨立刻从地上蹦起来，抓起沙子扬他。

老得敏捷地在葡萄树下绕来绕去，小雨追着追着就找不见了。

停了一会儿，从不远处的葡萄藤蔓里又传出老得的声音：

“给你爸来这么一枪……”

五

小来自己回来了。老得问他哪去了？他说哪也没去。老得当然不会相信，就再三盘问。后来小来才告诉：他跑走了，穿过葡萄园，要回家去。他怕老得以后会揍他。可是他跑到了自己家的后门口，望着门缝射出的灯光，又不敢进去，他怕爸爸。于是又摸黑跑了回

来，在茅屋跟前转了一宿……

老得明白了那天晚上王小雨为什么听见有人蹑手蹑脚地走……他知道了小来有个后娘，他爸老窝也管得很严厉，不由得生出几分同情。这天下午，他特意到海上讨来两条黄鱼（铁头叔当年也这样做过），为小来烧了一锅鱼汤……

葡萄慢慢变紫。

葡萄园要进行成熟前的最后一次洒药了，这是园子比较繁忙的时候。人们都穿上了破衣服改做的工作服，手持喷雾器的长杆，在架子间来来去去，那样子有趣极了。无数的喷头向上、向下，向左、向右，喷出乳白的雾气，阳光又在雾气上映出一道道好看的彩虹。

喷雾器“咝咝”地响着，压气机“吱吱”地叫。两个人扳一个压气机，迎着面推来推去，就像踩跷跷板一样。可是远远不像踩跷跷板那么轻松，这只要看一看他们横流满面的汗水就知道了。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愿意结伴做这样的活儿，他们面对面地劳动，你推过来，我推过去，严肃的时候不多。姑娘推几下就笑了，接上小伙子也笑。姑娘笑得“格格”的，小伙子笑得“哈哈”的。只是他们都低着头笑，轻易不抬头互相看一眼。没有人督促，也没有人喝彩，他们越干越有劲儿，将气压得足足的。气越足，远处的喷头喷出的雾气越匀、越宽，空中的彩虹也越好看。

整个园子里都是沸沸腾腾的人声。葡萄紫了，三十六户都激动起来，连小孩子也涌到园子里来了，在乳白色的雾气里奔跑着，呼喊着的。

老得睡不着的时候，就牵着大青，领着小来到园里来。他们有时在压气机跟前停住步子观看，那扳机器的姑娘和小伙子就说：“老得，你站哪儿不好，偏站这儿！这儿脏哩，小心药水溅到身上……”老得总是果断地回答说：“我不怕脏，我又不是娇气的人……”

有人老远打趣地嚷着：“得呀，你告示上不是说见贼就打吗？地上从来没见过有人躺倒！”“也可能是枪法一般吧？哈哈……”

老得把枪往肩上耸一下，大声说：“告示贴出来，有法必依，谁敢偷这园子……”

远处的人一阵满意的哄笑。

又有人说：“老得，你看园子是有功的，该报告王三江，奖励你一下呀……”

老得听到“王三江”三个字，心里很不愉快，于是就离开了压气机……葡萄架空里，这时“突突突”开进几辆轻骑，在老得的身旁停住了。从车上跳下来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人，老得一看就知道是“葡萄贩子”。他们其中的早就认识老得，笑模笑样地递过来香烟，喊：“老得，帮我们引见一下王三江吧！”

老得不停歇地往前走去，嘴里咕哝着：“我引见不

上……”他早已瞥见了轻骑后座上捆绑的那些东西，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几声，和大青、小来横钻过一排架子走去了……

洒药水的人们开始休息了。他们坐在葡萄架旁喝着水，高声地谈笑着。老得走着，听到他们不断提到王三江，觉得今天十分晦气。“……今年葡萄又要涨价！酒厂经理都亲自来了，小卧车就停在王三江门口……”“也肥了那些葡萄贩子，他们运上一秋，要挣上千块呢……现在都忙着找王三江批条子……”“有个人肥得更快呢！看看河西园子，人家葡萄长得没咱好，可年年分钱比咱们多！……”

老得想和小来回茅屋去。他们正走着，突然听到身后静下来，几乎所有人都同时闭上了嘴巴！老得觉得奇怪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个斜披衣服的黑汉从南边摇晃着走过来了！他的身后，照例跟着四五个小伙子……老得拍拍小来的肩膀，坐在了地上。他远远地盯着那个黑汉。他想那些小伙子简直成了王三江的义务保镖了！王三江的黑衣服被风吹得扬起来，很像个大乌鸦的翅膀——老得马上觉得黑汉子就是个大乌鸦，它在园子上空低低地盘旋而过，黑影儿投在地上，地上的一切都默然无声了……

王三江走到一个坐着的小伙子跟前，伸手去弹他的脑壳……好多人站起来，叫着“三江叔”，嘿嘿地笑着。

园子里又开始有了说笑声。

老得盯着那个“大乌鸦翅膀”，目光像凝住了一般。他眼前仿佛又闪过那一对逼视过来的目光……老得的眉头绞拧在一起，又在默默地想那个“原理”了。“大乌鸦翅膀”在风中扇动着，下面有人向他频频点头……老得看着，心中突然动了一下——王三江可怕，有些人的贱气样子更可怕哩！他想起民主选举时，人们对这个只喝酒不做事情的大队长再也不能够容忍了，一下子就把他选掉了！那时候大家就不怕他，现在反倒忍得住，反倒怕起他来了——这里面总该有个“原理”的！……老得想到这里“哼”了一声，站了起来。他激动地抖着大青的锁链，对小来说：

“这里面有个‘原理’！”

小来不解地望着老得。

老得又定定地望了一会儿黑汉，就往回走去了……

不远处的小路上，有些陌生人走过来，老得知道又是找王三江批过条子的人。他早听说这些有本事的商贩能用低价购到葡萄，让三十六户吃哑巴亏。他又想起人们和河西园子做的对比，这时心里一阵愤怒，就走过去跟他们要条子看。

几个人挤着眼，搔着头，并不掏条子。

老得也不做声，只是拦住他们，很有耐性地蹲在了路边，揪一串葡萄慢慢吃着，不时斜眼瞥瞥他们。

大青呜呜地叫起来……老得抬起头，看到葡萄架后面有个人影在晃动，他扒开藤蔓一看，见站在那儿的正是斜披着黑衣服的王三江！

王三江哈哈笑着，一只手挥动着让那些人走开，一只手招着，那是让老得再靠近些。

老得心里不由自主地“噗噗”乱跳起来，手里扯紧了大青上前一步。小来也站到了老得身边。

王三江坐在了架子下，让老得和小来也坐了。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拳头大的黑烟斗，惹得老得惊讶地看着。王三江笑咪咪地端量了一会儿老得，吸一口烟说：“你是得病了……”

老得迷惑地看他一眼，咬着牙关没有做声。

“你的两个眼珠子锃亮——你是得病了！”王三江徐徐吐着烟，又说。

老得不安地将枪倒在怀里。他摩擦着枪身说：“我没病。有病也全在腰上。我的腰挺不硬。”

“病在眼上。腰是好腰。铁头叔以前也犯过这病，那是睡觉多了，外精神太大……”王三江说到这儿突然严厉地绷紧了脸，“我送你个偏方：以后只许上午睡觉，下午到园里扳压气机！”

老得终于明白这是怨他刚才拦了那些商贩！他气得身子抖了一下，腾地站起来说：“我没有病！我要睡觉！”

王三江也站起来，威严地喝道：“听大叔的话，偏方治大病！”

傍晚，小来的爸爸老窝到茅屋来了。

这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头子，嗓子也不很好，每说一句话，都要“吭吭”两声。他的烟锅永远叼在嘴里，不管有没有烟。他是为小来的事才来的。他管老得叫“他家老得”，并且说得声音甜甜的，包含了一定的尊重。老得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叫他，心里十分高兴。

老窝说：“他家老得，你是个好小伙子哩！小来交给你我心里妥帖！吭吭，妥帖。我跟他家王三江大叔说哩，小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他家老得你泼揍，吭吭，泼揍！……唉唉，泼揍！……吭吭，庄稼人不易哩！小来身子软，又念不成书，在田里又做不了多少活，吭吭，我就求他家王三江大叔开开面子，好话说了一抬筐，费了烟酒才……吭吭！吭吭！……”

老窝觉得说走了嘴，眼皮垂了垂，使劲咳嗽起来。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，又说下去：“他家老得呀，吭吭，你呀，你年长他几岁，有事多担待些，吭吭，你泼揍，只管泼揍！可你别让……吭吭！别让别人动他呀，你看他那胳膊，秫秸秆儿粗，吭吭！在家时，他后娘老要打他，这孩子自小命苦哇……吭吭！……”

老窝说着流出了泪水。他赶忙用衣袖用力地抹去。

老得一直默默地听着，两眼望着窗外的什么地方。后来，他不知怎么也哭了，眼泪从鼻子两边缓缓地流下来。

小来就坐在炕沿上，低着头，用手撕一个破布条……

六

习惯真是个奇怪的东西。老得几次想一大早就睡觉，可怎么也做不到。他总要坐到桌前，揉搓着眼睛，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哈欠，用铅笔在白纸片上写一会儿。纸片写满了时，他才爬到小来身边睡觉。午饭常常被他们忽略了，有时醒来，也不过是烧几条咸鱼，吃两片烤玉米饼。老得近来不知怎么很疲倦，有些瞌睡。

下午，他很想蒙头大睡，可是果真有人来喊他和小来去扳压气机了。他恨死了王三江，可是又不能不去。他发现自己像大家一样害怕王三江。没有办法，他暂时只得穿好衣服，唤醒小来，背着猎枪，牵着大青到园里做活去了。

几乎所有人看了老得这副样子都笑。他们笑老得总也离不开大青，离不开枪。老得倒没觉得怎么可笑。他心里更多的是气恼。他知道王三江存心不让他睡个好觉。他想如果铁头叔在，也许事情不会糟到这种地步

的，铁头叔有骨！铁头叔高高的嗓门喝一声：“我要睡觉！”——所有人（当然包括王三江）都要惧他三分。现在则不行，现在只好乖乖地来扳压气机了。

他和小来扳一台。小来两臂细瘦，自然不顶事的，差不多要老得一个人用力气。他的腰吃力地扭动着，一会儿就汗流满面了。

王三江从一边走过来，总要停住步子欣赏一会儿，大声夸奖几句：“瞧瞧，老得是做这活的好材料。老得扳得得法，省好多力气的……老得扳得好！”

老得紧紧咬着牙齿。他的脖子涨得紫红，一声不吭。他只把圆睁的眼睛瞪向小来。小来有些不敢看这双眼睛，躲闪着他的目光。可小来有时瞅瞅这双眼睛，脖子也红涨起来，咬住嘴唇，伸出细瘦的胳膊，狠狠扳住压气机手柄，狠命地往胸前拉着。

王三江很有耐性地站在一边看着，不时地夸赞几句。他说：“这活路不同别的，这活路讲究个配合！你们看人家老得，功夫都在腰上了！”

老得的腰疼得厉害。他有时要用一只手按住腰部。可这时候王三江也要夸他，说他很从容呀、一只手也做得呀。老得气得肚子都要炸开了。他直挺到王三江走开，嘴里没哼一声。

休息的时候，老得拉上小来到一个僻静地方坐了。他把头埋在了两膝间，深深地低着。他大睁着眼

睛，望着地上那片洁白干净的沙土……真好的沙土！这样的沙土，白玉颗粒一样，当然生得出甘甜的葡萄呢！老得禁不住伸出手去抚摸着。他认定这儿的葡萄特别甜，完全是因为这片沙土的缘故。如果说到感激，应该感激的是这片沙土！他想，谁包种下这片葡萄园，葡萄都会生得像蜜一样甜的。奇怪的是有人不去感谢土地，却要去感激霸道的王三江！

“哼哼！”老得苦笑了一声。他想起了有人甜甜地呼叫“三江”——像呼唤兄长一样。兄长？哪有这么霸道的兄长！人们是怕他。王三江能领着他们发财——钱这东西也真怪，它能使人胡乱去认“兄长”！“哼哼……”老得搓搓手，又笑了。他望了望对面的小来和大青：小来在搬弄地上的石子玩，那样子安然极了，天真得很——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特有的那种天真。大青有些疲倦地眯着眼睛，舌头烦躁地伸出来，大口地喘着气……

风把一片浓重的药水味儿送过来，老得用力呼吸一口。药水的气味有点像碘酒。葡萄穗儿的气味也很重。葡萄开始成熟了，尽管药水味儿那么浓，也没法掩盖得住这种香甜的气味。秋风真凉爽，它吹在老得汗漉漉的脖子上，使他感到一阵发冷。远远近近的鸟雀都在聒噪，它们一定是在诅咒人类的恶作剧——将这么多有害的邪味毒水喷洒到美丽的葡萄园里！小蚂蚱们蹦起来，“噌噌”地飞到架子的最顶端，又向着一边逃去了……

三两个年轻人趴在架子下，眼睛向四下里也斜着，偷偷咀嚼一串变紫的葡萄。老得在过去准向他们扬一把沙土，逗个乐子，可是现在没有这份心思……远处，传来几声刺耳的笑声，一听就知道是王三江。老得厌恶地低下头去。

他继续想这片洁白的沙子。他甚至将一个粗沙粒儿捏住，迎着光亮审视着……他弄不明白沙子为什么每个颗粒都包着一层半透明的东西？他只记起葡萄粒儿也包了一层半透明的东西。他于是试图从这片沙子和葡萄园之间找出一点什么联系来。结果他不能够。他想那葡萄的根须，根须怎样扎到深深的地下，地下的水脉……他还想每天在葡萄园里劳动的人，差不多都赤着脚板，极力去和这片沙土亲近。他想这沙子深深地硌到脚板里去，脚板也陷到了沙子里面，那样子仿佛也在设法往地里扎下根须啊！王三江又大又厚的脚，踩到地上“啪啪”响。这双脚因为穿了皮鞋，就不曾陷进过沙土，当然他是不想生下根须的。他在地上没有根。没有根就立不住，所有赤脚的人满可以把他推个仰八叉。老得笑了。他从哪里也看不出人们有什么应该惧怕王三江的地方。

不过他想起了梦中出现过的那个黑黑的身影——王三江手大脚大，身子像牯牛一样粗，长得就是有过人的地方。也许天生他就是让人怕的。老得想到这儿吸了一

口冷气，眼睛直愣愣地瞅向一个地方。他摇摇头，又摇摇头——他记起在学校时老师讲过的“法律”——法律是专门维持公正的，它不允许一个人依靠体力的强健去欺侮另一个人、去剥夺另一个人，因为全都要过生活。他从这里也看不出有什么应该惧怕王三江的地方。

老得感到很疲倦。他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呼唤了一声大青。大青欢跳起来，跳得最高的时候超过了他的肩头。小来一声不响地在地上划拉着什么，手里捏着一个绿色的草梗……老得这会儿想起了什么，他把大青交给小来，然后一个人攀到了葡萄架子顶上。

他向西望着，他在望芦青河。

在一个个葡萄藤蔓纠缠成的“小山峦”的那边，在一片白雾底下，那堤内碧绿的苇荻、白亮的水，都望得清清楚楚……河的另一边，就是河西葡萄园了。那是一片正在兴起的园子，一片愈来愈漂亮的园子。老得知道搞承包之前那园子是多么丑陋，多么不值一提！可是这一切如今全变了，那儿的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富起来，听说看护园子的人住在高高的草楼铺上瞭望，并且有了彩电……他决心去寻访那个园子。他要算一笔账。他要从中寻找那个“原理”……

七

王小雨有时懒得回家，就睡在老得隔壁的茅屋里。她的小屋子和老得的差不多，只不过经她一收拾完全变了样子。她的办公桌上有一块玻璃板，下面压了几张男女电影明星的照片。她将自己不太喜欢的几个演员都描上了胡子。女演员添上两撇胡子，她反倒有些喜欢了。她养了一盆吊兰，梗叶垂下来，一条又一条，很像她自己披散的头发。

小雨有一次随送葡萄的汽车去了一趟城里，看到了披肩发，于是不久她的头发也照样披下来。她的头发真黑，乌油油闪亮，老得最不敢看的。她见了隔壁的老得（当时铁头叔还在），总要以两个脚掌为轴，倏地转动一下身体，站定以后再将脚跟颤两颤，使脑后的黑发上下波浪一般翻抖。老得看得出了神，嘴里哼哼呀呀的，要不是铁头叔总将他及时喊进屋里，他会这样一直看下去的。

小雨心里恁得要命。她用后脑勺也瞧得清老得的神态。这个死老得！这个水蛇腰！王小雨在心里一连串地骂着，真痛快。她知道那颗小伙子的心是怎么跳动的，老想弯下腰来笑一场。

你老得也想和我小雨好吗？小雨成百次地在心里问

自己，成百次地笑！她照过镜子。她从来没发现有谁长得比自己俊！从小爸爸就不让她做重活儿。她的身体没有像一般农村姑娘那么结实，可也不像有些农村姑娘那么笨重。她娇小而苗条，两条腿显得又长又直，像两根结实的橡皮柱，那样有弹性，走起路来一耸一耸的——也就是这个走法，引得老得醉心醉意的。她从来就认为：老得高高的个子，像个篮球运动员（她喜欢他们），只可惜生了个七扭八扭的腰。她气闷地噘噘嘴巴，心想老得呀，你怎么就不去城里，像骨折的病人那样，用石膏把腰固定住呀？她想着想着又笑了。

可是自从铁头叔离开葡萄园以后，老得对她变得冷淡了。好像是她赶走了铁头叔一样！她想起这个就生气。她想让老得像以前那样，老得却偏偏不像以前那样。他偶尔眼睛里闪过一丝羡慕和爱恋的火花，随即也就熄灭了。小雨气愤地走在园里的小土埂上，将她新买的米黄色风衣抖得“刷刷”响。她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懊恼。

老得能够记住一种仇恨，能够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地方想心事。他恨王三江，因而也多少有点恨小雨。小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装扮，老得竟不屑一顾。这说明了她的坚定，也表明了他的笨拙。王小雨有点哭笑不得。

可是那个夜晚她被噩梦惊醒之后，来到葡萄园里，

那么顽皮而得意地玩了一个通宵！老得哟，仍像过去那样驯服地、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她那个夜晚过得多么欢畅啊，她已经好久没有过这种欢畅了。她想起了小来，觉得那个小东西倒是很有意思的。她想，从今以后小来就归老得领导了——连“水蛇腰”也可以做领导，这个年头真是有意思啊！以前老得什么都听铁头叔的，明显地受他的领导。如今不行了，如今老得神气了，添了猎枪（双筒的！），又添了小来。小雨心里不知怎么有了一丝孤独感。她想自己领导一下老得倒也许是合适的。那时候她可以支使老得：“老得，提桶水去！”“老得，进屋里坐会儿——不，还是滚开吧！”“老得，以后走路不准胡乱扭动那个腰——那叫‘水蛇腰’，水蛇有毒！”

晚上，小雨睡不着。她愿仰躺在床上想心事。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这使她很舒服。月光正好透过窗纸，映在吊兰上。吊兰的小白花儿在夜晚显得那么清晰。她轻轻合上了眼睫。

风徐徐地吹过，像一个人小心地踮着脚尖穿过葡萄园。窗外的青草上有什么虫虫在小声地交谈。露水偶尔从高处的葡萄藤上滴下来。芦青河的流动声变得非常遥远。海浪拍击着海岸，听声音好像要翻腾着奔涌过来。小茅屋愈显得安静了，像一个老人，在月光的注视下怡然入睡了。

小雨老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轻轻的，细细的，像一

只小猫睡着了那样。她将头在枕头上滚动了一下，用嘴唇轻轻地吻了吻柔软的枕巾。一切都是温暖和煦的，散发着一股荞麦花的香味。她愉快地笑了。睡不着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她仰着看茅屋顶，伸出两手在面前绞拧着。胳膊绞到了一起，胖乎乎的手脖儿贴压在一块儿，轻轻地摩擦着。她觉得两只胳膊好看极了。一股暖流在胸中流动，慢慢变得滚烫起来，使她再不能静静地躺着了。她翻动着身子，急躁地扭着胳膊，有时故意用两腿敲击着床板。她不知怎么淌出一滴泪水，接着咬住下唇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将脸埋到枕头上……

傍晚时，她想和爸爸一块儿回家去。她像过去一样跑过去，揪他搭在肩膀上的衣服。王三江平时总是高兴地一耸肩膀，将衣服抖落到女儿的手上……可是这次他站住了，严厉地瞅着小雨问：

“你半夜里找老得玩了吗？”

小雨惊讶地站住了。他怎么知道得这么快！她轻轻地说：“我……嗯！”

王三江把肥胖的食指竖起来说：“你闲得不耐烦，以后就到园里做活去！”

小雨从来没听过这么阴冷的语气，看了看他的眼睛，吓得要哭起来，大口地喘息着。突然她跺着脚说：“做活就做活，我还不稀罕当这个会计呢！”

她说完往屋里跑去，王三江喊她，她像没有听见一

样……

半夜了，她还没有睡去。这时，父亲那像锥子一样的目光又从她脸前闪过。她不安地点了灯，从床上坐起来。

怎么也睡不着，小屋里燥热极了！她开了门，走到了窗外的葡萄树下……往常铁头叔将大青拴在树根上。如今老得牵上，到葡萄园里守夜去了。葡萄树根下的干土皮被大青磨蹭得光滑滑的，散发着一股大青的气味。她将身子抵在葡萄架的石柱上。石柱凉森森的，使她舒服得很。她真想就这样睡过去。她想这会儿老得和小来在做什么呢？她又记起父亲那两道目光，就像跟谁赌气似的，她今晚真想跑到园里去找他们啊！她紧紧咬着嘴唇，轻轻地呼吸着，将脚跟跷起来，再跷起来……头被葡萄藤碰了一下，她突然抬腿往园子深处跑去了……

“老得——！老得——！”她一边跑一边喊。

大青呼叫起来。接着老得和小来不无惊奇地迎上来。

小雨站住了，喘息着。她说：“我是来和你俩看护葡萄园的——要吧？”

老得怕冷似的将蓑衣紧揪到身上，慢慢坐下来。他把枪横到膝上说：“看护吧。”

小雨吃了一串葡萄，抚摸了几下大青，又去捏小来的胳膊。她在架子间来回走动，样子十分快活……这

样玩了一会儿，她突然说：“月亮有多圆！真亮！老得呀，小来！愿不愿看跳舞？我跳舞你看！”

她说着真的蹦起来，用脚将拖鞋往一边拨拨，然后弯扭着柔韧的腰，伸出两只胖圆的胳膊舞动起来。

月光下，老得清楚地望见了她那弯弯的眉毛。她闭上眼睛跳舞，这也算是一怪了。可是她笑吟吟的，头在轻轻转动，两手柔和地在胸前推动，大拇指和其他几根手指有趣地翘起来……老得想这一定是演的洗衣服！不过，她闭着眼睛呀……老得觉得她的脸、她的头发、她的手，一切一切都被月亮洗得发光，好看极了。哦哦，老得急躁地把枪从腿弯里拿起来，又放下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有时想：这东西，小妖精一样，小狐狸一样！她的腰那么软，那么细，圆圆的就像白杨那光滑的树桩子。老得常常紧紧地靠着杨树站着，背着一杆猎枪……他现在笑吟吟地瞅着小雨。

小雨终于不跳了。她问老得：“跳得怎么样？”

老得看看一边的小来，如实回答：“不错！”

“再来一个要不要？”

“要！”

小雨脸一板：“想得美！”

老得不吱声了。

小雨停了一会儿又笑了。她说：“和你搞个对象什么的也不错。”

老得给吓了一跳！他不由自主地往后仰了仰身子。

大青歪头瞅了瞅小雨，打了个喷嚏。

小雨眼望着老得说：“你看过那些大书吗？上面就写着两个人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好……你肯定没看过，你个水蛇腰懂什么！”

老得手里紧握着双筒猎枪，点点头。

小雨神往地看着空中的月亮，喃喃地说着：“老得呀，你个水蛇腰一扭一扭真难看，你长得也丑。你如果再俊一些，说不定我真能和你好哩……死老得，傻乎乎的死老得！……”

老得的脸热乎乎的。他“吭哧吭哧”喘着气，站起来，就像抵不住炎热的天气似的，抖抖衣服，活动着身子。

王小雨不说话，一直笑眯眯地望着他……

东方慢慢亮了。有什么鸟儿在远处嘶哑地叫着。王小雨这时候却靠在一棵树上睡着了。她醒来后，看了看天色，又骂了一句“水蛇腰”，就拖拖拉拉地往茅屋里走了。老得牵上大青，望着她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

天完全亮了。

八

一个小铁锅给老得和小来增添了无数的欢乐。

他们把它架在葡萄树下，夜里煮东西吃。小来平常不声不响的，晚上倒是很勤快，无声地离去，又无声地归来，手里总是拿来地瓜、花生什么的。他们将这些煮到锅里，撒一点盐，然后就看着它突突地冒白汽。

火光将小来的脸映红了，他坐得很近，老得不时地掀开锅盖，用勺子搅一搅。每逢这时候小来就要用鼻子使劲吸着，说：“真鲜！”

老得听到空中有什么叫了一声，想起个事情。他说：“打一只鸟来煮上才好——现在有猎枪了。‘吃素不吃荤，长不成强壮人’！我从小吃肉太少，你看我，弱成这样子。”

小来小心地伸出手来捏一捏他的胳膊，说：“还弱呀？你的胳膊有我两个粗了……”

老得摇摇头：“不能比你的。你是得过病的人。”

小来急剧地摇头：“没有——你听谁说的？”

老得把枪倒了一下，说：“也没有听谁说过。我一看就知道你得过病，没有大病，也生过蛔虫……”

小来不做声了。他记得爸爸给他吃过驱虫药。他这时用钦佩的眼光直瞅着老得。

老得起身摘了两串葡萄，递给小来一串，然后吃起来。他把蓑衣铺在地上，仰面朝天躺下来，眼望着星星说：“我每天晚上都想一会儿铁头叔，和他在一块儿你就不知道瞌睡。他老是不停地抽烟，烟瘾真大！你猜他

抽的是什么烟？蛤蟆烟！那种小圆叶儿呀，样子不好看，劲头可真大。有一回铁头叔使劲吸了一口，迎着大青吹过去，大青就一个劲地咳嗽，咳嗽……”

小来听到这里笑了起来。

“铁头叔有时候把蓑衣包在身上，像挡雨水那样用手扯紧在身上，蹲在那儿，蓑衣毛儿[※]着，像个大刺猬。他把后脑勺仰靠在葡萄根上，‘吭哧吭哧’喘气，你以为他睡得死死的。可你走过去，他就一下睁开了眼睛，用手打个招呼……”老得说到这儿认真地将下巴朝地上点一点：

“葡萄园里再别想找他那样好的护园人了——永远也别想找！”

小来蹲起来说：“你也比不上他吗？”

“我？”老得撇撇嘴巴，“我十个也抵不过他的。他是一辈子练成的本事。他护起园子来，可以一连几十天不睡觉——可是他天天都在睡觉，信不？他走路在睡，赶贼在睡，蹲着更在睡，不过你看不出来罢了。”

小来不信：“赶贼也在睡？”

“也在睡！”老得伸手指着大青说，“比如说它是‘贼’，鬼头鬼脑地来了，蹲在架子下偷葡萄了。铁头叔先咳一声，然后就说：‘走吧，走吧，我看见了——你还不走吗？’他说的时候眼睛也不睁，还在呼呼地睡呢！”

小来感到新奇地笑了起来，两手按在沙土上，兴奋地拍打了两下。

大青见老得指着它，禁不住站起来，用舌头舔了舔他的手指。

老得上前掀开锅盖，用勺子搅动着，又捞出一个瓜纽儿，吹一吹放到嘴里。他说：“快熟了……唔唔，还是这东西好煮，一煮就熟。我和铁头叔熬鱼汤喝，常要熬上多半夜。铁头叔说：‘千滚豆腐万滚鱼’——鱼是不怕煮的，越煮味道越鲜。铁头叔布袋里放一撮姜片，几截葱，到时候掐巴掐巴扔进锅里，和鱼一块儿在开水里滚。鱼味儿真馋人啊，人越馋就越有精神——告诉你吧小来，那样的日子你没过，你就不知道那个好劲儿。露水珠儿从头上滴下来，叭哒叭哒往我眼睛上滴，往铁头叔烟锅上滴，烟锅熄了，铁头叔就骂一句。有时滴到锅盖上，发出‘噎’的一声。小铁锅冒的白汽一般分成四股，在月亮底下怪好看的……”

小来不时地问一句：“再怎么样呢？”

老得就像没有听到小来的话，继续往下说：“铁头叔在鱼快揭锅的时候就对我说：‘该转一转了，老得……’我们就一齐爬起来，留下大青看住锅子，到葡萄架里转去了。一晚上就转这么几圈儿，从来没遇上贼。有贼也去偷别处的葡萄园了，他们还不知道这里有铁头叔吗？……转回来，我们就喝鱼汤。大青也要分一点，

这个狗很馋。”

小来问：“我们不去转一转吗？”

老得将锅端了下来：“吃完了再去转。”他先挑出几块放到葡萄杈上凉一凉，然后抛给了大青。

他们吃过东西之后，就背上猎枪转开了。园子里黑乎乎的。一个个爬密了葡萄藤蔓的架子遮住了月光，黑黢黢的怪吓人。小来紧靠着老得身边走，生怕被什么伤害了一样。老得说：“转常了就不怕了，夜晚的葡萄园咱说了算。白天王三江说了算。夜晚他也不来。你看我大声笑笑你听——”他说着停住了步子，喘了一口气大笑起来：“哈、哈、哈、哈……”这笑声在夜间听来响极了，不知停了多长时间，远处仿佛还有这几声大笑。他又说，我喊喊你听：“‘呜——喂！’‘呜——喂——喂！——’……”

葡萄园在老得的呼叫声里震荡。大青在远处听到了，幸福而自豪地应和着：“汪！汪！……”小来高兴了，也笑得很响亮……

他们走着，小来却一声也不响了，那样子像在想心事。停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说：“老得哥，我想问你件事……”

老得一愣，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小来低下头，用脚踢着葡萄根：“你写的……成天趴在小桌上写的东西！”

老得不做声了。停了会儿，他突然厉声问：

“说！你是不是瞅我不在时偷看了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……”小来有些慌，但他坚决否认着。

“没有！真的？”老得这才放开步子走下去。他问：
“你小来也识字吗？”

小来点点头。

老得让小来在一棵树下站了等他，然后一个人转回茅屋去了。回来时他手里抱着一大叠儿牛皮纸信封，对小来说：“走，转回去！”

他们重新坐到煮东西的地方了。老得一手抱着东西，一下将火拨旺，然后命令小来说：“把手放在衣服上擦净！”

小来照着做了。老得这才将蓑衣铺到地上，将一叠儿大信封摊上去，让小来随便翻看。

小来拣出一个鼓胀的信封，抽出几张纸，见上面整齐齐写着一行一行字。老得用手指点着说：“这就是‘诗’。你慢慢看吧，不要吱声。”

小来吃惊地咬着舌头，两手捧起来凑到眼前看。

老得说：“你来得晚，你看一遍，葡萄园里的事就会知道不少。”接着问：“你想知道铁头叔怎么走的吗？”说着从中抽出一个纸片，“你读这篇儿！”

小来读起来：“……铁头叔冒雨走了/王三江这人太凶/茅屋里挂着他崭新的蓑衣/茅屋里只剩下我和大青

……”

小来抬头望着老得。

老得说：“这还不明白吗？王三江把铁头叔逼走了！那天夜里正好下大雨，他走了。我一觉醒来，小茅屋空空的，只有一个蓑衣挂在墙上了。那是他的新蓑衣，他看我的蓑衣旧了，没舍得穿走，淋着雨就走了……”

老得说着，眼里渗出了一层晶亮的泪花。

小来说：“铁头叔真好……”

火焰正烧在旺时候，火苗蹿起老高，映红了两个人的脸。小来又展开了另一张纸：“……太阳升起来了/窗外有小鸟叫了一声/铁头叔许是累了/翻动着，嘴里发出‘哼哼’……”

老得说：“这是早晨他在睡觉，他睡了，我趴在桌上写诗，他累得在炕上翻动着，嘴里发出‘哼哼’……”

小来神往地看着蹿动的火苗，一声也不响了。

老得恨恨地说：“王三江欺负了一个看了一辈子葡萄园的老人！我早就说过的：铁头叔有骨！他一跺脚走开了，眼睛也不斜他一下。唉唉，要是人都能像铁头叔那样就好了！”老得说着低下头来，久久没有吱声。停了会儿，他把嘴对在小来耳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去河西了！人家的葡萄园只是咱的一半多一点，承包额比咱还高哩。可是他们分钱比咱们多，现在要盖楼了，还要

办罐头厂——这里边有‘数学’啊，你想想，王三江在咱园里捣了多少鬼！”

小来钦佩地看着老得。

老得的眼睛定定地望着一个角落说：“要弄清楚根底，非找小雨不可了——她管账。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我得看看她的账！不管最后费多大劲儿，我得找到那个‘原理’！……”

一滴露珠落到了老得的 eyes 上。他站起来，扛着枪，有些激动地踱着步子。蓑衣重新被他穿起来，由于衣角紧紧地缚在身上，毛儿都竖了起来。老得一个人默默地在火堆旁边走着，只看着脚下被映红的小草和泥土。海潮的声音退远了，芦青河的咆哮仿佛也停止了。葡萄藤蔓在夜色里纠缠成一簇簇黑影，像一座座重叠的山峦。不时有一两声含混而奇特的响动震荡在这重重的山峦之间；有时传过来的竟是让人费解的有节奏的声音，仿佛有一个老人在遥远的地方慢慢敲击着什么……老得的眉宇间皱成了一个“川”字，摇摇头，又摇摇头。他有时仰起脸来，长时间凝望着头顶那一片星星，火焰映出的是一副男儿粗糙而刚毅的脸庞。此刻他倒像个冥思的哲人——葡萄园孕育出的一个哲人！……

老得重新坐下来时，久久没有做声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像睡着了一般偎在蓑衣里。他揽住小来说：“小来呀，你每天走在葡萄园里，每天吃饭、做活、睡茅屋

——你没有觉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你一定没有。是啊，人人都习惯过一种别人安排好了的生活，懒得动脑。我原来也这样。可后来园子包下来了，成了三十六户自己的了，我老想为自己的园子动动脑筋，想想里面的‘原理’……”停了会儿，他睁开了眼睛，望着蹿动的火苗叹息着：

“钱真是个好东西啊，唉唉！它能让庄稼人过舒服日子；钱又真是个好东西啊！看看，它让那么多人冲一个黑汉笑，怕这个黑汉！唉唉……”

小来不吱声了。停了一会儿他问：“你不怕，你怎么也去扳压气机了？”

老得的脸一热：“我也怕。不过我正寻思——我告诉你我正寻思嘛。等我寻思好了，把‘原理’弄清楚，我一定不会怕他。到时候我只做我该做的事。”

“你能打得了他吗？”

老得立刻想起被王三江用手砍倒那一回——他着实领略了王三江的威力，至少使他寻思“原理”的进程推迟了两个月！……他摇了摇头。

小来喃喃地：“王三江会打人的……”

老得又摇摇头：“我寻思过，如果世上没有‘法律’，好东西都被高个子拿走了——‘法律’会管的。所以，然而，于是，我就不怕他有力气了……”

停了一会儿老得问：“那几年混乱你记事吧？你不

记事！”

小来说：“不记事。”

“我记事。”老得用手往西一划，“芦青河里涨水，涨出两个戴红袖章的女尸首来，头发粘在脑门上，只剩三根……吓人！”

“吓人……”小来不做声了。

老得说：“好好的姑娘，还没工夫做媳妇就给打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很黑暗，有‘黑暗的东西’……我寻思：欺压人、捉弄人、霸道……”老得说着把声音憋得粗粗的，“还有王三江，都是‘黑暗的东西’……”

“嗯。”小来赞同地说。

停了一会儿小来又补充道：“不过，小雨就不是‘黑暗的东西’……”

老得听了，立刻声音软软地问：“怎么就不是呢？”

“挺好看的，俊呢！”

老得好长时间没有说话，他又想起了小雨那天晚上的舞姿。他点点头：“不错。小雨如果不坏下去，还不是‘黑暗的东西’。”

小来说：“我老觉得，”他咽一口唾沫，“我老觉得她身上是晶亮的……”

老得咬咬嘴唇：“也亮不到哪里去呀……”

天要亮了。火势也弱了。

小来还想看一会儿这些大信封，老得说以后再看吧，就收拾起来。收拾时掉出一张印了大红字的信封，被小来捡了起来，老得告诉他这是杂志社退诗时用的。小来好奇地问：“你让他们退吗？”老得笑笑：“相中了就不退了。我念书时跟老师学的，他写满几张纸就捎走的，有时也不退，印到了书上……我就仿他做。”

小来觉得有趣极了，又问：“哪里印啊？”

老得拍拍大信封：“杂志社，杂志社。我们叫‘农业社’，他们叫‘杂志社’，差不多。他们的社出书，我们的社出粮……”

小来笑了，脸上映出一丝淡淡的霞光。

九

园里的第一批葡萄要采收了。

果品公司照例来园里测试了葡萄糖度，以便决定收购等级。测试的结果是：这个葡萄园生出了全海滩上最甜的葡萄。

所有人都兴奋起来，三十六户的男女老少都拥到葡萄园里，帮着采收。王三江不动声色，只是叼着那大黑木烟斗。人们心里都有数，知道管试糖度的工作人员是王三江的老朋友。不过谁也不做声，就像拾了个宝贝，又高兴又怕别人知道。

王三江为了庆祝一下，特意在海上买来了三大筐肥蟹子、一筐鲜鱼，又到园里摘回几筐黑紫的葡萄，在茅屋里请人喝酒。客人有村里的头面人物，有果品公司和酒厂的，也有税务局的干部，甚至连县上的干部也坐着吉普车赶来了。他们从中午喝到傍晚，吵吵嚷嚷，屋盖都要顶得飞开了。

因为小雨的屋子被他们占了，小雨待在老得和小来的屋里，不时地骂一句。

老得听了很高兴。他和小来也趁机骂了几句。但有时他们骂得重了些，小雨却要干涉。她说他们：“混坏，敢骂我爸！”老得听了只是笑……正笑着，隔壁传来了一阵哭声，把他们吓了一跳。

他们跑出门去一看，原来大哭不止的是王三江，好多人已经在围着看了。王三江喝醉了。

小雨喊着“爸爸”，上前去拉他，却被他一抬手掀了个趔趄。小雨跺着脚，看着围上来的人，最后捂着脸跑开了。

王三江醉成这样，大家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他哭得十分悲伤，一双眼睛哀怨地盯着一个地方，嘴里不停地诉说着：“……我，我居功自傲啊！总觉得为园子立了功，就做起黑脸包公来了！我……难哪！老婆子在家里骂我，三十……十六户里也有人恨我。我不好，我平时对人太狠了，这是活该的……有谁要知道我王三江的难

处，也就好了……我！……”

他哭着，身子站不稳似的摇晃着，颤抖着，一双手老在胸前拢划着，像要把周围的人全拢到他的胸膛里去，老得觉得很有趣。

喝酒的朋友们劝着他，他越发哭得厉害了。有人说：“别哭了老王，谁不知道你的心？你全为了三十六户过好日子啊！”有的说：“你对人再凶，也是为别人好啊……”王三江好像全没听到这些，一个劲地捶打自己的胸脯：“我也不全是为别人啊，我想自己舒服啊，想把三十六户当长工使啊，我是个多么混账的人！哦，我做过亏心事，我混坏……”

围着的人像不认识似的看着，议论着。

老得呆呆地望着他，不说一句话。他突然也有点困惑了。这就是那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有时眼睛里能放出两束凶光的王三江吗？老得看看身边的小来，小来也呆呆地望着那个哭泣的醉汉。老得不解地摇摇头，离开了……

以后好多天，老得的眼前都晃动着那一张流泪的醉脸。

葡萄采收是很累的。一串串葡萄小心地摘下来，再仔细地装进筐里，要花费好多劳动的。所有小伙子都要用肩头扛起装好的葡萄筐，往一块儿集中，装车……老得几乎连一个上午的睡眠也没保证了，王三江常常派人

把他从睡梦里揪起来，使他一边搓眼睛一边往外走，心里十分烦躁。可是他每次都走出茅屋，和大家一块儿扛葡萄筐。他的眼前老晃动着那个泪流满面的醉脸。

他把葡萄筐格外小心地放到地上，想着心事。他想那一个个圆圆的葡萄在筐里挤压着，被颠簸得够厉害了，再一震动就会破碎。他想自己心里长时间有个什么东西也像葡萄那样被颠簸着，挤压着，如果再被摔打一下就会破碎。他所以用心地护住这个“东西”，只默默地做活，别人跟他说话，有时他也像听不见一样。他的脑子有些发胀，眼睛也常常花晕。这不是好兆头。这是瞌睡搞成的。瞌睡前几年从来不招惹他，如今也赶来凑热闹了。瞌睡不是好东西，它也和王三江一块儿来挤压他身上的那个“东西”了。

傍晚时分，他不小心跌了一跤。因为要去护住葡萄筐，使他的身子重重地跌在一个葡萄桩上。一阵剧疼从他的膝盖爬到胸口，气得他大骂起来。这时候，胸中的那个“东西”就要破碎了，他咬了咬牙，忍住了。他重新往前走去。

那个“东西”是什么？也说不出。好像可以叫做“忍耐”吧。

王三江的大脚踏在葡萄园里，来来回回地踏着。这是园子里最热闹的时候了，找王三江的人特别多。他们从王三江的家里找不到，就追到园里来了。这其中除了

财大气粗的果品商贩，还有省城机关出来采购水果的行政干部……有一次还不知从哪里驶来一辆锃亮的小轿车，就停在园子当中，引得劳动的人群全停了手里的活计看着。王三江客客气气接待着客人，顾不上管做活的人，等到车子走了，他就用那双眼睛扫一下四周。

老得扛着筐子，眼睛总要不断地从筐下斜上来，愤愤地盯住那个黑黑的身影……这个身影当然很大的，因为肥肥胖胖，走起路来才左右摇晃；也许就因为他能左右摇晃，才轻易不会跌跤子。老得这会儿想的是，如果在他摇晃时顺势推他一掌，他也许就会“扑哧”一声倒下去的。那必定是沉重的一跌，也许会折断两根肋骨。不过没人会伸出巴掌，没人有这个企图，这是老得看得出的。他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可以有这个企图。

老得想着心事，终于把视线从那个黑影身上移开。他低头看着脚下的白沙子，摇了摇头，又摇了摇头。他嘴里小声咕哝：“怎么就不可以推他一掌呢……”在咕哝时他仔细瞅了一眼自己的手掌：宽宽的，十分粗糙，力量是足够用的。问题是怎样抬起胳膊，找一个好的角度伸出巴掌。胆量也是一个问题。总之，究竟怎样做他还没有考虑好。他还在忍耐，还在考虑——这么多人都在忍耐，也许忍耐才是个“好东西”呢！

他这样想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又晃过那张醉脸，使他心中猛然一动：假话可以真说，真话也可以假说，一醉

遮百丑！这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坏人！老得又想起承包葡萄园的第一年，王三江是怎样不顾承包额的限制，把大笔钱交了公的。这个人惯于耍这样的手段。看起来他多么大度，多么重义轻财啊，其实他这是故意不信守合同，为自己买好，让三十六户吃个哑巴亏！这笔账也要算的，“原理”慢慢会找到的……“哼哼！”老得在心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冷笑，摩擦了两下巴掌，扛起筐子往前大步走去了。

正走着，突然不远处传来小来的喊叫，他一怔，抛了筐子，寻准方向跑了过去。

原来小来也被喊来做活儿了。他不知怎么被几个小伙子围起来，一个小伙子正拧住了他的耳朵，嘻嘻笑着问：“还敢不敢了？”

小来疼得嘴巴都歪了，连连说：“不敢了！不敢了！”

小伙子又说：“你说，‘我是个海节虫……’”

小来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是个……海节虫……”

围起的一堆人都开心地笑了。

老得发现他们大多是平常跟在王三江屁股后头转的一伙人，就弯着腰钻进去，一把攥住了小来细细的手脖子，一边往外拉一边恨恨地说：“黑暗的……东西！”

拧耳朵的小伙子嬉着脸骂一句：“臭老得！”

老得止住了步子。他转回身来，直直地盯住对方，

往前上了一步。他的脖子又涨红起来，每一根青筋都鼓胀着，一双眼睛眯起来，射出一束可怕的光。他把腰微微弓起，同时将两只大手收到腰眼上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。他这样盯了小伙子一会儿，然后那腰轻轻扭动一下，往前又迈出一步。

大家都怔怔地望着他，最后目光一齐落在那双手上，一霎时静得很。

他十根手指松松地垂着，仿佛还在微微颤抖。大家几乎是同时都注意到了，那手背儿慢慢变成了紫红的颜色。他再往前迈出一大步，一双手握成了坚硬的拳头。

那个骂老得的小伙子开始还在笑着，突然惊讶地“唔”了一声，喊了一句“不好！”往一边躲开了……

十

老得将小来的手腕一直攥住，不歇气地往回走。他的手越攥越紧，使小来不得不求饶：“老得哥……”

他就像没有听见，依然往前走去。

小来哭了，用另一只手抹着眼泪。老得低着头走着，回头大喊一声：“不准哭！”

小来吓得不吱声了……到了茅屋里，老得用一只手上了门闩，然后把小来拎到了炕上，直直地盯着他。

小来无声地流着泪水，恐惧地望着老得。

老得伸出了黑乎乎的巴掌，高高地悬在小来头上，只是没有落下来。他问：“小来，你是海节虫吗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不是，刚才你还说是！”老得暴怒地喝了一声，同时那个巴掌往下落了几寸。

小来大哭着：“我疼，他们拧我……”

“拧死，也不能说软话！”老得抖一抖巴掌，“再向他们说软话，我揍死你——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小来颤颤抖抖地说：“我听见了……”

老得收了巴掌。

……这个夜晚，他们守在葡萄园里，坐在一棵葡萄树的黑影下，都不吱一声。老得架起小铁锅，点了火，小来就无声地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从黑影里走出来，从衣兜里掏出了花生、地瓜纽儿，一个一个投进锅里。他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又退到黑影里坐下了。

老得一遍又一遍地搅着铁锅，不停地捣鼓着锅下的柴火。

大青坐在老得和小来中间的地方，仰脸向上，只偶尔瞅一眼老得，再瞅一眼黑影里的小来……铁锅冒汽了，煮东西的鲜味很浓了，大青愉快地活动了一下腿脚。

露水开始滴下来，又“噎噎”地打在锅盖上，落在守夜人的蓑衣上了。老得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：“小来

……”

小来用刚刚听得见的声音答了一句：“嗯。”

“你饿了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老得把蓑衣抖了抖，坐在地上：“你听，芦青河咕
噜咕噜响……会捉鱼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我会的。有一年上，我捉了一条花鲑鱼，好几斤
重呢——鲑鱼做汤没有比。”老得说着瞅一眼黑影里
的小来，“往火前凑凑，夜里有寒气的，小来……那一回
下河，我被什么东西在肚子上划开一道口子，不合算
的。”

小来不做声。只有老得一个人在说：“小来，瞅哪
天我去河里捉条鱼你吃——河鱼和海鱼就不一个味儿。
我给你做个汤……”

小来还是不做声。黑影里，一会儿传来他细细的哭
声。

老得走过去，把小来抱到了光亮地方，紧紧地搂在
怀里。小来哭得更重了，身子在老得怀中颤抖着。老得
说：“小来呀，你恨我要揍你，恨吧！我也恨你——你
说软话。我是为你好哩。”

小来抽泣着说：“我知道……”

老得把他放下了。老得把身子倚在了葡萄桩上，取

过猎枪抚摸着。他问：“小来，我以后教你使枪吧？”

小来点点头。

“要学会使枪！双筒猎枪，你也该均摊一个筒子。以后你用枪打野鸡我吃。”

小来笑了。

老得高兴地用手抹一下他尖尖的下巴：“嘿，笑了，笑了。你不该恨我，你知道我是好心。记住——”老得说着严肃地板起脸来，“死了，也不能给‘黑暗的东西’说一句软话——能记住吗？”

小来抿起嘴角，用力地点一下头。

“我跟你说过几次了，铁头叔有骨！他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就没人听他说过一句软话。”

老得说着坐下来，一边搅锅里的东西一边说：“我是跟上哥哥嫂子过活的，爸爸妈妈早死了。那一年上哥哥家没东西吃，他们找到一截瓜根就自己煮了吃。我说了那么多软话，饿花了眼。最后还是我自己爬到田里，拔草芽儿吃……我现在这么弱，就是吃草芽儿吃的，吃什么像什么，我像草芽儿……”

小来说：“我也像草芽儿……”

“草芽儿长成树——你看到大杨树苗了吧，小时就像草芽儿！”老得大声说道。

小来轻轻地说：“得哥，我怕后妈。后妈老打我，后来我就怕后妈了，怕打我的人——连你也怕。”

“我以后不打你，原来也不想打你。”

“街上的人都笑我，说我像个栗子秸。”小来的手搓弄着披在膝上的蓑衣角，“他们还编了歌来骂我……”

老得抬起头听着。

小来问：“你还记得‘手拿碟儿敲起来’那首歌吧？”

老得点点头：“《洪湖赤卫队》上的歌。”

“嗯。”小来说，“他们就用那个曲儿唱，把词换了，是骂我的。他们唱：‘我是一个王小来，小时长得很富态。半路落到后娘手，从此不如一条狗……’”

老得听着，看着小来瘦瘦的手掌像敲一个碟儿那样抖着，鼻子一酸……他用力地抹去眼泪，上前捧起小来瘦削的脸蛋看着，又捏了捏他硬硬的肩膀，叫着：“小来呀……”

小来的脸在老得黑大的手掌里转动着，轻声呼应：“得哥……”

风吹落树上几片叶子，落到了他们身上。一丝寒气吹了过来，大青抖了抖全身的皮毛。老得又激动地在葡萄架下踱起了步子。他像过去那样将枪抱在怀里，用力地揪紧了蓑衣角儿，步子迈得很慢，很沉重。眉宇间又拧成一个“川”字。他站下来，身子靠住了一丛葡萄藤蔓，久久地望着一片星空。他将小来揽到怀里，神往地、声音低缓地说：“……我常想那些星星里面会有人，

想他们会过什么日子。我想‘飞碟’。有时夜晚走在林子里，望着黑鸦鸦的一片，头发梢就要竖起似的。还有那片海，你望不到边缘，你觉得自己像一粒小沙子。我老觉得四周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挤压过来，老要架起拳头抵挡。这时我就想自己这粒小沙子要碾碎难不难。这时我就故意大声地咳嗽，想寻找无数好朋友，想把什么都告诉他……”

老得说着，突然热烈地拥抱小来……他们坐在了篝火旁。老得说：“小来，我们一起住茅屋，一起使猎枪；我和你最好，你和我最好；我什么都告诉你，你什么都告诉我……”

小来用抖动的手捏住老得粗粗的胳膊：“我什么都告诉你……”

老得说：“我们什么都不怕。”

小来重复一句：“我们什么都不怕！”

“王三江不怕！”

“不怕王三江！”……

老得这时候猛地站起来，朝天上举着猎枪说：“我从买来还没有放过，他妈的，今夜来一家伙，听听响儿。”

小来拍拍手：“朝天上打！”

老得低头说一句：“大青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打枪了！”

他和小来都抡下了蓑衣，神情严肃地望着星空。老得举枪的手松了松，倒换了一下。他说：“小来，你盯住枪口，看它冒出什么颜色的火，你看准！”他一边说一边将两腿叉开，稳稳地站住了，两手卡住枪身又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扳响了枪机！

“轰——啪——”

一道火舌腾上空中，消失在星星中间。巨大的骤响震撼了整个夜的海滩，远远近近都在回应，远远近近都在呼啸！枪口老实地冒着一缕淡淡的烟气，老得仍高高地举着猎枪。

“嘿嘿！哈哈！哈哈！……”老得快活地大笑，下巴抵在胸骨上，一颤一颤的。

小来也笑了，他喊着：“红色的！红色的！”

整个夜晚都亢奋起来。老得和小来迅速地吃了煮熟的东西，又喂了大青，然后将火焰拨弄得高高的。火星儿老往高空飞腾，木柴在火中“劈叭”地响着。老得兴奋地大声吟唱着他的诗：“……春天一般化/春天干燥/秋天很好了/秋天往家收东西/到了秋天/我高兴得笑嘻嘻……”

小来蹦起来，反复着最后一句：“‘我高兴得笑嘻嘻！’‘笑嘻嘻’，嘻嘻嘻……”

老得听了反而不再吟唱，他严肃地问：“好吗？”

小来严肃地回答：“好。”

老得笑了：“我正在兴头上，一忽儿就能做一首。”

“你做！”

老得咳一声，盯着高高的火焰吟唱着：“秋天好，到了秋天不准懒/你看核桃变硬，柿子变软/怕事的人，也全都变大胆！……”

不知是血液涌上来，还是被火焰映的，老得的脸通红通红。

小来搂住了老得的胳膊，大叫起来：“老得！老得！得哥！得哥！你真是个大诗人！哎呀得哥……”

老得说：“你不是柿子，你也得变大胆！”

“我变大胆——你给我枪，我今夜自己到园里转一转。”

老得说“好”，却抱紧了枪说：“停一会儿，咱一块儿转去吧……”

小来停了一会儿问：“得哥，你怎么就会做诗啊？”

“这个，”老得挠挠头皮，“我跟老师学的。我该再跟老师读几年，我什么书都喜欢！村里只供我读到初中，说这已经是能写会算的人了……我出了学校门，哭了三天……”

小来说：“我是我爸不让读的……”

老得感叹道：“书是个好东西啊！”

接下去他们谈了很多。因为兴奋，都忘了一旁的蓑衣，一会儿衣服就被露水打湿了。夜气多重，葡萄叶儿

像被一场小雨浇过一样，在月亮下闪着亮儿……大青在即将熄灭的炭火下睡着了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老得和小来谈了一会儿小雨，都对那个圆圆细细的腰极有好感。老得说：“圆圆的，像那些滑溜溜的大杨树桩一样……”谈过了小雨，自然还要谈她父亲王三江。两个人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。老得告诉小来一个刚探听到的秘密：前些天，一个电视机厂来车拉走了五十筐好葡萄，比收购价格还要低百分之三十！这是王三江批的条子。他家里如今有老大老大的“彩电”了；他偷税漏税，还和果品公司的朋友合伙，以次充好，不知卖给了国家多少坏葡萄！……老得说：“这个黑汉子常常喝醉，他喝‘茅台’！别以为手大捂得住天，群众全睁着眼。三十六户也不全怕他，有好多人正想去不去乡政府告他呢——经他手批的低价葡萄有上万斤……”老得说到这儿神秘地点一下头，小来忙把耳朵凑上去。

“你不知道，有些事情就是小雨告诉我的。小雨有时也骂她爸‘混坏’！……你看吧，王三江这个黑汉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人怕他，也许以为葡萄园的好日子没他不行哩，这真是大误解！我寻思，‘原理’这东西快离咱不远了！我想到这里就高兴。我把一些想法都写在了纸上……”

老得说着，从腰里摸索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头。

小来费力地展开纸头，在月光下瞅着，那原来又是

一首诗：

.....

挺起腰杆大步走
使劲甩动两只手
做人就做条硬汉子
黑暗的东西，都要藐视

.....

十一

王小雨抓住了一只刺猬。她写了一张纸条，捆在刺猬身上，然后放到了隔壁的茅屋里。

老得和小来从园子里回来，睡了一会儿，就被屋里“沙啦沙啦”的声音惊醒了，他们起来一找，发现了一只刺猬，后背上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“我是水蛇腰老得！”

老得笑了，对小来眨眨眼，小来也笑了。

炕洞里烧的柴草太多，热得很。老得一会儿踢开被子，一会儿又蒙上。他怎么也睡不着，就干脆滚动一下身子，和小来挨到了一起。小来的身子更热，这使得老得不得不离开一些。他咕哝道：“小来呀，你到底年轻，热力四射！”

小来把手搭到了老得的腰上。老得说：“小来，你

说热闹不热闹死个人了！”小来说：“热闹什么？”老得用手拍一下大腿：“我老看见小雨在眼前跳舞！”

小来笑了，露出了很白的牙齿。

“真的，一闭眼就是。”老得认真地说。

小来说：“睁着眼呢？”

老得翻翻眼皮：“还要睡觉呢。”

他们一块儿笑了一会儿，高兴得将身子在土炕上上下下耸动着。老得突然问：“小来，你不是说小雨身上‘晶亮晶亮’吗？”

小来点点头。

老得接上分析：“那是一个奇怪的‘印象’。我有时也觉得有的姑娘身上是晶亮的，仔细看看吧，她们都俊！”

小来同意地说：“小雨就俊！”

老得好长时间不说话了。

小来只是细细地喘气，然后说：“你这会儿，全在想她！”

老得惊讶地盯住了他，说：“你长大了。”

小来瘦瘦的脸庞马上红起来……他伸出两手按在老得的胸脯上，将他远远地推开。

老得偏要往前凑。他搂住小来，在他耳边说：“小雨看好我了。”

小来怀疑地盯住了他的腰。

老得说：“真的。以前都怨铁头叔——他老吓唬我，说：‘小心王三江砸破你脑壳！’——我就给吓住了。现在想，”他揉了揉鼻子，“现在想，管他哩！”

小来握住老得的胳膊欣喜地说：“对，管他哩！”

他们就这样说着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终于睡着了。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了，那个刺猬还在屋角里爬着，老得搓揉着眼睛对小来说：“帮忙捉住它。”他说着从白木桌儿里取个纸片，在上面写了：“小雨，我和你好了。”

他和小来把缚了纸条的刺猬塞到了小雨的门缝里，然后就开始做饭吃了。

饭还是半生的时候，小雨就把门踢开了。她眯着眼睛看着老得，一只手里高高悬着那个纸片。

老得装着认真地瞅了一会儿那个纸片，嗫嚅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字笔……”

“水蛇腰！死老得！”王小雨把纸条抛到他身上，又骂了几句，一甩披散的头发出门走了……

小来怅怅地盯着她的背影。

老得捡起纸片说：“你不明白她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老得一直没有吱声。吃完饭，他将空碗砰地抛到桌上，说：“我怕他王三江什么？我寻思好了，小雨会帮忙的……”

他说完在屋里急急地活动着，抚摸着自已的胸脯，

然后到隔壁去了。

小来待在屋里，奇怪的是听不到隔壁一点声音。他心里痒痒的，便蹭到小雨窗前偷偷地望。

原来王小雨正在读一本大书，老得却翻弄着桌子上的账本。小雨抬头看看老得，没有吱一声。她读到没意思的地方，就飞快地翻动书页，老得也飞快地翻动着他的账页。王小雨换一本书，老得也换了另一本账。后来，小雨看腻了，就提起水桶走出屋子……老得冲她的背影说：“小雨呀，你很好，你是个优秀的女青年……”小雨头也不回，只顾往前走，说：

“你是个‘水蛇腰’！”

十二

老得早晨蹲在茅屋前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前面密密的葡萄藤蔓……他站起来，大口地呼吸，扩胸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老得，快行动吧！”

他看过了账本，心中的雾霭却并未完全驱散。现在要紧的是找园里老人，弄清那些账本上没有的东西……他和小来搓揉着眼睛，扛着葡萄筐，在人群里磕磕绊绊地走着。他和一个头戴酱色斗笠的老头子靠在一起，不时喊一句：“罗叔啊！……”老头子将斗笠拉低，四下里看看，把手搭上老得的肩膀；老得离开罗叔，又去找一

拐一拐走路的“拐子大哥”了……休息时，老得和一个叫“锅腰”的老汉躺在一堆空筐子旁边聊天，突然筐子“呼啦”一声塌倒了。他们费力地钻出来，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向一边跑去，才知道筐子是被他掀塌的……老得知道这是王三江的人，恨恨地骂了一句。

这天上午，王小雨正要到园子里去，王三江向茅屋走来了。

“爸！”小雨喊了一句。

王三江阴沉着脸，斜披的衣服拖在地上，没有应声，只是瞪着小雨走过来。

小雨向后退着，把手指咬到嘴里，退到茅屋，轻轻地在桌前坐下。

王三江迈进屋子，随即回身关了屋门。他用刚刚听得清的声音问道：“你让老得看了账本？”

“账还怕人看吗？”小雨站了起来。

王三江咬了咬牙关，一巴掌打过去……小雨倒在了地上，嘴角流出鲜红的血。她盯住父亲，先是惊讶、迷惑，接着是愤怒和怨恨。她眼里没有一丝泪水，坐起来，死死地盯着父亲，一动不动。

王三江一边将所有账本都包在他斜披的黑衣服里，一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。你等着有好结果吧！你等着穿你的好衣服、玩你的吧！你这个又蠢笨又贱气的东西……”

小雨一声不响，就那么盯着他……突然，她站起来，掏出洁净的小手帕，小心地擦去嘴角的血迹，拍打掉身上的泥土，默默地走出了屋子。

王三江喊她，她也没有回头。

她一直向前走，走到了园子深处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王三江又喝醉了！他衣服拖地，在葡萄园里一摇三晃地一边走一边叫骂：“他妈的，有人想算计我，你先摸摸肋巴骨！我怕什么？大风大浪也经过！……他妈的，有人还想学河西园子发大财——别做美梦了！这几十年里发了‘过头财’的哪个有好下场？只要我王三江说了算，就保证老少爷们饿不着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赖人，瞎了眼的才算计我呢……”

他叫骂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停了手里的活计，定定地望着他。有人扮个鬼脸说：“饿不着？早几年还不是他说了算，没把咱饿死！”有人冷笑着：“是他自己想发‘过头财’哩！”……王三江摇晃着，最后在一个葡萄树荫下躺倒了，呼呼大睡起来。

有人说：“看看吧，他还是没醉，他还知道找树荫儿躺……”大家哄笑起来。

多半天，大家做活时都在议论河西的园子，都对一河之隔的这片园子的日益兴盛感到惊讶……小来和一帮子老人在一起搬着空葡萄筐，听人们说话儿。有人说起

王三江家的彩电如何如何好看，大家就挤挤眼笑起来。小来气愤地说一句：“用葡萄换的……”可是待了小半天，刚刚醒酒的王三江不知怎么就知道了，喷着酒气走过来，喊道：

“你个小东西皮痒了！”

小来身子颤颤地退开一步。王三江又喊一声：“皮痒了？”

几声喊叫，使好多人都盯住这儿看起来。

王三江越发恼怒了，用粗粗的手指点着小来的鼻尖说：“三十六户养着你这个小瘦狗儿，你不正干！你皮痒了，我用巴掌愣拍！”他说着，真的扬起巴掌。

小来这时身子反而不颤抖了，两眼恨恨地盯住头上悬起的巴掌。他咬住了嘴唇，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句什么。王三江大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小来耸一耸瘦削的肩头，清晰地咕哝着：“黑暗的东西！”

王三江这会儿听清了，猛地一巴掌。

小来被打翻在地。可是他就势在地上滚了几下，带着一身的泥土和草屑爬起来。他一动不动地挺立着，紧紧盯着对面那个黑乎乎的巴掌。

有人在一边喊了几声什么，好多人围了过来。有人上来拉架，被王三江一扳就扳开了。他说：“我代表老窝教育教育他。”说着用手抓住了小来的胳膊，往他胸

前拖。

正这时，人群后面有谁“呜哎——”一声大喊。大家都往那儿看去，王三江也抬起了头。原来老得牵着大青，肩扛双筒猎枪站在那儿，正满脸热汗，皱着眉头呼喊着。王三江一看，立刻松开了小来。他用沉重粗壮的嗓门威慑地喝道：

“老得！”

老得不慌不忙地拴好了大青，然后走到王三江跟前。

王三江挥挥手：“走开，扛葡萄去！”

老得不做声，只是定定地望着他，眼睛露着很大的眼白。他咬紧了嘴唇，使下巴看上去比平常更歪斜一点。

王三江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！”随即挥起右手，五指并拢，就像一把钝钝的刀子，用力砍去！老得有经验，趴下身子躲过，那一掌正好劈在他的腰上。

老得的腰痛苦地扭动着。他拧过脖子看着王三江，说：

“你是个很坏的……家伙！”

王三江又举起了手掌。

好多人拥上来拉架。王三江只是举着手掌，对众人喝道：“给我退远些看光景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‘水蛇腰’！”他说着再一次狠狠地把巴掌砍下来。

老得这一次却极其灵便地、出人意料地拧过身子，两手抱成一个大拳，“嘭”的一下顶住那个手掌，然后就势往下一捅，捣在了王三江的胸口上……王三江恼怒极了！他跺了跺脚，拾起老得丢在脚下的猎枪，握住枪筒，把枪托照准老得的腰砸过去。老得不顾一切地用右手抓住了枪托，同时左手摸索到枪的扳机上，大喝一声：

“我打死你！”

王三江的脸色突然变得蜡黄，两手不由得松开了。

“我打死你！”老得又喊了一句，神色严峻地将枪端平，弓起了腰瞄准。

四周的人见老得在瞄准，一齐惊恐地摆着手，喊着，但是反而慢慢往后退开了两步。

“汪！汪汪！……”大青在不远处扑动着，愤怒地狂吠。它震怒了，一边大叫，一边把锁链甩得嘎嘎作响。

王三江往后退着，嘴里连连叫着：“老得！老得！……”

老得用枪指着他，却把脸转向人群，大声嚷着：

“这是个真正的坏家伙！他不知捣了多少鬼，坑害咱们这些没白没黑种葡萄的人！这棵邪树吸着毒水长了这么多年，小根须也比大拇指粗。光图个歇阴凉，受透了窝囊气，快伸出巴掌推倒他吧！这家伙也乱了阵——

过去伪装得不错，现在又打小来又骂人……”

人群骚乱起来。有人指点着王三江，议论纷纷。

老得又说：“我寻思了好多天，寻思那个‘原理’。这里面有数学，也有哲学！我现在寻思好了：大家哪里是怕他？是穷了几十年，穷怕了！所以今天得到一点好处就满足，过上点好日子就怕再丢失！还以为好日子是黑汉带来的，这真是大误解！河西葡萄园没有王三江这样的人，不是更好吗？他说河西发了‘过头财’，‘没有好下场’，这是吓唬咱！藐视他吧！”

人群里没有了声音。大家默默的，似乎在思考着，权衡着。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，好多双愤愤的眼睛盯向了王三江……

拴在一边的大青一直呜呜吼叫，怒视着王三江扑动着。它总被铁链扯住，几次用祈求的目光看一眼老得。老得似乎没有在意。它于是愤怒地往上一蹿，当身子跌在地上时，两爪用力一按，铁链“喀”的一声折断了！

大青狂怒地扑向了王三江，老得眼疾手快地揪住了一截铁链……王三江躲闪着，趁乱一头扎进了人群里。

人们惊叹着，一齐睁大了眼睛看着大青。大青的眼睛晶莹闪亮，悲怆地怒吼着……

老得弯腰抚摸着大青的脖颈，安慰着它。当他抬起头来时，突然从人群中看到了身穿风衣的小雨！她正激动地看着他，咬着下嘴唇，睁大了一双美丽的眼睛……

老得向她点点头，脖子上一条条粗粗的青筋鼓胀着，睁圆了眼睛喊着：

“我早在告示上写过：看葡萄的人新买来双筒猎枪，见贼就放，决不留情。枪是钢枪，上了火漆。有人看了告示来劝过我，我说：有心做贼，打死莫怨。贼在哪里？这个王三江就是全葡萄园里最大的贼！……”

老得的脖子硬挺着，很像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尊雕像。是的，他的确朗诵了一首很好的诗，虽然嗓子也喊得嘶哑了。

好长时间，人群里没有一点声息。大家只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个瘦削的年轻人……

王三江在人群里嚷：“老得你个东西，你想开枪刺杀领导——好啊，瞧我怎么治你！”

老得冷笑着：“是你先抓了枪的！再说枪里没装火药，哼哼——”他扳了枪机，枪口里果然没有喷出火来。

人群里发出了快意的嬉笑……

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，有个陌生人来到茅屋，让老得跟上他走一趟。

老得十分执拗。他从破被套里摸出枪来，一边擦拭着一边说：“我夜里要护葡萄园——再说，我又不认识你……”

那人有些恼火：“你粘粘乎乎！让你走一趟就走一趟！”

老得气愤地指指门外说：“给我出去！”

那个陌生人猛地拍了一下白木桌子，吆喝了一声什么，立刻从门外的黑影里蹦出四五个人来，拖上老得就走。

小来吓得哭了。老得刚骂了一句“黑暗的东西”，就被捂住了嘴巴。他们将老得拖出门去时，那个陌生人又小声吩咐一句：

“枪也带上，那是罪证！”

十三

这个夜晚，月亮迟迟没有升起来。星星很密，很亮。

风比往常吹得急了一些，葡萄叶儿频频抖动着，使整个园子充满了一种焦躁而急促的节奏。猫头鹰在一声声啼叫，山鸡也呼喊起来。黑夜使这个绿色的世界安静下来，有些小生灵却因为留恋白天的光明而不安地骚动。有极少数小动物在夜色里欢快地忙碌，它们喜欢这夜的凉爽，愿意在这时候到处走动。有时它们真地歌唱起来，那声调有热烈的，也有悲凄的，有的不免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……芦青河呜噜噜流过海滩平原，流入

大海。它的声音统率了夜的声响，是夜葡萄园的主题歌。它的声音虽不昂扬，但却厚重，是一种常常在的声音。没有什么可以掩盖河水的奔流声。那些尖利的野鸟的呼号使大海滩为之震颤，可是不久也就消失了……

天有些凉意。

王小雨突然被隔壁的哭声惊醒了。她刚坐起来，就听到有人撬门，开了门，小来哭着扑了进来。他说：“小雨姐，得哥被人抓走了！”

小雨愣怔怔地看着他，两手按在他瘦削的肩膀上。从他的眼睛里，小雨明白了一切。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，那么出乎意料。她那天从园里回来，心窝老是噗噗地跳，现在才明白这是为老得担心——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！她嘴唇颤抖着，给小来擦去泪水，然后扯着他的手跨出门来。

天阴得真黑呀！

他们向前跑去……葡萄藤蔓缠在一起，夜色里一团一团，漆黑漆黑，怪吓人的。他们有时一块儿给绊倒在地上，有时被野藤子勒住，从藤子上边跌翻过去……

他们不知跑了多久，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。好像有人在远处的葡萄藤蔓里费力地挣扎着。他们听了一会儿，听出那是一个男人的喘息声、咳嗽声。他们赶紧跑过去。还离着老远，小来就挣脱了小雨，喊了一声：“是得哥！”

果然是老得，他身上沾满了泥土。小雨和小来要上前扶他，他说：

“远一些，我身上有血！”

小来和小雨都吓坏了，反而不顾一切地搀上他，飞快地往茅屋里走。小来“哼哼唧唧”地哭着，说：“我和小雨要去救你，去救你……”

老得一拐一拐地往前走，擤擤鼻子说：“他们不敢扣留我过夜，法律不准他们……”

到了茅屋里，划亮火柴一看，小雨立刻吓得尖叫了一声——老得满脸是血，胸前的衣服都染上了血。小来呆呆地看着，看着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老得拉过破被套枕在头下，生气地说：“那主要是鼻子流的血，不碍事！”

小雨从她屋里拿来了檀香皂和毛巾，把手巾浸到了水里。她试了试，又往盆里添了一点热水。

小来还是哭着。他蹲在灶前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跑出了门。

小雨把盆子端到老得跟前，给他抹去脸上的血。盆里的水红了。老得看着红色的水说：

“小雨呀，这回我跟你爸是势不两立了！”

小雨眼角里流下了一行泪水。她并不抹去，只是一下又一下地给老得擦脸。

这张脸上没有多少伤口，只是有不少处青肿的地

方。老得告诉她：几个人把他拖到园边上一块柳林里，要用柳枝抽他，问他还敢不敢开枪打王三江了？他看不清这些人的脸，可是他从声音里听出是王三江身边那些人！他于是愤怒地推了他们一掌。他们一齐拥上来（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功夫），把他打翻在地上……老得说到这儿又重复一遍：

“小雨呀，这回我跟你爸是势不两立了！”

小雨问：“要有子弹，你真敢开枪打死我爸吗？”

老得说：“法律不准的，我是懂法律的人。”

小雨不做声了。她看着被抹得光洁起来的这张脸，含泪念一句：“死老得啊……”

老得闭上了眼睛，轻轻咏叹着：“……铁头叔冒雨走了/王三江这人太凶/茅屋里挂着他崭新的蓑衣/茅屋里只剩下我和大青……”

小雨静静地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，鼻翼轻轻动了动，嘴唇翘着，似乎要说什么。可是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望着葡萄园。

小回来了，提来了一条黄鱼——他要给老得做鱼汤。

老得痛苦地扭动了一下。小雨小心地掀开他的背心，看到了一道一道被柳枝抽破的皮肉，一汪泪水再也忍不住……她盯着墨黑的夜色，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：

“王三江这人太凶……”

十四

几天以后，王三江召集三十六户开了个会。乡政府的一个文书也来了。会上王三江宣布：因为老得一贯好逸恶劳，对抗领导，决定给予经济制裁。

群众里一阵骚动。有人站起来问：“打老得的那些人为什么不制裁！”还有人问：“是谁指使坏人行凶？”“是谁？”“王三江知道吧？”“要查查看！”……会场上乱了。

王三江静静地坐在台上。他的大黑脸盘子上没有一丝笑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将肩膀上的黑衣服猛地甩在桌上：“制不伏一个老得，我王三江宁可不干！”接着又转向文书，“你是上级派下来的，你来决定吧！”

文书咳一声，扶扶眼镜，然后慢腾腾地从挎包里捏出几张纸片说：“这是收到的人民来信，是告你们领导的。我看他只是方法上的问题，大的方面还是清醒的！老得对抗领导，也不是偶然的……这些信件嘛，要存档的……”

“存档”两个字使台下的人惊讶地互相对看着。不知是谁小声说了句：“这眼镜没少白吃葡萄。”

老得的伤好了，又可以在葡萄园里走了。那些小商贩进了园子，总像看一个怪物似的盯住他看，使他烦腻透了。有一次一辆轻骑疾驰而来，猛地停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，上面的人嘻嘻笑着，做着手势骂他，他刚要回击，轻骑车鸣一声长笛就驰去了……更气人的是有一天人们喊着“老得”跟他正说话，一辆吉普停下来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端量着他说：“噢，你就是老得！一个青年嘛，是共青团员吧？可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要染上搞宗派、出风头的坏习气哟……”

不久开始搞现金预支了。老得果然受到“经济制裁”——只得到很少的一点钱。

小来的钱竟比老得多一倍。他把硬硬的票子一张一张摊到炕上，点数了几遍，决定将其中的一半分给老得，另一半交给父亲老窝。老得不要他的钱，说：“他王三江的办法再多，我还是藐视这个‘黑暗的东西’。他一辈子也许做成了好多事情，可就是制不伏我。”停了会儿又说：“他的一切事情，在园子里是没有办法的。不过我相信他不会长久。葡萄园落在他手里，就一定不会再兴盛！有时我在心里焦急地对自己喊：‘老得，快行动吧！’……”

小来点点头：“快行动吧！”

这个晚上他们来到园里，老得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。他像过去那样将蓑衣紧裹在身上，踱着步子。只是

他怀中再也没有枪了。他不知有多少天没有理发了，那长长的头发被北风吹抚着，不断遮住他的眼睛，他伸手再拂开……他似乎没有心思去点篝火，只是默默地走着。有时他会停住脚步，歪着头倾听那远处波涛的声音；有时他仰起脸来，极目远望着那一天繁星。葡萄树！像山影一样叠起的葡萄树！老得在树下艰难地踟蹰着，踟蹰着。

小来抱住他的胳膊，小声呼唤着：“得哥……”

老得一动不动地站住了。

“得哥，你想什么呢？”

老得坐在了潮湿的泥土上。他声音低缓地说：“我在想那个‘原理’……”

小来吃惊地看着他：“‘原理’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”

老得摇摇头：“有的找到了，有的还没有……我在想，王三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？我又为什么低估了他？为什么又是为什么？……这里面都有‘原理’啊！要找到这些‘原理’也许更难……”

“得哥！……”小来看着他，用手摩擦着他那双粗粗的手掌。老得沉默着，最后站起来，提高了声音说道：

“我再也不愿看见王三江的大脚踏在葡萄园里——我老得走也！”

小来急哭了。他抓住老得的胳膊说：“不能走，你

不能走呀！”

“这里现在不是我待的地方，但我还要回来！我和铁头叔早晚都要回来的！”

小来哭得更厉害了。整个夜晚，他都把头久久地贴在老得的腿上。

.....

后来，老得仍重复着那句话，可他还是住在茅屋里。

小来为了给老得补身体，常到海上去要黄鱼。有一天他又听老得说要走，就不放心起来，告诉小雨说：“得哥说：‘我老得走也！’.....”小雨听了就跑到老得的屋里，说：“死老得，不准你走！”

老得摇摇头：“早晚还要回来的——不会太长久！”

小雨一动不动地望着他。

老得伸出手来，握住了小雨软软的手脖儿。小雨使劲甩，老得却握得更紧，用坚定、热烈的目光望着她。

老得声音颤颤地说：“小雨，小雨，你和我好吧.....”

小雨像个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。她突然挣脱出手来，说：“不行！我看不中你的腰！”.....老得像没有听见，只是展开长长的两臂，将她的腰按住.....他第一次离这个美丽的、圆圆的腰这么近！他多次幻想着能够非一非这个细小的腰，可是不能，他只非过园边那光滑的

大杨树……他把两只黑乎乎的大手* 在这个柔韧的腰上，用力往上举起来，嘴里快乐地喊着：

“很好的！很好的！……”

“死老得！水蛇腰！”小雨在空中蹬着腿，尖声骂着，生气地从他手里挣扎出来。

这时候小来手里提着两条黄鱼跑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对小雨说：“熬汤给得哥喝吧……”

小雨涨红着脸望着小来，没有做声。停了会儿，她快快不快地接过黄鱼，咕哝着：

“有葱花吗？……”

十五

秋天即将度过。

最后几穗葡萄，是由小来一个人看护的。那一天晚上，当小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茅屋时，发现屋子空空的！他仔细瞅了瞅屋里，看到炕上只有他自己的被子了，白木桌上，是老得的蓑衣；蓑衣上面，留下了老得刚写下的一首诗：

“小来弟，我老得走也/天下这么大/我走到哪里，都不怕/挺起腰杆，做个好人/一辈子不受恶人欺压……”

小来扑到了蓑衣上……身后有什么响了一下，他抬

起头来，见小雨眼睛红红的站在门口，一动不动地向里望着。

“小雨，得哥……”

“得哥走了……”小雨呆呆地望着老得常睡的地方说。她倚在了门框上，两肩抽动起来……

这天，好多人都知道了老得走掉的消息。人们一群群地拥到茅屋里，长时间默默地坐在老得休息过的大土炕上。他们坐在那儿，有时听到门外大青的呼唤，以为老得又回来了，就一齐推门去看：外面，再也没有老得了，只有一片浓绿的葡萄树在风中抖着枝叶……

后来，王三江也知道了老得突然走掉的消息，有些慌促地赶到了茅屋里。

小来哭个不停，但他见了王三江，立刻擦干了眼睛，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儿。

王三江声音低涩地问：“小来，你知道老得哪去了吗？”

小来只是望着远方的葡萄树，就像没有听见。

王三江又问了几句，问不出，就急匆匆地转到隔壁看了看，背着手走去了……但没有走出多远，他就听到了一声怒喝。回头看去，小来满脸红涨，正放开喉咙向着他大声喊道：

“挺起腰杆大步走/使劲甩动两只手/做人就做条硬汉子/黑暗的东西，都要藐视——！”

王三江打了个愣怔。

“都要藐视——！”小来又迎着 he 大声喊一句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天慢慢寒冷了，地上铺满树叶。小来和小雨都消瘦多了，他们牵着大青，蹒跚在葡萄园里、大海滩上……白色的沙滩上，到处是赤身裸体拉网的人们，小雨看到了，就赶忙转身跑开。白白的网浮儿漂在海上，上网之前，拉网人愿将赤裸的身子躺在温热的沙子上。小来太思念老得了，他几次一个人跑到他们近前，将仰卧在沙滩上的小伙子误当成老得……

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伙子面向大海搬起一块磨扇般的黑礁。他还是第一遭见到这样有力气的人，禁不住惊讶地张开了嘴巴——小伙子把礁石举上去，举上去，两个臂膀的肌肉聚成几个疙瘩，颤抖着，慢慢地又渗出一层油来。那大石块多沉啊，他的两只脚都深深地陷到了沙子里……礁石终于举上去，举过头顶。强劲的胳膊，铁钳似的手掌！这简直是力的炫耀啊！……“哎呀！哎呀！”小来在心里惊叫起来。

这时，不远处的海上老大呼喊起来，小伙子听到声音，迅速抛掉石头，向着长长的网纲跑去了——小来突然看到他的腰扭动了一下——多么熟悉的扭动啊！

“老得！”小来惊讶地蹦跳起来。

“得哥——得哥——！”小来呼喊，奔跑着。

“哟——使足劲那个哉！哟——！”

“哉！哉！……”

海上老大用粗亮的嗓门呼叫起号子，人群都靠在黑色的网网上。小来的喊声和海浪的拍击声、号子声合在了一起，立刻给淹没了……

这时小雨也从一边走过来。小来向她指点着那个消融在人流中的身影……

大海的边缘变薄了，又皱成一朵朵花儿，向脚下平展的沙岸抛撒着；它的那一边，则和瓦蓝的天空紧紧缝合在一起，一片片白帆，就永久地停泊在那蓝天碧海的交接处了……

远处，一群黑红的、赤裸的身体活动起来。号子声震人耳膜。小来和小雨呆呆地站着。大青跳在了那块抛下的礁石上，昂头看着涌动的人群，像凝住了一般……

小雨望着茫茫的海水，眼泪一串串滚落到她的风衣上……小来望着她，又伸手给她擦去泪水。他咬了咬嘴唇，坚定地对她说：

“总有一天，他会回到葡萄园里来的，和铁头叔一起！”

一九八三年七月——一九八四年六月
起草、修改于青岛、旅顺、北京

请挽救艺术家^①

给局长朋友信

—

我本来要去你那儿，但这里有事走不开。写信也一样，我想你会重视这件事的。我此刻的心情很急切，怀着这么一线希望。我接到了一位好朋友的信。他原来曾和我在一起工作，几年前调到了你们市里的一个区电影院。从信上看，他现在的处境糟透了。我心里很难过，但又帮不了什么，只好求助于你。你离他比较近，更重要的是，文化局长是你朋友。你跟局长讲讲，让他随便关照一下，哪怕是去个电话也会好一些。总之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。真难为你了。

^① 最初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1988年第10期。选自小说集《如花似玉的原野》。

他叫杨阳，今年二十七岁。他画油画，怎么说呢？说他画得多么多么好，大约你会嘲笑我。不过我讲出真实的感受，也就是我感觉得到的这个人，大约你不会取笑我。他几乎没有发表作品，也许只发过一两幅黑白插图也说不定。先后考过两次省艺术学院，没考上。他的事一直使我耿耿于怀，我怕他这样的人对付不了如今的生活。简单点说吧，我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。

或者这样说，如果不出更大的意外的话，他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。

我想象的意外大概有两方面。一方面是他这样的性格不能取得周围的谅解，他又接受不了来自环境的各种刺激，接下去性情更坏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那时候他身体也糟了，精神也垮了。一句话，他完了。另一方面是他如果恰恰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——这个时代有一个不识好赖艺术、不识大才的毛病，可以叫做艺术的瞎眼时代。这种时代无论其他领域有多大成就，但就精神生活而言，是非常渺小的、不值一提的。这种时代往往可以扼杀一个艺术家，使他郁郁萎缩，最后在艺术的峰巅之下躺倒。总之，他差不多也完了。我现在还来不及为这一方面担心，你知道，我担心的是前一个方面。

他在那个电影院里画广告画。那儿其实什么都上演，你知道这种场所是弄钱的。主要是武打片，偶尔也演演小戏、杂技和魔术。杨阳倒不在乎这些，他反正只

是画广告罢了。据他信上讲，他的广告画在四周是有口皆碑了。不过是否对影院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他倒没提。你知道他过去在省里工作，后来得了病，病得较重，需要人照料，就要求回老家。那时候可能是疾病的影响，他显得急不可待，恨不能立刻调回去。我对他说，你来省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要走也不用那么急，再说病也稳定住了。我的意思是走也可以，但要联系一个好点的单位。他说自己目前能到一个搞艺术的部门最好了。他说到这上面就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。他说如果能上区文化馆什么的，也很棒。我给他联系过几个地方。有个文学期刊需要美编，我就推荐了他。可后来没成。人家找画家看了他的画，说不行不行，他的画连造型都不准。再说又无学历。接着又联系了几个类似的单位，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杨阳。他万念俱灰，又想起了自己的病，就急急忙忙地联系了老家的几个单位，收拾行装了。

现在讲起这些我真后悔。我应该拦住他才好。因桌子也会发生冲突。我不敢说有很多人喜欢他。领导一次次批评他，连一些毛小子也要找茬儿训训杨阳，再跟领导汇报说：“我们又批评杨阳了！”……差不多所有人都嘲笑他的画。人们似乎不能容忍在这样一个大机关工作的人在纸上画来画去的。要说的太多了，总之是他该离开这儿。他走的那天，我和爱人起早去送他。记得那个

秋末的夜晚，下了冰凉的雨，我们一路都踏着残破的落叶。

那个市的文化局并没有让他搞专业。他们推脱说文化馆的人员超编，让他去电影院画广告。杨阳没有太多抱怨，干得挺来劲。除了画广告，他还要打扫卫生，抓逃票的人，等等。他尽管不太情愿，但总还是按影院经理的要求干了。事情糟到如今这个地步他也闹不明白。经理一天到晚对他吹胡子瞪眼，骂得非常难听。他有时真认为一个人刚开始搞艺术，无论如何还是呆在大城市要好一些。那时候我更多地考虑到他在这个大机关的窘境，考虑到他的疾病。我想他离父母毕竟近了，那样会好得多。在这个大机关里，搞艺术的人天生就不能容身，各种烦恼都汇拢到你这儿，使你招架不住。杨阳当时二十多岁，刚来这个机关时也不过十几岁。他怎么得了这么重的病，我完全清楚。他也许真该走，回到他那片土地上去。也许他回去了，病也就彻底好了，我心里渴念着会发生这样的奇迹。老家来函，同意他回文化局工作，具体工作待定，大约要到文化馆画画之类。杨阳高兴得很，似乎这一生的问题都有了着落。我当然也松了一口气，替他庆幸。你知道，在这儿他会彻底给糟蹋了。他似乎特别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工作，因为他实在受不了。经理让他干这干那，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怒斥，还扣掉他的奖金，故意羞辱他，不让他画画。你可

能不知道，艺术天分很高的人往往有极强的自尊心。经理想方设法折磨他，还说：“比你个熊样儿强的我不知制伏了多少，你算个什么玩艺儿！”影院里分配宿舍，故意让他提要求——他与好几个修理影院房屋的民工挤在一起，身上爬满了虱子，他要求换换地方。经理哈哈大笑，说行行行。结果是新宿舍没他的分，还把民工中最脏的一个老头子塞到了他们已经极端拥挤的屋子里。他没办法，只得设法求人找了一间民房。那儿离影院稍远一点，经理就偏让他做夜班守场子，还要赶早班打扫卫生。只要来晚了一步，那就一定要大会批评，扣发奖金。杨阳要求调走，经理说：“没门。”杨阳连起码的自由都失去了保障。有一次他母亲病了，从另一个区里打来电话，办公室的人接了，说一声杨阳不在，“砰”的一声就扣了。他还常常丢信，有一次就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我给他的信。

最奇怪的是杨阳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经理。他真的不知道。我回想一下他在省里工作的情形，发现当时他对领导的厉声厉色也常常表现出迷茫。他好像什么也没做错，又什么都错了。

大体情况就是这样，你或许会根据这些找到一点办法。注意，听说经理与文化局长也是朋友，不要在局长跟前说经理的坏话。你只说杨阳还小，不懂事，望他们照顾一下就行了。我不知道你与经理跟局长谁关系更深

一些？总之你会找到适合你的角度的。也许这些在你看来不是什么大事。不过你千万帮帮忙，你相信我对他的判断吧，他需要你的手，真的。

二

信悉。你信中问杨阳与经理矛盾的根源在哪？这可得让我好好想想。不错，你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。杨阳的来信又多又长，我曾竭力从字里行间分析着，问：到底为什么？

看样子经理是下决心要折磨折磨他了。这决不是一般的矛盾。杨阳说自己平时太拖拉，不会待人接物，甚至是没有给经理送礼，等等。我想这些都可能酿成矛盾，但不会是关键。他们之间肯定还发生过什么更大的事情，不然对方不会这样想方设法去整一个涉世尚浅的年轻人。我的每一封信几乎都要探根问底，想找出症结来。他的来信只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，什么刚到影院时给经理画了一幅像，画得太像，惹经理不高兴啦；什么有一次见经理爱人在街上扛着一块纤维板没有帮她一手啦。我知道这是被我的信逼急了，他挖空心思追记下的。怪可怜人的，看来他真的搞不明白。

有一次他来信中无意间流露出这样一件事：经理的女儿从师范学校放假回来，曾去看过他的画。她长得不错，真不像是经理的女儿。她来了两次，那副神气他很

讨厌，等等。我看了心中一动：是否因为恋爱婚姻问题伤害了领导呢？你会明白，这个问题有时是很敏感的，特别是基层一些干部，自尊心都是很强的。比如说如果经理的女儿对杨阳有意，而经理也有这个想法，那么杨阳不理睬，拒绝了，经理就会觉得受了侮辱。发展下去，杨阳工作中是吃不消的。这都是我的假设。我后来直言不讳地在信中问了杨阳，问他有没有这种情形——经理方面直接提出的、或者仅仅是暗示出来的。我让他不要急于回答，最好是仔细想想，想想他的女儿那天都说了些什么，以及经理在他面前是怎样议论自己女儿的。更主要的是影院其他工作人员有没有人在他跟前说起过经理女儿，并有过试探性的话？杨阳停了些日子才回信。他差不多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。只是他又如实地追认了关于别人在他面前议论那个姑娘的几句话——那天中午他正和两个人在影院门口安放广告牌，经理女儿从一边走过去了。其他两人都是经理的小耳目，很受重用，可他们这会儿远远打量着，说她的黑裤太紧了。杨阳信上写：“总之，他们说得很下流，我没法告诉你。”

杨阳是个非常腼腆的人，十分内向。我曾经担心他永远学不会与女孩子相处。我不相信一般的姑娘会去爱他。他长得很瘦，背好像永远挺不直。我那时常用一只手顶住他的腰椎，用另一只手使劲扶他的胸部。他笑

着，说：“真是的。”那大概是说这样没用吧。他几天里也笑不了几次，好像永久地思考着什么。可是他如果笑起来，就会真正地笑一次——我从没有见过比他笑得更真更纯的人。那双眼睛完全像孩子一样，天真无邪。他笑了，两手垂在身侧，或者插在衣兜里。这个时刻如果我跟他说什么，他或者心不在焉，或者干脆不予回答。好像这一段时间在他那儿是专门用来笑的。他是可爱的吗？我觉得是这样。但更多的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我们机关那时候姑娘不少，她们看也不看他一眼。临近的一个单位有一位四十余岁的姑娘常过来办事，互相之间都很熟悉。她比较漂亮，只是脸色不好，走路时轻手轻脚的。她十分喜欢杨阳，常盯着他的脸目不转睛，说：“小杨阳，小杨阳。”有时还用手去抚摸他的头发。杨阳很不驯顺地一昂脖子跑开了。有一段时间杨阳负责保管图书，那个姑娘借走了很多，逾期不还。杨阳因此与姑娘恼了，她在楼梯上小步跑着骂：“你这个小瘦猴……”当然，杨阳在画画中也有了他的女友，但那是后来了。他们最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你看，杨阳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在这儿的姑娘眼中不是出色的青年，在你们那个小城里呢？我想经理女儿不会看上他的，他们的矛盾也不会由此而生。当然，这事你还可以考查一番。大概不会有什么事。

仅仅从信上了解情况是不行的。你最好能到他那儿

去一趟。如果能住上几天就更好了。你可能发现什么线索。一切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，因为那个经理，虽然官职不大，但也要管理一个影院，一般情形下不会花费这么多精力去对付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可是杨阳对我隐瞒了什么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信赖我，寄希望于我，盼我能找熟人把他调出或是怎么的。他明白：我需要最真实的情况。

三

我在梦中见到了杨阳，他的样子使我一整天都不高兴，急着要给你写封信。这样也许会好一些。我见到他瘦骨嶙嶙，面色发乌，头上长了青苔。我去握他的手，他的手冰凉冰凉。他领我到他的屋里去，我就跟上他走了。在一个大影院的地下室里，黑咕隆咚的，我不知踏过了多少台阶。空气越来越湿，气味难闻极了。有蝙蝠从里面飞出来，把粪便甩在我的身上。又走了一会儿，见到了一线光亮。杨阳说到了。我一看，地上渗着水，铺着稻草，卧了好多男女。我凑过去一看，见他们都是麻风病人。我的心颤抖着，贴着滴水的墙往一边挪动。好不容易到了杨阳的小床跟前。这是一张小木板床，为了与麻风病人隔开一点，四周都挂满了画。我坐在床上，满眼里都是画。画的是各种各样的人，其中有少女，也有麻风病人。他们残缺的四肢使我不敢正眼去

看。杨阳说他们在他们中间惯了，终于可以画他们。这里有天然的模特儿。正说着话，杨阳的咽喉被什么卡住了。我转脸一看，见一只黑红的手从画页间伸出来，卡在杨阳脖子上。不用说这是个病人，我尖叫了一声。后来我醒了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这个梦当然是不祥的。伙计，你来解解这个梦吧。

一整天我都感到有些恐怖，爱人问我怎么啦，我也没有回答。杨阳的实际处境幸亏要比梦中好。他的事近一年来成了我很大的心事。我现在甚至想，杨阳会不会一气之下做出什么让人吃惊的事呢？你知道他的性格让人担心。他成天不说话，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一旦行动起来是很莽撞的，又没有人和他一起商量个事情。他绝对不能没有朋友，可如今偏偏就没有！我有个过分的要求，我想请你接信后去看他一下。哪怕谈五分钟也行。你把见到的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。他的住处糟到何等地步，这是我尤其牵挂的。

上次我信上讲他离开了和民工合住的小屋，自己找了房子，但房子太远，经理又瞅这个机会治他，现在很可能又搬回来了。如果这样，算是糟透了。你跟局长谈话时，可不要忘了房子的事。杨阳如能有一间宿舍，在外面受够了气，回去还可以轻松一下。现在连这样一个地方都没有。他现在的住处比在省城机关里还要差，这

是我远远没有料到的。那时这儿的宿舍太紧，单身汉不可能一人一间。杨阳与另外四人合住一间小平房，潮湿得很。那四个人都属于“积极要求进步”一类的机关干部，这类人不用说你会很熟悉。他们简直不给杨阳一点好脸色，下班回来时常常教训他、调弄他。杨阳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写生，有时回来稍晚一点他们就不开门。那四个人刚刚从下面调上来时我见了，一个个穿得很土气，当然也比较质朴。由于杨阳早来二年，他们自己显得很自卑，抢着与杨阳说话。两年之后，他们渐渐认识人多了，没事常到处长科长家串门，知道杨阳是机关里不受欢迎的人，于是就变了脸。四人之间也勾心斗角，但对付起杨阳来却是非常一致。这个嫌他的画“恶心”，那个就说“油漆味顶鼻子”，弄到最后就偷偷踢杨阳的画。有一次杨阳气得再也忍不住，一气之下抓起了一块砖头，他们吓得赶紧跑了。事后他们一齐去找科长报告，又找了副局长，说杨阳犯了精神病，要杀人。

杨阳当然精神健全。奇怪的是当时几乎全机关的人都认为他或多或少有点不太正常，他们眼里的正常，当然是与整个机关的气氛色调完全相一致的那一切，是一个人的极大的改变自己和掩饰自己的一种能力。面对生活，特别是这个城市的生活，一个人的忧虑多思、常常沉浸在某种情绪之中，是完全正常的。一个热爱艺术的人，一个有着如此良好素质的人，面对最丑恶和最绚丽

的，不能不长久地陷于激动。至于那种所谓的“敏感”，也是完全正常的。人的各种器官不应该退化，他本来就应该敏感。不然麻木痴呆才算正常。在这个机关里，一个人要进步，首先要学会忍耐，要收敛起一切创造的能力和才华，要克制活鲜蓬勃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冲动。总之，要变得真正地平庸，而绝不仅仅是伪装出的一种平庸。

更可怕的是那些来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的压力。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，就像在一个气压失常的世界里，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无法忍受而跟你抗议、捣蛋，你本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首先是憋闷，是左胸胀痛，是极度的烦躁。那是什么器官在抗议？是心脏！是人体的动力源头！你忍受着，而且，要长年这样忍受。因为你没有办法。你向无色无味的空气抗争呼叫吗？在我们这个机关里工作，总有类似的感觉。你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像空气一样，无色无味。他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，有着同样的音量和微笑说话打手势的方式。他们见了领导一律围过去，见了客人一律握手，见了颓废现象一律谴责。没有什么不正常，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。这是费时多年、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修造出的一张奇怪的、富有弹性又极为执拗的网络。一个人想突破这张网是不可能的。你用尽全身力气在网眼那儿挣扎，那张网于是极有礼貌地随你的挣扎凸出一块，迁就着。

但你的力气渐渐使尽了，它就缓缓地用固有的弹力把你收回来，收到原地、网的中央。你如果不甘心，当力气缓过来时不妨再试一次，但我敢担保结果与以前相同。你只有坐在这张网的中央。

我体验到，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无时无处不在，那就是要把生命扭曲、要它改变本色的一种力量。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要与这种力量搏斗的，最后弄得精疲力竭。这种抗拒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，并且永远不会终止。大多数人，比如杨阳，他们与之搏斗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无从明确，所以才充满焦躁和烦恼。生命之火本来就应该熊熊燃烧，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力量要将它熄灭，都会遇到顽抗。维护欲望和个性，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。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杨阳的坚韧不屈和勇敢。这与他衰弱的躯体几乎是不相符的。他一声不吭地画下去，不停地创造，不理睬那些白眼。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是必然的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我就惊讶了。真的，他天真质朴，他没有别的生活方法……

你去时如能多留意一下他婚姻方面的想法并对他有所帮助，那就更好了。他大约回去后通过别人介绍或别的方式认识了两个女友。一个早断绝了往来，另一个他正犹豫。这方面的问题我想也会是造成他痛苦不安的重要因素。我觉得他对两个姑娘都不怎么爱，谈不上什么炽热的爱情。前一个是个修鞋厂里的女工，据他说样子

虽不太好，但很“古怪”——这个词你不了解它的独特含意，它在杨阳那儿是“极有特点”、“有韵味”之类的意思。他们谈得不错，她从厂里偷出一种布让杨阳做画，两人还去河边上散步。后来是女方的父母打听出杨阳在单位“干得不好”，“没有前途”，就硬逼姑娘离开了他。他开始苦恼，后来也就无所谓了，因为一开始就不是那种铭心刻骨的爱。后一个完全是别人撮合的，是郊区的一个打字员，人长得也不错，只是有轻微的狐臭。这倒不要紧。要害问题是她想借此缘由调到市中心机关工作，这就没有多少意思了。但她似乎缠住了杨阳。他又很软弱，经不起温柔的手掌。

四

不知你去了没有，我又想起了要紧的一件事。如果你去之前接到这封信就好了。我想请你当面劝阻杨阳，不要让他再那样画那个打字员了。这本来是个平平常常的事，可在那个地方容易弄成一件新闻。杨阳在来信中流露过这个意思，说如果经理知道了也许会抓住这件事做个大文章。不过他信上说为了艺术，永远不会对这些愚昧丑恶的东西让步。我在给他的信上表示了忧虑，但并没有干脆地制止。就他目前的处境看，这样也许不妙。

那个打字员是主动让他画的，做各种姿势。但没有

画裸体，尽管杨阳很需要。顶多是她少穿一点衣服。我从信中分析了一下，打字员让他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她想借此与杨阳多接触，巩固两人的关系，进一步将他缠住；再就是让另一个人画下自己来，她也觉得很有趣。杨阳曾寄来了关于她的三张素描，我想那是满动人的。你想，由于对方这样做的目的性不纯洁，他也就没有必要和她合作下去。再说我更担心的还有其他的问题。杨阳毕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，对于异性的热情燃烧起来，也许会把理智抛到一边的。那时他肯定会加倍地痛苦。还有，那个姑娘的品行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。如果她为了达到与其结合的目的而胡缠起来，拙讷的杨阳会陷于非常难堪的境地。

还有经理。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收拾杨阳。那时候他可以理直气壮地骂流氓了，甚至做出更卑劣的事情。这样的事还是想在前面好。

我之所以让你当面劝他，是因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。你给他分析一下利害。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在这儿的机关里工作时，他常懊恼地对我说：“人体！必须画人体！”有朋友给他走了后门，让他去艺术学院画过几次裸体模特，他恨这一切开始得太晚了。你想他目前在一个小城里，遇到一个可以画的人是多么不容易。他不会轻易让步的。但他还是必须忍耐一下，也许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。

你从他那儿回来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最好按我写的地址到他父亲那里去一趟。那是一个老实的退伍军人，曾经在朝鲜战场负过伤。你去了之后，跟老人讲一讲杨阳，使他相信他养了个好儿子——过去这位老同志是这样认为的，可如今不行了。一个在战争年代过来的人，见自己的儿子在单位上没有工作好是非常气愤的。他不相信儿子做的那一切都是有理的，常常写信去责备，用命令的口气让儿子停止画画。他没法明白他的儿子已经没法停止了，就像难以突然间终止自己的生命一样。父亲的态度使杨阳感到压力很大，因此放假的时候都不想回去了。那个老人认为儿子在省里的大机关工作是非常光荣的，如今得了病调回来，虽出于无奈，也算做一次可耻的退却。

五

真感谢你去看了他。你所看到的一切或许比我告诉你的还要糟，这真不幸啊。我写到这儿，隐隐地觉得这不幸绝不仅仅是属于杨阳自己。

你观察了，询问了，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劝解。可你说对杨阳与经理难以调解的矛盾更加茫然了。你说你一直在试图弄清这种矛盾的症结在哪里，见了杨阳以后，变得越发糊涂了。

好像杨阳与经理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我相信你的话。所以我对于经理一班人如此迫害一个手无寸铁（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汇！）的年轻人而感到无比的愤怒。我心中无法压抑的郁愤使我坐卧不宁。为什么，凭什么？他严重地伤害了什么？他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吗？你亲眼看见了他是一个什么人——面色苍白，瘦弱单薄，一双腿像儿童一样细，站在那儿颤颤悠悠的。

你一定会记住他的眼睛。我以前也跟你描叙过这双眼睛：深深的，亮亮的，透出了莫名的忧伤。这眼睛望着我，常常使我不知所措，好像要做些什么，又不知道怎么去做。不是这眼睛太复杂了，而是这心灵的窗洞太单纯了。一切都在这双眼睛面前化繁为简单，变得质朴无欺。

我像你一样思索着怎样去缓解他与周围的矛盾，并力图找出其中的主要因由。看来一时无力做到。正像你信中所说的，他按时上下班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一如既往地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任务。他不知道经理为什么恨他恨成这样——有时像是对他发泄着什么。这些当然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抗争，但由于来自父亲和其他方面的压力，他的忍耐已经快要使他发疯了。

这里面简直像藏下了什么谜一样。每当我无力破解的时候，我就想从与他相处的那几年的情形中推导出什么。在这个大机关里，我说过，他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从

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对领导的指示也总是服从。不一定从哪个方向伸过来什么东西撞击他一下，使他晕头转向。他瞪大一双吃惊的眼睛四下看着，怎么也闹不清原因。我们的机关大楼很高，平常不开电梯，上下楼的人都走楼梯。我现在还能回想出杨阳急匆匆地在楼梯上奔跑的样子。他的头发被汗水粘在额上，一个人跑着。其他所有人都手搭扶杆，缓缓地踏着台阶。杨阳瘦瘦的身影在栏杆空隙里闪动着，很像一只小鸟在挣扎。我当时不知道，他那会儿病已经很重了，可他像我一样毫无察觉。他在楼梯上跑着，性子很急，老处长皱皱眉头说：“胡乱跑什么？”杨阳赶紧放慢了步子。他像别人一样缓缓地踏着台阶，有时离别人近一些，又往一旁闪一闪。有的老同志厌恶年轻人挨得太近，生怕把自己挤下台阶，就用眼角扫着他。杨阳有时干脆立在一旁，孤零零地等候着。

这座机关大楼每到了午夜就变得幸福可亲了，因为只有这时候才是杨阳一个人。整整一天他都不吱一声，偶尔走出办公室，也要沿走廊边上蹑手蹑脚地走。办公的人们一声不响，这种气氛使杨阳大气也不敢出。他坐在桌子一边，两眼直盯盯地瞅着什么，有时眼神里突然有兴奋的火星在闪动，一只拳头不知不觉握得紧紧的。对桌的科长把眼一瞪，他的脸立刻煞白了。他怔在那儿，约摸有两秒钟，这才俯下身子去看文件。夜里，差

不多有一半的工作人员要回到大楼上加班。他们忙各种各样的文件草稿、搞无数的表格，一个个窗口雪亮耀眼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午夜，窗口一个接一个熄灭了，最后只剩下杨阳的了。他从自己的屋子探出头来，见到漆黑一片的颜色，一颗心乱跳——他不止一次对我描叙过这时的情景。他小心地走近墙壁的开关，一抬手使两盏灯亮起来。接着他把走廊上、楼梯上的所有灯都开启了。大楼内亮如白昼。杨阳一个人在走廊上大步走着，又踏上楼梯，噔噔噔从二楼跑到五楼、六楼，又下到一楼。他衣衫湿透，气喘吁吁，最后才回到自己的屋里作画。

他画个不停，如果是星期六的晚上，干脆就画个通宵。这时候的杨阳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两眼犀利得可以穿透纸页。他的瘦瘦的胳膊像一根有力的桑条，弹性十足，狠狠地挥来挥去。这样他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忘记了他处于一个庄严的大楼里。他告诉我，有一天深夜他伏在桌上睡着了，一觉醒来，想起要去干点什么。走出办公室，就飞快地往顶楼跑去。后来他跑到了阳台，这才记起是来取一个石膏模型的，白天他曾在这儿画过。取了东西往回走，踏上楼梯，觉得所有的灯都在映他的眼睛。他压紧一道栏杆往下看，见盘旋的楼梯围成的空间深不可测，下面灯光瓦亮。当他感到眩晕，就要离开栏杆时，这才发觉自己迷失了方向。到处都是一

样的栏杆和台阶。扶手上了红漆；还有黄色的门，全都一副模样。他一个一个拍打着，没有一扇门对他开启。他拍得手掌都红肿了，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那一间。他拼命地从上往下，又从下往上，在走廊上奔波着。可恨的强烈灯光耀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他用力睁开，泪水就溢满了眼眶。这时候他觉得自己这么孤单。母亲，他那么想念母亲——“妈妈！”他喊叫着，四处回响，就是不见一个人影。

从那次迷路之后，他再也不敢一个人深夜呆在大楼里了。可他又不愿回到自己的宿舍，与那四个人呆在一起。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在机关大楼上迷路，因为楼梯和走廊都是极其规整有序的，而且每个工作人员对这个场所都熟透了。杨阳不愿反驳我，我知道他是无须反驳的。他更多地与我谈着他的画。也说他现在最难以战胜的一种东西就是思念——“我想回去，去看妈妈。”他的长睫毛忽闪着，像说给自己听。

就是那个夏天，机关的一次身体普查中，查出了杨阳的病。他是最年轻的一个，但偏偏他的病最重——肝脾综合症，脾脏的血管随时都可能破裂。那时就会大出血，那么我们的杨阳也就算完了。机关门诊部不敢马虎，一边给他治疗，一边联系地方住院。大约住了半年院，他又被送到一个疗养院去了。我多次到院里看他，他跟我说的只是妈妈和油画。

你知道，杨阳的性情很可能是受疾病影响所致；但他的疾病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
写到这里，我又想到了他与经理之间所存在的可怕的矛盾。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搞不清，但都知道它是不可调和的。正像杨阳最终也没有被这所大机关所接受一样，那座小小的影院也不会接受他的。我甚至觉得，这个大机关的办公楼上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，惟独杨阳从来也没有过。他的办公桌所安放的地方曾经是他的位置吗？也说不上。发工资的时候有杨阳一份，仅此证明大楼上有杨阳这个人头。可发完工资，杨阳又哪去了呢？他走了，去医院了，疗养院了，后来又调回老家去了，终于大楼上无影无踪了。他消逝得干干净净。这儿始终不承认他该有一个位置，他如果坐在那儿，就与四周的一切分外的不和谐，最后他走了，生病了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。我依此推断那座影院里也没有杨阳的位置，像在这儿的大办公楼一样，他甚至连一点足迹也留不下。这座大楼至今还有杨阳的那张办公桌，不过是给推到了杂物仓库里罢了。因为人们都知道杨阳是得过重病的人，也就不愿使用他的桌子，害怕传染，所以只好搁起来。等到时间把杨阳的气味完全冲洗干净了时，也许会有人去搬出那张桌子使用。

我想我们挽救（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词）杨阳的工作正在紧迫起来。因为在那种恶劣的情形下，他的旧病

就会复发，那时候怎样诊治都无济于事，他也就彻底消逝了，连同他的油画一起。

给画院副院长信

—

也许您对我的推荐和请求感到有些荒唐。您接着会原谅地一笑，因为我是您的朋友，还是一个门外汉。不过我拒绝您的宽容和谅解，因为我要更固执地坚持说：他是一个艺术家。

我的判断愿意迎接一千个大艺术家的挑剔，甚至愿意等候你我都难以亲睹的时间的考验。是的，他是一个注定了要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艺术的人，是在人丛中闪闪发光的一个人物，一个只需用肉眼就可以鉴别出来的艺术家。

您看了他的作品也许会拒绝他。那样可真是太悲惨了。拒绝过他的所谓艺术家已经不止一个了，但愿您不要去凑热闹。您拒绝他的理由我会想得到，那就是您会认为他的技巧尚不圆熟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将无言以对。

不过我很快会直言不讳地问一句：对于一个艺术家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，在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诸多因素中，属于技术方面的东西到底有多少？不错，您

会说一个人在技巧上的磨练也许要花费一生的心血——但最终决定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，恰恰还不是这一切。决定的东西在于他是不是一个独特的生命。生活会自然地赋予这个生命很多很多，这个生命于是就成长起来了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只要接受刻苦的严格的训练，常常都会具有圆熟的技艺。而以技艺相传的，只会是一种行当，或叫做一种职业。而艺术，我的天，你能叫她是“职业”吗？

世界上有什么还会比艺术更好地体现生命的冲动和力量；有什么比艺术还会更贴近生命的本色和原力？

对于一个艺术家，他不能容忍从职业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工作，因为那样就包含了一种侮辱。而这一切正是别人所不能理会的。

我正是从以上的意义去鉴别艺术家的。我有我的原则，坚定不移。技术方面的眼障顷刻坍塌，我不相信自己莫辨真伪。我也许是一个低能儿，但我不能不忠于一种质朴的真理。于是，我只能毫无顾忌地向您进言：请您将世俗的一切偏见抛到一边，做一次勇敢的人，伸出双手去迎接一个有灿烂前程的人。

他的境况简直令人不能相信，可以说是步履维艰。他像很多艺术家一样，无法维护自己正常的生活。我想这方面的缘由您会理解。现在需要您做的是扶持他一把，尽可能地把他迎接出来。我想他在您的身边会工作

得很好，您四周的人也较能接受他，因为大家都在搞艺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想他是最适宜于栽培在您这样的花盆里，如果他在您这里也不能落脚，那真是令人悲哀。正像很多后来被公认的艺术家里一样，他现在还刚刚开始，一无所有，您当然要去看他的画，那是他的作品。您看吧，您可能一下子喜欢上了。不过他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。您见了这个随便的、有几分拖沓的小伙子，见了他的忧郁的眼神、薄薄的缺少血色的嘴唇、说话时有些颤动的嘴角，您会感到一阵隐隐的震动。

一个真实具体的年轻人站在了您的面前，让人不敢正视。

他可以区别于您所看到的一切人。而这之前也许您很少见过这样的情景。不是吗，生活中那么多人，人流汹涌，面孔陌生，但您会漠然地一眼扫过。他们身上缺少真正能够触动您的一些什么。这就是说他们太平淡了，似曾相识，缺乏更深层的陌生感。您没有感受到更具体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，带着丰富的汁水，欣欣向荣，而绝不是一个干枯的标本。他的任何像植物身上的茸毛和枝蔓都没被修剪，完整无缺。他没有被打扮、被修饰，与身边的那一群无法调和混淆——您一眼就记住了他。

谁来鉴别他呢？让汹涌而过的人群去携走他吗？不，他们会自然地淘汰他，认为他是一个在未来的路途

上连累别人的人。他站在那儿，极度孱弱，赤手空拳。可他对于人间的困苦特别敏感，见了悲伤和不平就会唱一曲抚慰的歌、抗争的歌。他纯洁无瑕，一辈子也不会饮酒。几乎所有的空余时光都被他牢牢地抓住了，他在那时刻里倾听天籁。您是个艺术家，我们的友谊也许很独特。我差不多等于手扯手地将他引到了您的面前。

您来鉴别他吧。

二

原谅我的冲动。也大概说了不少大而无当的话。不过那是我心中的荐言。现在我想，为了能把 he 尽快地调出那个荆棘窝，您只要让他进画院就行。您看一个画院中有多少杂七杂八的事情？他做什么都可以。

如果一开始就调来搞专业，恐怕周围会议论的，反而行不通。我们这儿的画院有一个门市部，经营书画纸砚，工作人员都是从待业青年中招来的，大多是女孩子。您那个画院是否有类似的地方？如有，杨阳去卖书画也很好。他在业余时间会学习画画。您是搞国画的，但在艺术上一定也会给杨阳很多帮助。

原单位放他走也是一个问题，这方面我正找人帮忙。他们不放他走主要是想捉弄他，让他精疲力竭，而绝不是喜欢他赏识他。这种勒索当然令人无比愤怒，不过我相信不会持久的。我正设法通过一个局长去解围，

如果奏效，他就可以调出来了。因而找一个好的接收单位就变得迫切了。他如果再调到一个类似影院那样的地方就彻底毁掉了。

您如能调他去画院，他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折，也许一生都难以再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。说起来太可惜，七七年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他只差一点没考进省艺术学院，但他的成绩可以上中专艺校。一位美术老师看过他的画，断言这个杨阳肯定是艺术学院的料子，不要贪眼前小利进一所中专。杨阳于是放弃了一个机会。后来当然艺术学院没有考上，原因与上次相同，文化课的分数偏低。

有个事情倒值得告诉您：杨阳在中学时曾参加过一次地区级画展，中央美院的一位教授看过他的画，说杨阳的天赋极高。他现在仍与教授有通信关系。

三

您对杨阳很感兴趣，这使我获得了某种安慰。您问他与影院经理如何酿成了这样深的矛盾，我却无法使您得到满意的回答。我的另一个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，并亲自去看过，同样没有结果。您怎么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？我又怎么回答您呢？

当然，我明白一个接受单位总要关心这一类问题的。不能糊糊涂涂地调一个人来。

但这个问题连杨阳自己也回答不了。他至今闹不明白经理为什么那么恨他，处心积虑地要折磨他。最近经理又有了对付杨阳的新点子，就是让他专门负责打扫场子——广告画让邻近一个工厂宣传科的人画。这使杨阳不能容忍，与经理大吵了一架，接着病了好多天。杨阳在那个区里不用说是最厉害的画家了，这会儿却连画广告资格也没有，这种侮辱太过分了。

我曾多次研究过他们之间的症结在哪里，但都搞不明白。我现在只能假设经理这个人有一种折磨人的癖好，是个虐待狂。不折磨别人，他就无法平静自己。我曾经听人说过乡间有一个狠毒的老太太，一生富贵，晚年令人咋舌。在告别人世前的五六年里，她残酷地蹂躏身边的人。她可以一夜一夜不睡觉，监督跪着的使女，让她头上顶个瓷碗。她发疯似的指使四周的一切，让整个大院里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奔波，别人不准大声说话，不准笑，连脚踏地都不准发出咚咚的声音。离她十几丈远的一个长工夜里打呼噜，她让人把他赶紧扼死——人们把长工偷偷赶跑，回来禀报说已经埋掉了，她这才舒了一口气。她要喝鸡汤，但不准许别人宰鸡，而是让人把鸡缚了翅膀和双腿递给她，由她亲自拧断鸡的脖子。她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也该记上一笔，因为这是绝无先例的。她大口呼气，眼看就不行了，儿媳抱着孩子说：“快哭奶奶！”小孙子伏在一张松弛的老手上，这

只老手抖着，却越收越紧，死死攥住了一只嫩嫩的小胳膊。小孙子疼得大哭，老手还是不松。一家人吓得喊起来，好不容易才把她的手扳开，见她已经过去了。再看小孙子的胳膊，留着深深的指印，有好几处流出了血。

这就是那个老太婆的故事。有些人年纪不是特别大，心态与她却差不多。他憎恨一切比他活鲜的、真切的、生动的东西。任何东西以任何方式展示出美丽的姿态，都要引起他的刻骨嫉恨。要与他平安相处，也许只有装出一副临近死亡、畏畏缩缩、垂头丧气的样子。他不承认生命的规律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来历，想像金石那样的刚劲不朽。他是世上最愚蠢的人，却要用这种愚蠢的刻度去统一一切。人类不能没有歌唱，就像绿色中必然要绽开鲜花一样。有些人喜欢寂死无声的世界，这样他的嚎叫才会显得惊天动地。你要让那样的人震怒是十分容易的，也是自然而然的。你的血液只要是鲜红的、滚烫的，只要还在奔流，他就不会容忍。这种恨看起来像是无缘无故的，但这种恨恰是最为可怕的。我之所以找不出经理与杨阳矛盾的缘由，其原因就在这里。为了什么事情闹到了势不两立、一个偏要将另一个制伏制死呢？谁也说不上来。

写到这儿我想与您讨论更多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为什么有人虽然也享受着艺术成果，但却常常对真正的艺术家表现出莫名的怨艾？这种怨艾甚至滋长蔓延，演变为

深刻的仇视，他们并且乐于展示这种冲突，显得自己格格不入。而在一定的时机，又恰恰是这部分人最容易附庸风雅，装出一副十分在行的样子，像抓住了一只麻雀那样，要把艺术拳在掌心里。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罕见——您是画院的领导人，大概见得更多。我想一些心智苍白而又品性恶劣的人，必然会表现出这样的变态心理。他们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，麻木不仁，百无聊赖，往日的放纵使他们如今已是无可挽救。但他们又不甘心让人们听到呻吟的声音，于是就放肆地谴责他们嫉恨的一切。艺术是心灵旺盛的泉水滋养出来的，所以那些心底枯干的人最容易迁怒于艺术。他们可以标榜自己是与艺术家格格不入的“另一类人”，而绝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颓废衰败的人。其实艺术家最为神奇又最为平凡，就像一粒沙子那样普通：他只是人类当中应有的一种现象，就像天空必然要发生的放电现象一样；他说到底是一种劳动者，是人的最本能的创造欲望的体现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仇视艺术家的人不仅天性顽劣，而且不可理喻。说到底，对艺术家的那种艾怨和仇恨也可以看做一部分人的本能，那就是出于对一种旺盛的生命力的恐惧和妒嫉。

再比如说，为什么艺术家的行列里能够潜下更多的浑蛋和无赖？他们奇怪的是偏偏要打扮成一个艺术家。这些人好比花蕊里的虫子，伪装成花朵中间活动的生

请挽救艺术家

请

挽

救

艺

术

家

命。这是不是因为一种劳动复杂到难以言说的地步，反而更容易掺假？它不可言说，只能用一颗心去默默体察，因而沉思不语。一个伪艺术家是难以识破的，即便辨认出来，也不容易说得清晰。人们提出的证据只能是一种感觉，而人世间的任何法庭都是排斥感觉的。有的人说到底是人世间最懒惰的人，游手好闲，惧怕劳动。任何物质生产都是可以触摸的，实实在在，可以用尺量，也可以以数计。那儿没有他的藏身之地。于是他就选择了精神劳动。这种人的贪婪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，他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，常常使用最残酷的手段，用真正陌生的方式去把艺术家们击倒。更为恶劣的是，他们是那些仇视艺术者的天然盟友，内外勾结，险恶非常。

我不知道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多么难。他们除了因为沉浸在那样一个瑰丽的世界里痴迷忘返、懵懵懂懂、不知不觉被脚下的自然坎坷绊倒而外，还要提防另一类人从后脑那儿伸出的棍子。任何打击都首先指向大脑，因为那是人的核心地带。他实在太需要保护了，太需要谅解了。这样的艺术家不仅在熠熠生辉的时刻里需要援助，而是从刚刚起步时就要有人扶持。杨阳就是这后一种情形。你问他与经理矛盾的原因，我不能回答得更具体了。您是副院长，您比我更有资格回答——请原谅我的刻薄。我只是要求您能赏识他，帮助他。我觉得您在献身给艺术——既然这样了，那么我的要求就不过

分了。

我这次唠叨得可不算少。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您可以微笑着看待我的激动。您只要明白，我的激动是因为我要给您推荐一个艺术家，他很困难，他很年轻，他很危险！您明白这些也就行了。就写这些。

四

把他来这个大机关以前的情形告诉您吧，您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处境。整个过程简直是一个悲剧，我极不愿意谈它。

那是杨阳两次高考失败之后的最沮丧的日子。街道上请他画一些宣传画，他干得非常卖力。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和焦虑，他把那些画画得又大又亮。各种颜色向人直逼过来，看上五分钟，像被各个方向伸来的拳头揍了一顿似的。他握笔的姿势让街道上的人觉得好生奇怪。他们认为的画家只是平常在街头阳光下给人画肖像的人——那些人两眼如鹰，戴着老花镜，小心地捏紧一根碳梗硬描硬描。那才是画家哩！而杨阳瘦弱不堪，站在竹皮做成的长条脚手架上，衣服被风吹得皱到了一边去。小家伙的大笔往上一捅一捅，一会儿就捅出一轮太阳一片田野。围着观看的人真不少，老太婆们吸着嘴，发出“夫夫”的声音。

观看的人当中有一个络腮胡子的人。这个高个子，

五十多岁，两眼生得很厉害，看上去醉眼矇眬。当时谁也不知道，就是这个人要决定杨阳的命运。

他一连几次来看杨阳画画，他是省里一个大机关下来招选干部的，是一个处长。他毕竟在大城市工作，并且他的儿子也学油画，他慢慢看出了面前这个小伙子是个“好材料”。当时他的心有些痒，走开两步又退回来，最后大概下了决心。

第二天，他向当地有关领导提出：这个人要带到省城里去。

这个消息震动了半个城市。人们都为杨家的人高兴。那个大机关的名字可是吓人的，去那儿工作当然了不起。杨阳的父亲是退伍军人，老人无比兴奋，没有商量就一口答应了。杨阳当时也觉得非常愉快——虽然他已经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因为他酷爱画画啊。他高兴的是作为一个人，可以初步结束在十字街头上徘徊的尴尬了。走吧，去省城！去那个大机关！

就这样，杨阳被处长带走了。他启程之前曾在被窝里想过，这回要亲眼见到那座更大的城了！他要把城里的所有楼房、甚至是所有的窗户都画下来。他会见到很多很多的画家，结识很多很多的画伴。什么也别想阻挡他，他要画个天昏地暗，不停地画，把居住小屋的天棚、地板、四壁，全都画上鲜亮优美的图画。那时他就算居住在图画之中了。他甚至想过要在将来寻找一位美

丽的体积很大的姑娘，把她也画到画里；如果她愿意，他完全可以把她的身上也画上画，画上美妙的阳光下的水滴和绿色的蜻蜓，画上红艳艳的果子……第二天启程了，第三天就来到了省城。

他不觉得省城有什么好，黑色的烟雾漫在空中，他从车窗往外看了一会儿，后来一抹脸，抹下两点油灰。油灰是从哪里来的？

开始分配工作了。处长把他交给了副处长，副处长又把他交给了一位科长。科长是南方人，说一口古怪的普通话，并用这样的话扼要介绍了机关的性质，此次招选干部的标准、目的、其他要求，等等。接着，与杨阳同来的一大帮子人，都被送到一个机要训练班上去了。

杨阳这才知道大家都来做机要工作。训练班的纪律难以想象的严明：吃饭和上操按时准点，站队报数；一个人不准外出，走得稍远了必须报告；信号灯一亮，要马上坐在操作台前；一分钟内拍打多少码子；准确而迅速的换算……杨阳适应起来也快，半年下来，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准确无误。在整个训练班上，他的各项成绩最好。又停了半年，训练班结束了。生活虽然依旧紧张，但毕竟不是在接受训练了，这就松弛了一点。杨阳于是又想到了他的画。

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像害了热病似的，坐卧不安，口渴烦躁，一双眼睛里有什么在燃烧。周围的人找来了科

长，又找来了那个目光矍眈的处长。处长看了他一会儿，当证实了人们报告的事情属实时，就慢声慢语地说：“杨阳，你可要努力啊，不要使领导失望。”杨阳紧紧地盯着处长，几乎是喊了一声：“处长！我要画画！”处长一愣，立刻摆手：“不行，你是个好材料……”

杨阳哭了。他再没有吭声。

最可怕的要算值夜班了。那时候整个大楼漆黑一片，只有杨阳一个人。他害怕极了，但夜里偏偏记起的是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。他一闭上眼，就看见无数的鬼在长长的走廊上跳舞，五颜六色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突然信号又响起来，“哇哇哇，哇哇哇”，像小孩子哭一样。紧接着红灯绿灯交错闪亮，自动呼叫系统也发出声音来。杨阳搓揉着眼睛，一颗心噔噔跳着奔向操作台。工作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时间，也许只是演习，但杨阳从工作台上下来，再也睡不着了。白天要照样上班，因为值夜班轮流安排，每人在工作室睡一个星期。

杨阳在跟我叙述那时的情景时，常常要不时地回头看看，好像那段生活就在身后一样。那时他已经不做机要工作了，离开了操作台，做了机关资料员。那个处长好像失望得很。

他被调离机要岗位是必然的。因为他后来不顾一切地画了起来，痴迷了一般。我曾见过他画的一张操作台的油画，那真是一幅杰作。我认为肯定是杰作。我不相

信有人可以产生如此奇异的联想。在机要操作室里，一切都是依靠坚硬的逻辑而存在的。每一个衔钮都是严厉的，冰冷的。而杨阳却让它们有了热情，有了生命；连飞旋的电波也有了光色和性别。您如果看到这幅画就好了。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当时望着这张画，身上一阵阵燥热。您看到的会是人间一块特殊的田野，上面衍生了一些特殊的生命。生活中灰迹处处，蛛网丛生，只有火热的电波在歌唱。那些密密的按键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击中了，痛苦欲裂，嚎叫声使人发疯。红的灯绿的灯摇曳不停，像升上半空的水莲。自动呼叫系统的鸣声器像人的眼睛，怪异、深邃，蕴含了深深的愤怒，张望着所有的人。看不见的黑暗处好像存在着另一只独眼，那仿佛是一个老人的目光，一会儿善良一会儿狠毒，无声地笑着。风在吼叫，机关大楼的尖顶摇震起来。只有操作台正上方的工作灯像一只蜜桃，水灵灵鲜活可亲。一群蜜蜂卷成筒状，在窗外旋动，背景是中间蚀了黑洞的银月。电火花响着……这样的一幅画。我无法讲得清。最不幸的是它被副科长看见了，于是很快传到了处长手里。

我以前说过，处长的儿子也是画画的。处长看不懂杨阳这张画，就回家给儿子看。他的儿子一把抢到手里，盯着画大口喘息，不愿吃饭。后来，他用拳头擂着桌子，不知为什么哭了——这是处长后来跟别人说的，

具体情况不得而知。反正是那张画再也没有送到杨阳手里。只是不久处长儿子来找杨阳了——杨阳接待了他，谈着，沉默着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突然处长儿子插上了门，返身坐下，哭了起来。他说：“原谅我，原谅我……”他抱住了杨阳，用脸贴了贴对方的脸，又坐到原处。两个人还是沉默着。不一会儿，同屋的人回来敲门，处长的儿子坚决不开。这事于是惊动了处长，他亲自砸开门领走了儿子。

杨阳告诉我这件事时，两眼闪射着光亮。他说处长儿子是个少见的人物。我问他有没有才华？他点点头：“当然有。”停了会儿他又告诉我：“那张画被他撕掉了……他后悔了，又从垃圾桶里取回来，拼接贴好，可已经不成样子了。”我吃了一惊，赶忙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杨阳说：“你问他吧。”

到底为什么，我想只有处长知道。因为事后他果断地决定了两件事：一是将杨阳调离机要工作岗位；再就是不允许儿子与杨阳接近。他们后来真的没有再见面。为这事杨阳曾经十分痛苦，时间长了才略好一点。处长说过：“世上有一个疯子就够了；两个疯子分开也好得多。”他的眼睛没有神采，可是我从日常的接触中发觉，处长是个聪明绝顶的人。他显然藏下了更隐秘的心思。他很爱他的儿子，并且极其看重儿子的绘画才华。我越来越感到困惑的是，他为什么不让杨阳与他儿子一起切

磋，又为什么不从艺术事业的角度稍稍支持一下杨阳呢？他的心底未免也太幽暗了一些……后来我又多少原谅了他一些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心灵的空间可以开通和间隔无数间，我无权简单化地理解一个父亲与一个儿子的特殊关系。

处长能够从遥远的地方将杨阳招选到省城，能说与儿子的事业无关吗？究竟是哪根神经受到了触动，使他下了那样的决心呢？处长故意将一个天才禁锢在机要室里，让红绿灯闪乱他的双目，能说与儿子的事业无关吗？这种关系又是什么？这其中有什么心理在作怪？而最后，处长又为什么坚决制止两个酷爱艺术的年轻人接触？

我回答不了，亲爱的朋友。

我只大胆假设一个事情，这就是，在处长的儿子看到杨阳那张画的那一刻，长久蓄成的一种自信心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地击垮了。处长的儿子流出的是绝望的眼泪。

接着，杨阳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了。这对于他倒是个好事情。他一度很感激处长。但渐渐事情有了变化。他发现没有人对他退出机要部门一事表示谅解。机要工作是神秘而神圣的，一个人从这个岗位上被剔出来，就好比谷地里拔出一棵莠草。人们猜测着这个瘦瘦的小伙子有什么毛病，是否被查出了什么历史问题、

现行问题？是否行为不轨？还有人说这个小伙子之所以瘦削不堪，是因为邪癖在身，记忆力减退，当然不适宜做机要工作啦。杨阳紧咬着牙关。他只是画着，利用一切间隙画着。

他的画很多很多，据人讲藏在了什么地方。他有一次给我看过一张人像，我看着看着愣住了。这是处长的那个儿子，绝对没错！

被画出的小伙子是让人永远难忘的。杨阳那么敏感准确、那么犀利地一下子抓住了对方肉体之内深潜的隐秘。我甚至不敢久视画面上的一对眼睛。这对眼睛初看像女孩子的一样美丽温柔，可慢慢又可以看出一股凶悍的光焰在跳荡，那瞳仁像针尖一样又亮又小，咄咄逼人。再看那被一轮朝阳映红的头发，乱蓬蓬，一绺一绺，好似狂风中不甘熄灭的火苗。我吸了一口凉气，说：

“我知道你画的是谁。”

杨阳的目光暗下来，叹息一声说：“没有人读懂我的画，只有我画的这个人除外。”

当时我们都沉默着。那一天我们在黄昏的天色里沿一行白杨走了很久。那是个深秋的日子，我们把一行白杨走尽了，又奔向一溜红枫。枫树叶儿已经有不少落在地上，杨阳取一片最红的放在手里。一道挂了青色石英墙皮的大墙在红枫的另一边。那是个陌生的、秘密的大

院。大院十分森严。我们常常在这条路上走过，我很喜欢这条路。结婚以前，我与爱人常常走在这条路上。杨阳看了几眼高墙，没有做声，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是个什么大院？我们一直走到天色漆黑才折回去。那天我请他回家里一块吃饭，他拒绝了。

杨阳的肖像画使我知道了他长久地惦念着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？这是两个刚刚握手随即分离的年轻人。

在给我画看的第二三天，他病倒了。这次病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。发烧，说胡话，刚刚清醒就跟我要一样东西。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了：他让我去宿舍取来那张画像放在病房里……不久就是机关体检，再不久就是杨阳查出大病、再一次入院、到疗养院，直到调回老家工作。

他走后不久，我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见到了处长的儿子。这个年轻人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衣衫不整，神情沮丧，瘦得皮包骨头。我与他说话，他傻傻一笑，摇摇头走开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处长正为儿子忧心如焚，曾请了不少医生给他看过。这些医生大多是神经科的，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。后来有一个内科医生提议请一个肠胃专家来看看，他说人的一切疾病差不多都是胃的毛病引起的。处长冷冷笑了两声，再也不为儿子请医生了。那个小伙子常常在机关大楼下面转悠，再也无心画

画。

这就是杨阳在这所机关的大致情景。您或许可以从了解一下杨阳和他的艺术。我想这不仅仅是杨阳个人的悲剧，因为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角色。我不理解他们。我只知道他们是一对熊熊燃烧着的人，酷似一对孪生兄弟。可他们却是那么不同。

处长现在仍旧是处长，只不过几年来皱纹骤添。

五

杨阳又来信了。他被爱情困扰着，也被画困扰着。我读着他的信，有时真想让他直接找您一趟。当然这不稳妥，因为您太忙了，这需要您的应允。

他的信上说，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构思的一幅新的作品上，有一架风车，有盐——他想到了盐的光亮，怎样在画布上表现这光亮……他的确是被盐的光亮激动得睡不着的。您看，就是这样一个脆弱的艺术家。我敢说能被食盐的光亮激动得失眠的人，肯定是一个艺术家。

食盐在这儿仿佛又成了我新的尺度，但我是认真的，您也一定会同意我的。

我心中一阵阵急躁，不断回忆与他在一起的情景。我发现我需要一颗纯洁的孩子般的心灵的陪伴。我也需要艺术的滋养。而这二者杨阳身上都具备。眼看着他在

一个暴君手下受苦受难，我不知怎样才好。您的回信给我希望，我也完全能谅解您对于这件事的一切看法以及解决它的所有步骤。您显然是对的。您考虑问题是艺术家的方式，但更是一个行政领导式的。也许您的办法才切实可行。

还需要我活动一下他身边的什么关系，请您告诉我。

对了，我不得不提一下倒霉的海参，我看出来了，您是迫不得已才告诉我的。不错，杨阳的境况得到改善、他最终要调出来，最后恐怕还是要借助于文化局长的力量。通过一个人——这个人的选择我尚需再想想——送给局长一点海参是必要的、必不可少的。不过我打听了一下，最近海参是极不好搞的，而且贵得吓人。我想商量一下，海米能不能取代它——当然数量可以多一些——能不能呢？

我不得不在信上问一问。悲夫。

六

收到了您的信。事情是这样，杨阳回老家之后谈了两个朋友。第一个结束了，第二个尚未结束。但没有定下来。这个事情当然关系到调动，不过问题是那个朋友并不理想，杨阳与她没有终断关系，完全是他的性格所致。

您要是读一下他关于这方面的信就好了。杨阳性格中刚强和柔弱两个方面都让人吃惊。他太善良了。目前这个是个打字员，杨阳多次画过她，我也看过寄来的一些素描。有一些，显然作者倾注了巨大的热情。不过杨阳要画一棵树也会这样的。他信上说，她有时很美，不过有点狡猾，像小狐狸那样。这又有了另一种可爱。不过问题是他已经感到了她不是十分爱他。她如果被他所爱，那么他会终生不渝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他回去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朋友曾经强烈地打动过他。那是个修鞋女工，据说她的脸有些红，眉毛弯弯的，一笑起来嘴巴有一点歪。杨阳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，曾仔细地、快乐地向我描绘过她。他说：“也许我与她再也不会分开了？”这句话的后面不是句号也不是叹号，而是问号。

他说他那时很多的作品中都有一股暖融融的调子，几乎比任何时候都爱使用明亮的黄色。他自认为那时的画是很棒的，“绝对来劲的东西”，“我明白自己是怎么了”，“这一切也许会过去的？”他后来的话中总是使用问号。这反映了他那颗兴奋而忧伤的、动荡不止的心。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隐隐地渗透，他艰涩冰冷的生活中印上的这一道阳光正缓缓地消逝。他说他们散步的时候，他更多地想起的是在大机关工作时的情景，那时他似乎真的爱上了一个人。可惜在一切还远远没有成熟的

时刻，他被疾病折磨得倒下了，最后离开了那座又混乱又温暖的肮脏的大城市。

杨阳在机要训练班上认识了一个戴眼镜的姑娘，她是一位机要员的妹妹，当时正在机关门诊部工作。她的名字很怪，叫“咕咕”——杨阳奇怪地盯着她的脸，说：“咕咕咕”——他不知怎么多叫了一个“咕”？听起来有点像斑鸠的叫声。姑娘的脸刷地红了，杨阳也不好意思地退开了一步。他这样叫她的名字完全是无意的，那只是发音器官的某种惯性作用。他还小，远远没有学会逗姑娘呢。他是真正腼腆的孩子，他自己就像个姑娘。咕咕常来看哥哥，渐渐跟杨阳熟得很了。她曾摘下眼镜让杨阳戴上试试，杨阳戴一下赶紧拿下来：“晕死了。”又说：“这么晕你都能戴，真行。”咕咕哈哈大笑。杨阳第一次见到了摘去镜片的一双眼睛：她的眼睛这样大、这样柔和，像两湾深深的湖水。他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

后来他凭着记忆画出过这双眼睛。

咕咕高高的个子，皮肤并不很白。她在门诊部搞注射。让人见了最难忘的，除了那双眼睛，还有顽皮的嘴角。这样的嘴角与温柔文静的面容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她在那儿搞注射，杨阳就不去打针。他的身体很弱，需要打针的时候很多，但他总是忍着或到别的医院去。他说，他自己很脏，很脏很脏。

咕咕是一尘不染的，像阳光一样明亮和洁净。

结果杨阳最后查出大病来了，烧得迷迷糊糊，被抬到了门诊部。给他注射的正是咕咕。咕咕给他卷起衣服，一眼看到的是瘦削的身躯、像儿童似的臀部。姑娘打完了针，在用酒精棉球轻轻搓揉的那一刻，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她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看着他，等着他睁开眼睛。在杨阳病倒之前，他曾借给咕咕很多画册，还画过咕咕好多张画。咕咕会长久地保留着这些画。

杨阳那天醒来，一眼看到咕咕，脸一下子红透了。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咕咕的针头。

我在杨阳住院后常去看他。他告诉我咕咕也来过。只要提到咕咕，他的眼睛就立刻明亮了。我们的谈话常常有意无意地转到咕咕那儿。咕咕给他的水果他一个也不吃，全都放在床头柜上。他挑拣一个红的握在手里，又放在眼脸上滚动一下，说：“真好的一个苹果。”

他从疗养院回来，有时要去找咕咕一次。咕咕的哥哥制止妹妹与杨阳接触，说那种病是传染的。咕咕似乎并不在意。杨阳也知道咕咕家里人不欢迎他，但还是要去。他对我说：“我想看见咕咕，到她单位上，也到她家里去看她。有一天我怎么也受不了，跑到外面，跑到咕咕家楼下面……‘咕咕！咕咕！’”

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，我相信杨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也相信他下决心离开这座城市，也会与那件事

有关。那是八月里的一天，杨阳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这是个温暖的星期日。他狂热地画了一天，傍晚时分完成了一张画——他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张了。那是画了一棵半边碧蓝半边火红的枫树，树下站着咕咕。咕咕的眼睛看着什么，热烈的目光投向正前方。他携着画跑到外面，一直跑到咕咕家的楼下。在楼下站了一刻，他又蹿上楼去，擂着咕咕家的门——那时也可能是咕咕不在，开门的是咕咕的哥哥，他两手沾满了面粉，扫了杨阳两眼，怒冲冲地就要关门。杨阳举了举手里的东西，喊了一声：“咕咕！”高大的男人转过身子，一把扯下画来，骂一句：“滚你妈的蛋去！”那扇门轰的一声关上了。

他呆了片刻，扭头走了。他这才明白了，这个凶恶的男人绝对不允许妹妹再走近他了。他扭头走了，迈出了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一步……很多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，我非常愤怒，并鼓励他到单位上找咕咕。他摇摇头，说，他这回明白了很多。“‘小痨病鬼’——那个家伙以前这样笑着骂过我。我明白了，我没有资格靠近她了……咕咕！”他就这样，离开了。

您看，他是带着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创伤离开了这座城市的。他要回到他出生的小城去。他是从那儿挣断脐带，投入了沸沸腾腾的生活的。如今他又回去了。

首先是文化局的背信弃义，并没有像许诺过的，让

他专业绘画；再就是那个经理对他的百般折磨。他现在连一个人起码应该享受的平静和安全都得不到，又怎么进行艺术创造呢？他在那个窝窝囊囊的地方被啮咬到什么时候？这谁也不知道了。

我有时愤怒地想过：这座城市厌弃的，将是她的最了不起的儿女之一。

您是画院的副院长，正处在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和时刻。如果您像对待您一贯的艺术追求那样不倦、那样不知妥协，就一定会成功地帮助他。只要您的画院要他，他做什么都可以。他永远不会让您失望。他是个弱小的又是个坚强的人。您如最后决定了就来一个信，那边放他走的事，包在我身上。

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说完了。请您扶持我的朋友吧！请您挽救一个被爱的火焰烘烤得浑身灼热的艺术家！请您挽救一个正在遭难的艺术家的朋友！您将功德无量！紧紧握手！您的朋友！

附杨阳信

—

今年的情况看来更糟些，因为经理召集人开会，把全体人员分成三个单位，就是三个小组。我们检票、烧水和扫地的、画广告的是服务组。经理不让我下午画广告，从四点三十至五点这半

个小时，要突击准备晚场。其余就是让我帮伍大娘（烧水的，她是经理的远房亲戚）抬煤。原来有一个推煤的小铁车，后来没有了。我怀疑是他们故意给了另一个小组。时间安排得太紧，我觉得把我编入服务组的目的就是治我，我几次提出不干抬煤的工作，因为前几年烧水的人都是自己运煤。经理说现在是包干制，爱干不干，耽误了供应开水，就在月底扣钱。无奈。

我对广告画越来越头疼，纯粹是商业玩艺，没办法。经理说这张好就好。他特别说要画好女演员的关键部位，即乳房要凸出一些。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。我最后的一点权力也受到了干预，我简直是气个半死。我每逢看到他那个黑乎乎的指甲在我的画上点来点去，就恨死了他。他身上有一股怪味我也闻到了。我敢说全天下没有一个人能有这种气味，不是酸臭，也不是霉烂味，好像是硫磺又加进了兔子粪似的，真的。他就是刚刚洗澡回来也让人恶心。

这几天做梦老离不开经理，我常听见他从窗外喊我，赶紧爬起来，心咚咚跳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缺少的睡眠没法计算。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好好睡一觉了。

前几天经理又破口大骂了，没有点谁的名，只是骂服务组。他骂着闯进屋来那会儿我正调一块颜色。当时我身上一抖，以为他会给我一巴掌。他没有动手，只是用手一指外面，让我出去抬桌子。

我最怕的还是回宿舍的事。我和民工合住一屋，身上爬满了虱子。这些民工有不少是从讨饭的那些人中召来的，原因是工钱便宜。经理说让谁干谁就能来干，来的人要送经理很多东西。全影院就我一个人睡在这儿，这当然是欺负我。

他女儿放假来影院里玩，她到我这儿来看了，听说我会画

画，又是从大机关回来的。总之，她来看新鲜。经理（我真想有一天能用石块把他的头拍碎）还能有这么好看的女儿。她的体形令人难忘。不过这个小家伙的神气有些让人讨厌。

近来常常后悔，觉得来这个城市这一步是走错了。不过现在是回不去了。在你身边就好一些，那时我心里不痛快就找你说一通。现在差不多总是我一个人。我想家，又不愿回家。我父亲看不上我，好像也不支持我画了。他最高兴的时候是我在大机关那会儿，现在好像一切的错都是我的了。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，自以为是。他说我完了，让他想不到。

妈妈在的话，我会好得多。可惜她去世了。我一写到“妈妈”两个字就想哭。我有一半的画是想着妈妈画的。

二

我真怕给陌生人写信。按你说的给局长的那个朋友写了。真不好写。记得曾看你写信，马上就写好——可我在这方面要用多得多的时间。可这是必须的。我想我对他什么都不了解、怕误解。有一天我接到他的来信，我马上回了信，但好多天没有回音，我心中又后悔、又惆怅！我写了工作情况，但与给你的信比，简单多了。我不知我该不该写那些。我天天等他的信。也许是我的自尊心太强了，陌生人回信晚了我就受不了。我对他介绍了目前的处境、这儿关系的复杂等。

我告诉他想快些调出去。去文化馆当然好，但不好调，盯着那儿的人太多了，刚来时就是被人挤掉的。实在调不成，与这个影院头儿谈谈，能对我稍微合理些也行，不过我怀疑这很难。区里想成立个广告公司，一年多也没成立起来。据说他们早就盯上了我，想要我去。但也有朋友劝我最好不去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那儿是有活干的，画外面的大型广告。全市有一百几十个广告牌，画完最后一个，前面一个又褪色了。天天画机器，枯燥无比，再也不会余下好的心情。长期下去会练成一种不好的笔法。这是最糟的事情。不过我目前影院的处境，我恨不能立刻就走。

三

最近，我终于处理好一个重要事情，就是那个人不会再来缠我了。和她的最后几次交谈很不愉快。她也终于暴露出很多毛病，有的方面可以说是虚伪。我有时想，就是一辈子不结婚，也不要她。最后，对她仅有的一点好印象也不存在了。好了。终于过去了，谈她没意思。

在她走后的第二天，有一个很独特的美丽女孩来找我。她很适合做模特，气质不错，她真有意思，看来追求她的人是有的。对她不很了解，以前当过售货员，后来才去了修鞋厂。奇怪（在有些人看来）的是她倒很满意这个工作。她二十二岁。我为她随便画的小像，她挂在床头。明天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画画，照相。

前几天我不愉快，一个人悟出个道理——对你不好的人，在关键时刻是闭口不语。像对那个女孩（以前的），他们甚至支持我与她好。当然，有个画画的朋友就劝过我干脆算了吧。

现在算是愉快了。明天会愉快的。不过我写这信时，不是告诉你别的意思。也许我与她只是朋友而已。

这时我又想起了咕咕——记得吗？不知她怎样了。那时我们的散步，现在还听得见脚步声。我走在她后边时，一抬头就看见一条干净的半旧的条绒蓝背带裤子。与现在的女孩在一起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

我写这信时，抬头可见经理办公室的窗子亮着。他还没有

走。我的笔按在纸上像要折断。我不写了。

四

前些天我去那个区找了他一趟。他虽是你的朋友，我去时还是鼓了很大勇气。我对陌生人都多少有些怕。我怕他是个我不喜欢的人。去了两次都没找到，我又有有些高兴，好像就为了见不到才去的。我留下新的地址回来了。不几天收到了他的来信，说他不在家，很抱歉。其实也是我不对，我应等他回家。我太急，不该匆匆回来。我写信向他表示了歉意，并把近来的情况告诉了他。

最近影院正在上新的录像。除了来新片子，来重要的片子，不然连两三天画画的时间也不给。一个月只画二次。经理倒知道宣传的重要，不过他要求的是另一种效果。这一段我主要是看门、扫地、抓逃票的人等。在影院里，我除了受服务组长的领导，还要受办公室的领导，是惟一受双重领导的人员。他故意这样制定。这对我很不利。还有组长，我们都出了力，拼命干，经理常常表扬他。那人的欺骗性很大，组长也看出来。现在，我们都成了眼中钉！

现在工作量太大了，卫生区增加了一倍。差不多一年了，我一天病假也没休。真不容易啊。组长请了六天病假，经理在会上公布规定：大夫的病假条只起建议作用，要他再批准才行。副组长是他的狗，以前就找过我的茬，百般刁难。组长与经理暗斗，我在明斗。他口上喊改革，其实是养着一些，累死一些。影院是个三不管单位，非常黑暗，经理干什么都行。区里的广告公司还没批下来。以前文化馆和剧团办的都倒闭了。我倒真希望它能成立，它想要我。这个希望可能破灭。不该回来。几年了，整天与

小人周旋，为工作发愁，太没意思。如果这儿有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也会坚持下去。

当时调文化馆就受到很大阻力，看来，我的命运太差。文化馆长是我的老师，七七年因他的一句话，使我放弃了上中专。这就失去了一个机会。不过我对他还是感激的，他毕竟曾教过我，也帮助我调文化馆，可局里有个人很坏，与馆长有很大的矛盾。因馆长在剧团时办垮了一个广告公司，局里就扣了他三个月的工资。钱退还了，可还是结下了仇。局里那个人认为是馆长帮我调动，于是在我到来之前半个月把下面一个文化宫的美术老师调到文化馆。馆长后来到图书馆当馆长，又调我去图书馆，我因恋着画画，就去了影院。因为当时讲好是专职画广告。我哪里晓得会是这样。

我不能像狗一样去讨好经理。去年九月我为艺术节画画，被扣去了两个月的工资。十一月又找借口扣去了奖金。他用各种办法来打击和羞辱我，使我无法安宁。我不会向他屈服。我连他如此仇恨我的原因都不明了。我有时怀疑是否有人暗里说了坏话，使他对我造成了误解。有时又怀疑我的父辈与他的父辈有世仇……这些怀疑都没有理由。你来信一再询问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，让我回忆有关事件。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我实在不明白，好像他生下来就是要恨我一样，我从来没惹了他，真的，一丝也没有。

这一切也导致了恋爱的不顺利。曾经有个姑娘，她很淳朴。我们终于分手了。这事我曾告诉过你。现在的这个是新认识的。她被男方抛弃，通过听她说，我很同情她。我知道那个男的是个伪君子，可是她还留恋着他！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个。我们认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。我想对以前的事不应计较，重要的

是喜欢不喜欢。我只是很同情她。她也说过，我们大概不能成。她要“嫁鸡随鸡”了。近来我很苦，不知怎样才好。她不能使我幸福，都不能。我想提出分手。我又要得罪一个人了。现在看来是走错一步，步步都错。我没有欢乐、爱情、幸福！是什么能使我支持下来？我始终在幻想。我的心中存在希望，有心爱的艺术，有光亮。如果发挥出来，起码在社会上也能有价值。画广告牌，这是为大众的艺术。经理虽然现在贬低我的广告画，但懂的人还是认为我的广告画有水平，有灵性，与其他地方的不同，比如省内几个城市的。也可能我对待每一幅都较认真。广告牌的寿命很短，也算不上高级的艺术。再也没有比我更不适合搞广告的人了。

五

父亲来信骂我了。他来看过我一次，那个该死的经理对他好像很尊敬，其实是设法愚弄我。他对父亲说了什么我不知道。父亲心里不赞成所有工作不好的人，不管这个人怎样。但我的工作是真的、大家都肯定的。工作不好与跟领导的关系不好是两个问题，可父亲就是不懂。

他对我说那些话，使我一辈子也不想回家了。我一个人，真的孤零零的了。妈妈没有了，这是对我平生最大的打击。父亲到我住的地方看了，他应该立刻明白，可他不懂。现在的时代，哪个工作人员住在这样潮湿的地方？再看看经理住在什么地方，他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！

我夜间胡思乱想，成了我的幸福。我想你，想在机关的日子。我那时也不知怎么得罪了领导，不过他对我还不像现在这样。我画了很多画，枫树，还有咕咕。我想去看看你和你爱人还

有咕咕。晚上我做梦，到了一条河，大概就是芦青河，上面有莲。我一时一刻都在渴念什么，不能平静。我想她们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，该不该重新和解？不能的。我清醒的时候，就说不能的。我只想画，不停地画。有一个地方如果能让我安心地画，我会一辈子感激那个地方，哪里也不去。

经理现在说要抓思想教育了，还说首先要抓的就是我这个人。说一块坏肉不能糟了一锅汤，让两三个人分别帮助我。这其实是让他们监督我、折腾我，我仅有的一点看书的时间也被他们占去了。他们来了，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、开粗鲁的玩笑。我真想跳到天上去。

如果有要我的地方，我不惜一切也要调去！经理不放，我就和他拼了。没有退路，只能这样了。我太软弱，我恨自己。没有退路。

六

你信中总提到我的身体，我很感动。大体情况是这样：我认识的一个大夫前几个月看了，说恢复得比较好。自我感觉也比前好了。现在服务组工作量太大，我算是坚持下来了。从化验结果看，还是脾的原因，白血球比健康人稍低一些。四千至一万正常，我刚刚达四千。血小板正常，肝功能正常，阴性，可能不是传染的，是劳累、营养不良等所致。从疗养院出来到现在，肝功能一直正常。我已两年没吃治肝的药了。有时吃维生素。我曾看了一本治疗书，一病例和我相似，但比我重得多，吃了中药完全好了。可医生说那样治必须住院，因吃那治脾的药伤肝，还要调理肝。所以，等以后再说吧。我的病，即使发展也缓慢。收到你的信后，我原想做B超，但经理老找茬儿，控制严格，以后寻机

会彻底查一查。

上次谈到的那个姑娘，经常来，我有点同情。可是不会结合的，我有预感。她也感到了。可是她却提到今年结婚等话。我想了想，我以前好像跟她讲过九十月份分房子的事。那是经理与郊区大队联系建的一幢宿舍楼，分给新结婚的职工。这房子当然不会给我，我也不会因为房子去迁就这么大的事。虽然房子像性命一样宝贵。我再在民工这儿挤下去就要死了。她还想赶快往这个区里调，总之她不想等。还是分手算了，这才是理智的好办法。

我越来越感到情绪给我的影响是多么大，还有环境。记得去年九月为了一幅小风景，创作冲动使我半夜起床。全部改动五六次，一次一种风格。有一次画完我说，这是郁特里洛啊。这个法国风景画家可折磨过我。当时日记这样写道：“十七日。这幅画经历了几个阶段。开始要画一个简单的浓云、田地、水洼里有树叶和小黄花，一种雨后的景色。受灯的启发，后来又受雨的启发，画了在雨天发着光的盐。为了盐的光，我激动得没有睡好觉。要把盐滩画出味来。整个调子是玫瑰、深褐、纯青和柠黄。去盐滩村看风车、水车，画了五六幅速写。风车一转动是雄伟的，像那唐吉珂德见到的。重画，天空用深黄加白在蓝底轻扫，透明感加强，很理想。又重画了，很忧郁，这使我想到郁特里洛，柠黄紫和蓝。虽然很深沉，但不透明。现在又全部重来。十八日。今天上手还是郁特里洛，帆布画得像青鱼皮；中午，全部刷去。下午三点重画，较顺利。加上风车。晚上，去一个地方吃饺子。今天是八月十五（阴历），月亮很圆。”这幅画你一定会看到。

最近一段，我什么也画不出来。现在我看书，没有目的性的看书，不知这样下去会有什么收获。

我很长时间没有休班了。真想好好休息一下。明天接连五天放映一个新的武打片子，每天五场。每月都有这么两三次。大部分观众欣赏力极差，一听武打片兴趣就来。有些很棒的片子没人看。就写这些。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写于济南

一九八八年六月改于龙口

挽

救

艺

术

家

护秋之夜^①

—

晚霞落进河道里，河水变红了。秋水很盛，涨满起来，反而在缓缓地流着。靠近堤岸的浅滩上，蒲苇和荻草在轻轻摆动着。它们密得望不透，随着河道延伸开去，浓绿深远，似河水一般浩浩荡荡。暮雾升起来了，它先是薄薄地挂在苇叶儿上，接着就凝聚起来，成丝成缕地缠绕在树梢上、悬起在河道上，变得厚重了，也变得美丽了。小鸟儿在商量着归巢，噉噉喳喳地叫着。乌鸦每到暮色降临时就感到不安，它们聚在一起，从这棵柳树飞到那棵柳树，在荻草上空一掠而过，像一片黑色的云烟。远处，密密的草丛里传来一声连一声嘶哑的啼叫，那是老野鸡在召唤迟归的儿女。风明显地变得凉爽

了，也变得平和了。湿气掺和在风中，从河道的一边吹过来，徐徐飘过彼岸，去滋润堤外那一片茂盛的秋田了。

河边村子里，炊烟升起来，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。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，偶尔吠一声。鸡鹅在鼓噪。米饭的香味很浓。这是一种柔和、悠远的气味，不腻不烈，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，别有一种诱惑力。田里做活的老人、年轻人，甚至跑向村外的鸡鸭鹅狗，都会迎着这种气味走回来。晚餐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每人取一碗饭吃起来，有时从饭桌上取点零食抛到身后——鸡狗们早在那儿期待着呢……的确有迟迟不归的男人和女人。他们恋着自己的土地，蹲到烟棵下、高粱丛里，不停地劳作，让汗水湿掉最后一片衣角。他们听得见庄稼拔节的声音，可是就常常听不见家里人催他们收工的呼唤。

年轻人不愿围在桌上吃饭，这一直是老年人感到苦恼的事情。从长远计，每一顿晚饭都是重要的，它关系到庄稼人的体魄、做活的耐力。一夜的消化充实，第二天的田里功夫就会做出个样子来。可是他们倚仗着年轻、倚仗着人生路途上这段骄傲的时光，全不把老年人的话放在心上。他们往往是随便从饭桌上取块干粮，一边吃就一边走出门去。肩膀上搭着衣服，嘴巴里哼着小调，这是吃饭的样子吗？东一家西一家地串着，每家里

东岳文库
请

挽

救

艺

术

家

都有一两个年轻人在呼应。他们每到这傍晚时分就兴奋起来，不能安安稳稳地坐下来了。他们在商量着、集合着，到河边上去看护自己的秋田。他们出门去的时候常常带着猎枪、棍棒，甚至还牵着狗——护秋自然需要这些东西，可是老年人望着这群走进田野的背影，总是暗暗担心，害怕演化出一些什么事情来。……

二

种菜园似乎比种庄稼好。

曲有振在河边上经营起一片大菜园，是惹人流过一阵口水的。多好的一片园子啊，说是菜园，其实里面除了黄瓜韭菜等各种蔬菜，还有葡萄、无花果等。好像好吃的东西他都感兴趣，遇到什么栽种什么，栽种什么就丰收什么。到了秋天，黄瓜还是嫩生生地挂在架子上，黄花儿，白刺儿，像一只只大海参。葡萄紫乌乌的，串穗儿真大，带着天生的一层白粉，在绿叶儿下闪闪露露的，有几分害羞的意味……各种蔬菜瓜果都长那么好，多少算一桩奇迹。这儿靠近芦青河，浇水方便，于是什么都长得水灵灵的。他和女儿大贞子整天在园里忙碌，很少有歇息的时候。

大贞子累了的时候就唱歌，唱她近来学会的惟一的一首歌：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

曲有振不喜欢任何年轻人到菜园里来。他们进了园子，吃了黄瓜还要吃葡萄，无花果的蕊儿没有红就被扯下来。大贞子只是唱歌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……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”年轻人吃着黄瓜笑，吐着葡萄皮儿笑，这个接唱道：“属于我——”那个接唱道：“属于你——”曲有振大声喊着：“大贞子！这个菜园属于我的，你给我滚！”大贞子嚷着：“地上不干净，滚脏了衣服……”

菜园当中搭起了一个草铺，晚上看园子用。每个夜晚，曲有振都在铺柱上点起一根艾草火绳，仰面躺在铺子上。他闻着艾草的香气，心里舒坦极了。狗拴在柱子上，只要园子里有一点动静，它就“汪汪”地叫起来。这条狗已经跟了曲有振好多年了，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，只一个字，叫“哈”！曲有振常常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跟黑影里的狗说上一阵话：“哈！你说，你今夜肚子疼吗？老是吵闹！”“哈！你饿吗？你不会饿，你白天吃了半个饼子……”“哈！没事就不用吵，躺下睡吧！”……

哈很少睡觉，曲有振也很少睡觉。秋夜是不安静的，高粱地边，黄烟垄里，都有人转悠。他们在看护自己的责任田。有的年轻人在午夜向着草铺子唱歌，那分明是在打菜园的主意。曲有振心里说：“哼哼，口渴吗？芦青河里有的是水！就像馋猫盯着一块咸肉一样，

从四下里爬过来……没有办法的。只要有我，有哈，你们就偷不走！”艾草火绳燃完了一根，他又换上一根新的。

有时候，远处燃起一团红红的火焰，那是几个年轻人在煮东西吃。嘴馋的东西！在田间转了大半夜，开始围在一起烧一顿夜餐了。有的从自己的地里掰来几穗玉米；有的挖来几把花生；有的添上几块地瓜……几样东西煮到一起，有一股特别的香味。这种香味被一阵风吹过来，倒也怪好闻的，曲有振总在这时候翻一翻身子，嘴里“哼呀”一阵子。他最近老觉得腿疼，有时睡一夜，早晨两腿反而沉沉的抬不动了。他知道河边水气重，一夜一夜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，这腿怕是生出毛病来了。他很想吃一点热东西，可是他没有架小铁锅。

大贞子常常要求来园里守夜，都被曲有振拒绝了。可是她削了一根五尺来长的大木棍，对父亲说：“我来看园子时，就扛上它。我领着哈，不停地沿着园子四边儿巡逻。我才不像你，只躺在铺子里……”

曲有振看到这根木棍就皱眉头。

他还记得一年前的事情。那时候她主动揽下到海滩看野枣的活计，就是拿了这么一根大木棍的。她用它在海滩上扳着荆棵走路，外加防身。有人亲眼见她肩扛木棍，在大海滩上高视阔步，唱着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满海滩问着“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”那真是丢人的日子！

游手好闲的队长三来每隔两天就要去检查一次，在树丛里跟着大贞子一颠一颠地走着，一边从地上捡着带虫眼的野枣吃。多少人说她的闲话，她就像没有听见。后来三来被选下来了，做不成队长了，他去海滩上拔猪草，她还帮他捆草捆儿呢！曲有振当时恨不能夺下木棍揍她一顿……

大贞子算是有看护东西的老经验了。她的木棍削得很光滑。

曲有振看着她的木棍喝道：“你又扛起木棍！姑娘家能扛这东西吗？”

大贞子说：“怎么就不能？去年我扛着它看野枣，一天挣一天半的工分呢！怎么就不能！……”

曲有振气得再不说话，叼着烟袋倚在铺柱上。他把那两条腿活动着，又用拳头捣了两下。这两条讨厌的腿。

哈围着大贞子愉快地蹦跳着，它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着大贞子的手，鼻子里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。

曲有振吸了一会儿烟，嗓音低低地说：“你用心在园里做活吧，看园子不是你做的营生——听见了吗？”

大贞子用木棍狠狠地敲了一下铺柱。她的过于肥胖的圆脸涨得通红，一双眼睛放着恼恨的光，嘴巴噘起，咕哝道：

“让园子里的东西都丢光才好！……”

“丢不光的。”

“等着瞧吧！”

“丢不光的。”

曲有振重新装起一锅烟末，大口地吸了起来。他的目光落在四周那一片片的高粱田、地瓜田上。每天夜里，就是在那儿有人游荡，噉噉喳喳地说话儿。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们，有的是胆气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做出一点事情，曲有振提防的就是他们！他们一群一群在河边上溜达，每人披个蓑衣，困了就地躺下，随便什么时候就回家去的。曲有振甚至怀疑这些精力过剩的家伙是成心要捉弄他的，也许并非真要护秋。

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大贞子扛着木棍走开了。

曲有振看着这片田野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块地瓜田里，有人不知什么时候搭好了一个矮矮的草铺……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：他们要在这河边上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了，他们成心要让我一夜一夜大睁着眼睛。他们年轻，他们的血液就像芦青河的流水一样，又急又涌。他们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东西！……这个小草铺引得曲有振一次又一次伸长了脖子，仔细地端详着，他发现那铺柱儿虽然不粗，却是直挺挺地竖起，有力地托着一个麦草做的铺顶，就像故意跟他的大草铺子过不去似的……

白天做活的时候，他也常常抬头望一眼对面那个新搭的小草铺子。

铺子里面似乎总是空空的，什么人也没有。这使曲有振觉得有些新奇。他想：草铺子又不是稻草人儿，还用得着扎好了，空空地放在那儿唬人吗？他想搭草铺子的人，或许是脑子有点毛病。

有一天，曲有振和大贞子正在园里做活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进了园子。曲有振抬头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：村里有名的“老混混”来了！

老混混有四十来岁，穿了一件泛白的旧蓝布衣服，没系扣子，只是用一根草绳儿拦腰一捆，草绳上，插了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。他背着手走过来，腰微微弯下，闭起一只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用力地瞅着四周的黄瓜和西红柿。“哼、哼”——他嘴里老发出这样的声音。有时他走着走着就站下来，歪着脖子望一望空中，闭一闭眼睛，再往前走几步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他走到近前来，站定了端量着曲有振，大声说一句：“好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曲有振笑着，伸手去口袋里掏出烟锅，递过去。

老混混就像没有看见，只把手伸进衣怀的里层，掏出了一盒香烟。他吸着烟，眯着一只眼睛，又大声说一句：“好！”

曲有振把烟杆儿咬进自己嘴里吸着。从老混混掏烟的样子可以看出，他贴近胸口那儿有一个口袋。“奇怪的东西！能在那儿反着缝个口袋！”他心里说道。这会

儿他在猜测老混混的来意。

老混混吸着烟，转过头问：“哈呢？”

曲有振用手指一指前面的草铺说：“睡着呢，它看了一夜园子。”

“嗯。”老混混无声地笑了，“你行啊，整这么一片大菜园，养了一条卷毛大猎狗看家，一眨眼成了河边上的首户了！好！”

哈是一条普通的黄狗，哪里是什么“卷毛大猎狗”！曲有振从中听出了讽刺的意味，摇摇头：“用汗珠子换点钱，发不了财的……”

老混混把烟蒂吐到地上说：“你的汗珠子值钱，我的就不值钱。我种那一片地瓜，下力气小吗？我的汗珠子就不值钱。”

曲有振没有吱声。老混混腰里插一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，虽然不一定能伤人，但也没谁敢招惹他。他拿队里的东西就跟拿自己的差不多，他哪里流过什么汗珠子！包产了，他图省心，种上一片地瓜，从来不耘不锄，如今茅草也有半尺高了。可是他没处拿东西了，虽然腰上还有那把韭菜刀子……曲有振搔搔头皮，说：“你……地瓜长得……还不错……”

老混混笑了：“哼哼……我要改路子，跟你学种菜园了。那里——”他说着用手一指不远处那个草铺，“那就是我搭的，我要跟你学种菜园了……”

曲有振吃了一惊。他这才明白过来：草铺搭在茅草丛生的地瓜田上呀！他连连摇手：“不敢不敢，你的功夫深哩，你自己去做吧，你一准发财哩……”

老混混递过去一根香烟：“怕个什么？我又不会进园子抢你！我在那边，你在这边，人多势大，夜间也有个帮手。你这园子好东西多，馋死人不偿命——你只知道护秋的人厉害，还不知道河对岸哩。我有个朋友叫三老黑，他说河那岸有群小伙子，几次想过来捣鼓东西哩……”

“哟……”曲有振吸了一口冷气。他问：“怎么……没见过呢？”

“亏了三老黑哩！”老混混竖起一根手指，“我告诉三老黑了，对岸过来一个贼，我就找你三老黑算账！再说——”老混混说着抽出腰里的韭菜刀子掂量着，“他们也怕这东西呀。”

曲有振的眼睛一直瞪得老大，这时懊丧地低下了头。

大贞子正在园子另一边绑葡萄藤蔓，这时转过来，看到了老混混，就大声叫着：“老混混呀！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

老混混点点头：“刚来！刚来！……”

女儿敢于直呼老混混的外号，曲有振多少有点安慰。他嗫嚅着：“你该叫——叔……”

大贞子就像没有听到，只是说着：“这个老混混游手好闲，地瓜田的茅草半尺高了……”

老混混的脸色难看起来，把韭菜刀子“哧”一下插到腰上。

曲有振低头吸着烟，像在沉思着什么，这时突然严厉地板起面孔，指指草铺对大贞子说：

“别在这儿乱打岔子，喂喂哈去！”

三

芦青河的流水声在夜晚显得很响，“呜噜噜，呜噜噜……”像一首低沉的歌。无数片庄稼叶子在秋风里“唰唰”抖着，却怎么也掩不住河水的声音。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，给河边的夜添上另一种神秘的色彩。夜露总是很重，它润湿了庄稼叶子，又从叶尖上滴落下来，发出一阵细微的、似有似无的淅沥声。

曲有振睡不着，耳边上老是鸣响着各种声音。哈在铺柱下躺着，把长长的下巴贴放在两只爪子上，不一会儿就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那是一种威胁的声音。曲有振每听到这种声音，就要坐起来，警觉地四下里望一望。园子里很静，似乎并没有什么。四周的田野里，有人在说笑着，走动着的。也许哈就是在警告他们吧？

对面的夜色里透出一个红点儿，曲有振知道那是老

混混在铺柱上挂起的一根艾草火绳。那个人要正式地在田野里过夜了……这是曲有振特别不高兴的。他觉得对面那个红点儿刺眼极了，每看一眼，就好长时间不舒服。

“啊——啦呀啦——”

有个小伙子在远处唱着。还有什么呼叫的声音，听不清，朦朦胧胧的，淡远下去。一切都在告诉这里守夜的人很多。他们同时又可以作贼，这是曲有振再清楚不过的。他就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看青，怎样和一群人去偷瓜的。那些不眠的夜晚，他们一伙儿年轻人做下了怎样荒唐的、有趣的事啊，至今想起来都有些脸热，兴奋就像一股热流一样在脉管里涌动着。他熟悉野地里那些声音。他于是就加倍地变得警醒、勤苦，永远睁大那双眼睛。他甚至不相信机敏的哈，在它沉默的时候也坐起来倾听。

对面的草铺里，老混混一边咳嗽一边动手燃起一堆火，在上面烤一个绿色的烟叶。烟叶烤好之后，他又端上了一个小小的铁锅……一会儿铁锅就冒气了，他咳嗽着，嘴里喊：“老有振！老有振！”

曲有振一声不吭，把脸贴在铺席上。

老混混骂了一句什么，走了过来。

曲有振有力地打着鼾。老混混用手指捅捅他说：“装什么样子？走吧，吃煮地瓜去。”曲有振摇摇头：

“不了，不了，我……看园子呢！”

老混混把眉头竖起来说：“怎么，瞧不起我怎么的？”

曲有振两腿搭到铺沿下，用脚在地上寻着鞋子，样子十分丧气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铺柱那儿，说一句：“哈，好好看园子，我去去就来……”

他们围在小铁锅跟前坐了。老混混首先让他抽一口刚烤好了的烟叶，然后又从锅里捞出一块小瓜纽儿让他吃。锅里撒过了盐，瓜纽儿有些咸。老混混吸着烟卷，看着曲有振笑了。他说：“怎么样老有振，我老混混和你做个邻居不孬吧？半夜里也能吃上东西。你看这里……”老混混伸手朝外面一扬说，“这半边儿地瓜我先掘了——管他娘的熟不熟呢，空出地来种上秋黄瓜、秋芸豆！你老有振就是师傅！我为什么搬来草铺哩？俗话说：‘要想学得会，跟上师傅睡！’我跟你一样睡草铺了。你可得有心有意地带上我这个徒弟……”

曲有振一颗心咚咚地跳着。他胡乱把瓜纽儿吞到肚里，呆呆地听着。他不明白老混混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老混混像烧红的铁块，谁沾上就要掉层皮。

老混混接连吃了几个瓜纽儿，抹抹嘴巴说：“渴得慌，摘串葡萄吃去。”说着抬腿向着菜园走去。

哈在狂怒地吠着。曲有振知道老混混开始摘葡萄了。他的一颗心在疼。

一会儿老混混就回来了，他手里提着几串葡萄，一边用嘴巴去咬，一边说：“老有振真养了条好狗，不愧是卷毛儿大猎狗，直要扑过来！我说，你别咬了，是你家主人派我来的——它还不信……”

曲有振在心里骂着：“馋东西，哪个才派你去哩！”

……

这个夜晚，曲有振觉得晦气极了。他回到草铺时天已经快要亮了，两腿疼得忍不住。眼睛又涩又胀，可是他不敢睡觉。他老想那几串葡萄。

天亮后大贞子来了。她问起老混混的事，曲有振不愿告诉，就说：“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管他呢！”

大贞子说：“你睡，你睡得了吗？你一夜也没睡，你的眼睛通红，你说话嗓子也哑了。”

曲有振不说话了。

“还是我来看园子吧，领上邻居的小霜做伴儿……”

曲有振用手捶打着腿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我就躺在这铺子里，气死那些打鬼主意的东西。我偏不离窝儿，他们就休想下得手——唉唉，庄稼人得点好处，四下里的手就要伸过来了……”

“你如果有个木棍，”大贞子打断了父亲的话，“你就用木棍敲他们的手！手伸到葡萄藤蔓里，一棍！手伸到西红柿架子上，一棍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她说说着高高兴兴得大笑起来。

“唉，野性啊，野性！”曲有振在心里叫着。他看着女儿那张胖得圆起来的大脸盘子，摇了摇头。他心里想：你能哩！你的大木棍子连老混混也敲得吗？

两个年轻人从不远处的小路上走过，大贞子看见了，大声喊着：“哎，进来玩啊！三喜！三来！……”

年轻人听见喊声就走了过来。他们进了园子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一迭声地叫着大贞子，仿佛没有看见曲有振一样。

曲有振厌恶这些年轻人，就像厌恶老混混一样。他对其中一个留着分头的小伙子说：“三来，你以后少进这园子吧，我不欢迎——特别是你这个人！”

三来两手抄在衣兜里，左脚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，说：“我又不摘东西！再说，大贞子叫我呀……”

大贞子应声说：“是我叫的。”

“我高兴了连你也赶出去。”曲有振冲着女儿咕哝道。

三喜站在一边笑着说：“大伯千万别高兴啊。”

年轻人说说笑笑，逗着哈玩。三来将大贞子叫到一边说：“你来看园子多好？你爸也老了。人老了就熬不得夜，说出事就出事的——你愿信不信！”大贞子说：“他不同意的。我才爱看园子哩！我就愿在外面过夜，月亮底下多有意思！啧啧，他不同意……”

三来走到曲有振身边说：“大伯，你就不用来看园

子了！”

“让你们把东西都偷光吗？”曲有振惊讶地说。

三来用手将分头抚弄一下，说：“我是讲，你把这个任务交给‘新一代’吧！”

“你他妈的真打了个好主意！”曲有振弯腰绑着西红柿架子，眼睛使劲地斜着三来，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‘新一代’哩！你那会儿让大贞子去海滩看野枣，也是‘新一代’吗？……”

三来的脸立刻红了起来。那时候他当队长，大贞子一个人到大海滩上看野枣，他每隔两天就要去“检查”一次工作。有一次他蹲在大贞子身边说话，有一句“下了正道儿”，被她一棍砸在了左拐肘上，至今似乎还在隐隐作疼呢！三来最怕有人提起这段事儿，这会儿就恨恨地说了一句：“那会儿我是队长，你还笑咪咪地递给我‘大前门’呢！”

曲有振脖子上的青筋暴了起来，大声地骂起了大贞子……

年轻人互相挤着眼睛，走出了园子。大贞子迎着他们的背影唱道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！”……

整个一天，曲有振都是闷闷不乐的。他心中焦虑的是对面那个小草铺子——里面的主人又不见了。他想这个老混混一准是白天出去胡溜达（听说他正和河西岸的几个朋友做一笔生意呢），晚上找他缠磨的。他也真想

离开这个草铺子。可他又不放心。他担心那时候年轻人会一齐涌进园子里把东西吃光。他还担心其他的事情。

这个夜晚，老混混又躺在他的草铺里了。

曲有振一看到夜色里那个红点子，心里就哆嗦了一下。他害怕小草铺的主人再次邀请去吃煮地瓜——那样又要搭上好几串葡萄的。“这个好吃懒做的东西！这个霸道的东西！这个嘴馋的东西……”曲有振一个劲地在心里骂着。他想事情也真是怪呀，就这么巧，偏偏让两块责任田离这么近！

老混混在他的小草铺里翻了个身，嘴里“哼哼呀呀”地叫着，好像十分舒坦。

哈吠了一声，曲有振伸手拍了一下它的头。他不想让它吵醒小草铺里的人，不想让那个人听到它的声音。

大约是半夜时分，小草铺里的人在嘶哑地喊叫了：“老有振——！你睡了吗？”

他当然不敢睡去的。不过他没有做声。

“你他妈的净装睡——我去捅起你来……”

曲有振一声不吭地等着他走过来。可半天了，还不见有人进园子。

住了一会儿，对面的小草铺子突然热闹起来，好像有三五个人围在那儿。小铁锅也架起来了，一会儿就冒出了白气。老混混向这边嚷着：“老有振，我们煮鳖吃了——我河西岸的朋友带着鳖来了，还有一瓶大曲酒。

你死睡吧，你就没有这份口福！”

曲有振就像没有听见一样。

小草铺跟前，几个人忙忙碌碌地走动，像在收集柴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真的喝起了酒，几个人在火光下轮换着将酒瓶对在嘴上。老混混不断嚷着：“好酒啊！好酒！……”

直闹腾了好长时间，那些人才离去。火熄灭了，黑影里又剩下一个红色的点子。

曲有振走下铺子，牵上哈，沿着他的菜园走着。哈有些疲倦，一边走一边打着哈欠，一副蔫蔫的样子。曲有振小声骂着：“哼，你个不中用的东西！”虽然这样骂，他自己也感到实在需要睡一觉了。他的两腿直打磕绊。

葡萄的香气在夜间很浓，黄瓜的鲜味儿也闻得见。月亮爬上来，那颜色今夜好像有些红。好大的一个园子啊，园子里什么都长得十分旺盛。露水滴下来，打在另一片叶子上，溅到曲有振的手上。真是长瓜果菜蔬的好地方，夜间的露水抵得上一场小雨了！这片园子去年有一笔好收入，于是曲有振今年狠狠心，将它扩展了近一倍。他料定今年是实实在在发财的一年了……他对哈说：“哈呀，你看园子有功。卖了葡萄、果子，冬天也就快来了。冬天，你还记得冬天吗？下大雪，大雪把你的窝也蒙住了。我给你买肉骨头啃，你冬天里一准变

肥！现在忍忍吧，现在是出大力的时候，你看我夜晚差不多都闭不上一两回眼睛，困呀，累呀，走了这步不想走那步。没有办法，要发财就得吃苦的。还是等冬天吧，冬天来了，让你啃肉骨头……

哈突然不高兴地“呜”了一声。这使曲有振觉得很奇怪。他转回身子，一动不动地听了一会儿，听到了一阵脚步声。他刚要说话，那边的人在叫了：

“老有振哪！”

他身上哆嗦了一下。

老混混一歪一歪地走了过来，见了曲有振，一屁股坐在了一块木头上：“嘿嘿，好酒！你没有口福，你不去。我那几个朋友全来了，他们是河西岸的。嘿，跟我一样，全是村里的一条汉子。哦呜，嘿嘿，好酒……”

老混混晃晃荡荡地站起来，差点儿栽倒。他扶住一根葡萄桩，顺手摘下一串葡萄吃起来。

曲有振看着这个醉汉，恨不能上前去夺下他手里的葡萄。可他只是默默地垂着两手，紧紧地扯着哈的铁链……这个乡间的“混混”，一个人住个小土屋，穷得屋子里光光的，炕上的席子也是半截的。有一次，他对进门探望的驻村干部说：“我在睡‘忆苦觉’啊！”村子里的一些地富成分、甚至是富裕中农成分的家庭，常常受到他的突然袭击。他们怕他，有时就偷着送一些酒肉，他也很快就吃光了。驻村干部常常夸他，说他是“阶级

觉悟很高的人”……实行了责任制，再说村里也没有“地主”、“富农”了，老混混整天骂街。他说：“我饿不死，我还要‘吃大户’！……”

曲有振看着他大把地往嘴里塞葡萄，立刻想起这是在“吃大户”！一点火星在眼里迸跳着，可他终于忍住了。

老混混吃足了葡萄，又坐在了那块木头上。他喘息着，端量着曲有振说：“嘿嘿，老有振哪！你摆弄的葡萄真甜，是蜜！怪不得你能发财，你的手艺好啊！你猜我怎么也种菜园了？怎么也学你搭起了草铺？我是想跟你联合承包责任田呢！嘿嘿，老有振啊，联合承包……”

老混混说着站起来，大笑着，摇摇晃晃走出了园子。

曲有振木木地站在那儿。他知道老混混刚刚借着酒力说出了真话！他心里的疑团一下子解开了，一双手不禁颤抖起来……他磕磕绊绊地摸索着回到草铺里，重重地跌在席子上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……

大贞子来到园子后，立刻发现父亲病了。她将他搀起来，发现他的腿也不灵便了。她把父亲背回了家里。医生给他看了病，说必须在家里好好静养，那腿需要针灸的……

这一来曲有振不能到菜园里过夜了！大贞子开始还

为父亲的病流眼泪，后来被医生宽慰一下，又想到自己能到园里去过夜了，禁不住就笑了。

曲有振躺在老伴烧暖的炕上，看到了女儿圆圆的脸蛋上那一丝狡黠的笑容，有些恼怒地吆喝道：

“听着！不准招惹老混混！不能让那些年轻人进园子，要特别提防三来！……”

四

大贞子领着邻居家的小姑娘小霜，扛着五尺长的木棍进了夜间的菜园。哈迎着她们跳起来，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。

这个夜晚，满天的繁星亮晶晶的，就像离开地面不很远的样子。天空真清明呀，没一丝云气。空气中，全是令人心醉的香味儿。高粱穗儿、黄烟叶儿、谷子、玉米……所有河边上的稼禾的气味混合在一起，被南风轻轻地播散过来，好闻极了。海浪的声音如今很淡远，它和海滩树林的呼鸣声一起，变得那么深沉厚重。芦青河哗哗流去，它的流动声就显得可以亲近了。它总是奏着河边人最熟悉、最喜欢的调子。蝈蝈儿无所顾忌地唱着，促织虫们小心翼翼地交谈。远处，那望不透的青纱帐后面，传来一声连一声的吆喝，那是夜里护秋的人们了。

大贞子爬上一棵高高的李子树，四下里望着。她大口地呼吸着，觉得舒服极了。她向着夜色茫茫的田野呼喊起来：

“呃——哎——！”

哈在铺柱跟前跳跃着，仿佛也要跟着呼叫。小霜蜷曲在铺子上，高兴地笑着。

大贞子听着田野上的回声，又从夹肢窝里取出木棍，在手里转起了飞花儿。她转了一会儿，才从树上下来。

对面的小草铺刚才还是黑漆漆的，这会儿点起了艾草火绳，有了一个红色的点子。大贞子知道那是老混混，就走了过去。她离着老远就喊了起来：“老混混呀，你来了吗？”

老混混在他的铺子里活动着身子，黑影里看去像一头熊。他应着：“来了。”

“哈哈，你这铺子跟个狗窝一模一样……”大贞子在铺子前面站定了，手里拄着木棍。

老混混可能在放被子，这时拍拍手钻出来，眯起一只眼睛看着大贞子。他说：“你在园里过夜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哟——”老混混吸了一口冷气，“了不得！了不得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嗤——”老混混用手指指河西岸，“那面有些年轻人，老想摸索过来，弄田里的东西，捎带着也……嗤——”

大贞子笑了：“我用棍揍他们！”

“嗤——我河西岸有个朋友，也在岸边上搭个铺子看秋，你看，”他说着用点划着，“那个红点儿，看见了吧？”

大贞子望着，摇摇头。

“就是那里！他叫三老黑，那身硬功跟少林寺差不多。有一回他惹翻了那群小子，差点儿败在他们手里，费了好大的事儿才让他们归顺——如今算听话了。”老混混说着划火点着了地上一堆麦秸，动手烤一张圆圆的烟叶儿。

“他们听三老黑的，你跟三老黑讲好，他们不就不来了吗？”

老混混卷好一支烟吸着，两臂抱起来说：“咱说不成，人都是见了东西眼红的——你想他们见了好东西，那眼珠儿都是红的，我管得了他们吗？不成不成……”

“我放哈咬他们！”

“哈？抵不得一枪。”

大贞子将手里的木棍舞弄起来，说：“兵来将挡，怕个什么？不怕那些鬼东西！”

老混混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，鄙夷地看着她说：

“你是‘将’啊？”

大贞子踉踉脚：“我是穆桂英！”

老混混笑弯了腰，韭菜刀子从捆腰的草绳上掉了下来。大贞子伸手拣起刀子，看着说：“这把破刀子好做什么用？……”老混混听了，一把将刀子夺到手里，严厉地说：

“不准动我的刀子！”

大贞子觉得很有意思。她又玩了一会儿，就牵上哈回菜园去了。

夜里很冷。大贞子和小霜围着被子坐在铺子上。她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把腿整坏了。这儿的湿气重，风吹过来，不软不硬，可是就能凉到人的骨头。在河边护秋真不是老头子做的事情啊！她这时候后悔没能更早一点把父亲换回家去。可是她心里也知道这不怨自己的，怨人信不过她……大贞子想到这里笑了，抱着小霜仰躺下来。

夜深了，各种声音都好像在远处慢慢地消逝着。大贞子觉得在田野里过夜，惟一的缺点就是太孤寂——那些出来护秋的青年们不知转到哪里去了。她想大家全到一块儿过夜多有趣呀。她就抵挡不住孤寂！

一只大雁在高空里叫了一声。无边的黑暗包围着这声长鸣，把它融化在一片墨色里，显得可怕极了。长鸣之后，一切又都显得愈加沉寂了，仿佛海浪和河涛的声

音一下子都退却到非常遥远的地方……眉豆架儿底下有什么小虫虫在爬着，发出“唰啦唰啦”的响声。西红柿棵棵下好像有一只小草獾在吃果子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……“喂喂，哈，你喊一喊！”大贞子把手伸到狗的脊背上，抚摸了一下。

哈不知什么时候睡过去了，这会儿猛然惊醒，在黑影里看着她。

“你喊一喊——”大贞子对着它的脸说。

哈坐下来，头颅高高扬起，警觉地望着前方。

大贞子顺着它的目光看去，立刻望到了一堆红红的火焰。那是燃在小草铺前面的，老混混在火光下忙碌着。他的小铁锅架起来了，锅沿上正冒出白白的热气。他往锅里扔着地瓜，有一次烫了手，放在嘴巴里吮着……大贞子看着他，心里不明白他为什么一个人睡在野外的草铺里。她不明白这一片长满蒿草的地瓜田有什么好看护的？听说他正试着种秋菜，可秋菜也不到看护的时候啊！不过她又想起了他的那间小土屋、土炕上的半截席子，立刻觉得这小草铺子对他也没有什么不舒坦。

不一会儿老混混就开始吃红薯了。吃过之后，他就倒在铺子里，用手抚摸着肚皮，嘴里哼哼呀呀地唱着什么。月亮刚刚要升起，大地上还是昏沉沉的。一阵懒散散的声音在南风里送向远处，听来有几分凄凉的意味：“……说起我老混混，也是条啊……好呀么好汉子儿！

住着小土屋，铺着破席子儿，好酒好肉过一年，断不了吃零嘴儿……”

大贞子听着这断断续续的歌唱，想着他过去的模样儿。

……这真是河边上一个特殊的人物！他从来不在队里做什么重活儿，整天喝得脸色通红。韭菜刀子插在腰上，连村干部也怕他三分。他经常拍着腰里的刀子说：“我老混混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死！有什么事，好说好商量，跟咱来硬的不行！”……“商量”的结果，往往是眼瞅着让他拿走一些东西。有一次他把队里的一根柳木扛走卖了，村干部要罚他，他说：“我就是光棍一条，你看着办吧！压制贫农就是压制革命——这可不是我说的！走着瞧吧，让你断子绝孙，草垛起火！……”结果村干部只得不了了之。三来做队长时，常常和他一块儿喝酒，被选下来之后，老混混立刻逼他还五百块钱。三来有口难辩，至今欠着他……

“说起那个人是帅模样，说起那个家来是穷得精光。有心出门去办个坟，只可惜屋里不存二斗粮……”

老混混又唱了起来。这个调子古里古怪的，大贞子听了觉得十分可笑。她禁不住喊了一声：“老混混！……”

老混混立刻不唱了。停了一会儿，那个小红点子颤了颤，大概是他在用火绳点烟。他吸了一会儿烟，又断

断断续续地唱起来：

“……十七的夜晚好晴的天，胖乎乎的大妞住对面……一个腰里插刀子，一个大棍扛在肩……”

老混混唱着，词儿都是他胡乱随口编排的。唱到最末两句，他自己也觉得巧妙起来，于是就放声大笑了……

五

第二天，大贞子遇到三喜和三来，立刻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护秋？三来说：“我的田里和老混混一样，是种了地瓜的，护不护都不要紧——不过我以后每夜都来的。”三喜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在园子里呀，我以为还是有振叔呢，就没有进园子……”

他们都向大贞子保证：以后每夜都出来护秋。

大贞子高兴极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昨夜里把我孤独的！小霜只知道趴在铺上睡觉，跟没有她一样。一晚上只听老混混瞎唱了……”

他们走后，大贞子回家看了看父亲。他的病好些了，不过医生说还必须在家养一养。他问起了园里的事，大贞子说：“你放心在家里吧！那边挺好的——哈也好，小霜也听话，老混混再不敢进园子。”对最末一句话，曲有振感到特别欣慰。他想世上事，一物降一

物，老混混就是怕大贞子！他想只要大贞子在，老混混也许就不敢去园里骚扰，不敢提联合承包的事……想到这里他安然地闭上眼睛，说：“你就在园子里吧，我的病好透了再去替换你。不过还是要记准那两件事——第一不要招惹老混混，第二提防三来！”……

大贞子笑着离开父亲，笑着回到了菜园里。她这次特意从家里拎来了一个小铁锅，一到园里就架好了。她想夜晚烧起它来，做什么不行！这都是老混混的经验——什么人都有经验！

也许就因为小铁锅的缘故，这天她老盼着夜晚早早来临。

黄昏时分，她在小铁锅里煮了几个土豆，做为晚饭。吃过饭，天就黑了。小霜来得晚，所以没有吃上土豆。哈很感兴趣地望着火苗怎样舔着锅边，有时还要伸出爪子去抚摸一下——每一次都哭丧着脸叫一声。大贞子十分喜欢哈，她坐在铺子上，总是将身子探出铺沿一截儿，用手将它拢到近前来，跟它说话。她问父亲在的时候打过它几次？它亲眼看见多少贼来园里偷过东西？半夜里冻不冻脚？……哈将头扬起来，认真地听着，但最终还是因为不能听懂而焦躁地活动一下前爪。它的睫毛一动一动，看着大贞子，一副老练的样子。大贞子用手指按一按它的鼻子，说：“你是狗，但不是一条‘走狗’……”说着，就绞拧着手掌大笑起来……

住了一会儿，三来先一步来到了。

大贞子首先闻到的是一股香味，转过身子，见三来坐在那儿，脸上好像搽了一层白粉……大贞子生气地说：“你又搽粉了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三来红着脸摇头，使长长的分发一甩一甩的，“我天生这味儿……”

这味儿马上使大贞子想起了在海滩上看野枣那会儿的事。那时候三来就是搽了粉的，一次又一次地往海边跑。海滩上的茅草都是一人多高的，他就跟在大贞子身后钻着茅草棵，嘴里咕咕啾啾说着巧话儿。后来民主选举，他的队长职务被选下来了——大贞子想，这与他搽粉多少也有些关系的。主持选举的驻村干部就说：人民不相信一个“油头粉面”的人能做好队长……大贞子这会儿坐在铺子上，厌恶地嘬嘬嘴巴。

三来见小霜睡了，就给她盖了被子。他坐在那儿，逗了一会儿哈，然后又去拨弄铁锅底下的火。他揭开锅盖看了看，见是清清的白水，立刻站起来说：“我去我田里扒几块地瓜……”

大贞子一直低头看着脚边的泥土，三来走时她头也没抬。她脸前仿佛还飘着那股香味儿，于是一直嘬着嘴巴。天色渐渐浓了，眉豆架儿、葡萄树、西红柿棵棵、远远近近的庄稼，都变成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团团的黑影了。有的地方簇生着一些缠得很密的藤蔓，在夜色里

看去好像一座座小山……大贞子想起了什么，她抬头看看对面那个小草铺，发现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，里面仍旧死一样的沉寂……

哈突然抬起头来，先是“呜呜”了几声，接着就摇起尾巴来——三喜扛着猎枪走了过来。

“三喜！”大贞子兴奋地叫着，“我看看你的枪——你晚上还扛着枪吗？”

三喜“嘿嘿”地笑着，摘下枪来说：“我爸不让带的。他的东西谁也不让碰一碰。我偷着扛出来了……”。

大贞子欣喜地抚摸着，又端起来瞄着准，说：“放一下吧，打对面那个小草铺，老混混在里面，他就好比一个兔子……哈哈！”她笑得枪杆都托不住了，掉在了泥土上。

三喜小心地把枪背在了肩上。

大贞子说：“你爸二老回这个人，挺坏！”

三喜惊讶地瞪着她：“为什么？！”

“不让咱使枪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三喜抿抿嘴角，“不能说老一辈坏的，里面有个‘道德’……”

大贞子撇撇嘴：“怕什么？我有时高兴了，就说我爸坏的！他也不恼，只是用烟锅敲我的头，轻轻地敲……”

三喜笑了。他和大贞子在地垄里来回走着，看着，

挑拣了一串葡萄、几个西红柿吃起来。他说：“你爸见了，非心疼不可！”大贞子高兴地说：“吃吧吃吧，我才不心疼哩——去年我和爸到龙口镇上卖菜，一大卷一大卷钱往回拿，里面有五元的，还有十元的，都是新票子，一扳‘哗哗’响……”

三来在架子外边喊了：“看见了！”

三喜小声对大贞子说：“他看见什么？”

大贞子摇摇头。

三来又喊：“看见了！”

他坐在小铁锅跟前，一边低头捣鼓着火，一边喊着。三喜和大贞子出来，一齐叫着“三来”。三来故意不声不响地捅捅火炭，又揭开锅盖看一看，点了点头。

“哈哈……”大贞子笑了。

三来拂一下分头，朝三喜挤挤眼，小声说：“两个人钻到架子后面，嘻嘻，嘻嘻……”

三喜拧了他一下。

锅烧开了，水咕咕地响。大贞子这时候看到了对面的小草铺上亮起了一个红色的点子。

地瓜煮熟了。大家刚刚围到小铁锅跟前，老混混就来了。他一来就用粗粗的嗓门说：“吃东西也不叫我一，独吞吗？我有东西都是叫老有振一块儿吃的……”他说着在锅边蹲下来。

大贞子回身把哈也牵过来，说：“狗，你也跟着吃

吧！”

三喜笑了。三来也笑了。

老混混正剥着瓜皮，这会儿盯着三来说：“三来！你他妈的跟着笑什么？嗯？”

三来赶紧收敛了笑容。他说：“混混叔，你也来地里过夜啊？”

“我问你笑什么！”老混混用愤愤的目光盯着他。

三来噤着：“我笑……小霜吃地瓜，手指都吃进去了。”

大贞子说：“老混混，就笑你，怎么着？！”

老混混最后盯一眼三来，才把瓜纽儿推进嘴巴里去。他一连吃了几块，又从锅里舀一点水喝。最后他站起来，拍打着油光光的肚皮，蹒跚地挪动步子，到了无花果树下。他揪下一个果子。

大贞子回身去拿木棍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她说：“不熟的果子也摘呀？”

老混混挤开果皮，用舌头舔一舔流出的白汁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像酒一样……”

“以后进了园子，老实点！”大贞子对着他的耳朵喊道。

老混混咂着嘴，又咕哝一句：“像酒一样……”

大贞子气得把棍子扔到一边，说：“真是老混混……”

老混混吃了无花果，卷一支喇叭烟吸着，大口地吐着烟雾。他转头寻找着三来，拉着长声说：“三来呀，五百块钱什么时辰能还我呀？”

三来没有做声。

大贞子插话说：“诈人！”

老混混又说：“分了责任田，收成又不好，我老混混连酒钱都没有了……哎哎，鬼年头，压制贫农……”

三喜笑着说：“你算‘赤贫’了！”

老混混顺着他刚才的话茬说下去：“鬼年头啊，肯定是路线歪了！你们看——”他说着使劲将手一挥，“过去地主也不过就有这么一片大菜园吧！”

大贞子蹦到他的对面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意思！”老混混气昂昂地站起来，右手按在韭菜刀子上，说，“我老混混饿死，也不走这条剥削的路！我今年四五十岁了，可还是记住当年那句话：‘人老心红’！”……他的脖子硬挺着，望着北方那几颗灿灿的星星，停了好一会儿才坐下。他把身子斜一斜，倚在了一个石桩上。

三喜笑了起来。

老混混眯着眼睛，拉着懒洋洋的调子说：“哎哎，我这个人哪，谁也不服。我就佩服老忽一个人……”

三来在黑影里小声对大贞子说：“老忽，是解放前村里的无赖，常常跟人拼命……”

“我佩服老忽……那一年南村大地主家的人打了他，他说：不出三天放火烧你麦田！吓得地主摆下筵席请他。再到后来，他看好了谁家什么，说一声就可以拿走的……嘿嘿，老忽可算条汉子，我就佩服老忽！……”

老混混说着，用手抚摸着韭菜刀子。

三喜说：“你不佩服好人！”

老混混站起来：“‘贫农’还不是好人吗？”

大家笑了起来。哈以为出了什么事情，吃惊地望着每一个人的脸。小霜也笑了……

老混混离开园子，回他的小草铺去了。

几个人围着小铁锅。三来捅着下面快要熄去的木炭。谁也不吱声。停了一会儿，三喜突然说：“我在邻村有个朋友，叫老得……”三来插话说：“就是看葡萄园的那个老得吗？”

三喜把枪放到腿上，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他现在改行去海上拉大网了……他有支双筒猎枪，比我这个可好多了。他还会做‘诗’，是个‘诗人’，什么诗都做得哩……”

大贞子觉得有趣，自语道：“做诗！……”

三喜望着一天星星说：“他看到太阳出来了，就写‘太阳升起来了’；看到天黑下去了，就写‘天墨墨黑’，好懂的。他写多了，就用一个纸口袋捎到城里，城里看了，再捎回来……如果相中了，就用机器印出来。”

“相中了吗？”三来几乎和大贞子一同问道。

“没有……”三喜低下头说。

三来往炭里扔了几块干木，火焰又慢慢燃起来了。三喜从衣兜里掏出几块糖果，每人一块吮着。他说：“老得真有意思！他把那些坏事、坏人，比如老混混这样的，都叫成一个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大贞子问。

三喜摇摇头：“猜猜吧。”

大贞子和三来都不做声。三喜停了一会儿，见他们猜不出，就站起来，用食指往脚下的泥土断然一指，说：

“‘黑暗的东西’！”……

六

每天晚上，三喜从大贞子的园里出来，总要沿着芦青河堤向前走去。他家的责任田也在河边上。

这是一片片肥沃的土地。庄稼长得好极了，比去年好——明年还能更好吗？庄稼人总会说，是的，一年好似一年的。快收获了，谷穗儿变得很低，玉米秸上的每个棒子都显得十分沉重。高粱穗差不多红透了，月亮下看得很清楚。三喜家的田里有谷子，有玉米，有高粱，还有几垄儿黄烟。

土地承包到个人手中，土地就变得美丽了。人们用力地耘土，土像梳过的头发，乌油油。你耘两遍，他耘三遍，耘四遍的也有。竞争的结果，就写在庄稼上。快收获的时候，欲望涨满起来。真正的庄稼汉将遗憾悄悄地咽进肚子里，把希望坚定地留给下一年；也有的把手伸长一些，伸到了邻人的地垄里。这些全不稀奇。

三喜从河堤上下来，惊跑了藏在草中过夜的兔子。河边野椿树上的鸟儿也飞起来，用力地扑打着翅膀，发出两声鸣叫……堤下，有几盏游动的灯火，那是护秋的人提着马灯穿行在田埂上；每堆火焰旁边都坐着一个人，在那儿低头烧东西吃。夜露很重，守夜的人愿意跟前有一堆火。三喜走到每个有光亮的地方，都和人们愉快地打着招呼。他们总问：“前面有动静吗？”三喜总是告诉他们：“平安无事！”……在一片很宽的高粱地边上，燃着一大堆柴火，一帮子人围坐在火边上，吃着喝着，高声地谈笑。三喜走过去，他们立刻发出邀请，递过来一条烧熟的野兔子腿。三喜借着火光辨认着他们的脸，认出全是本村的或邻村的人。几乎全是年轻的小伙子，其中也有两三个姑娘、老头子。他们几个人拿过三喜的枪看着，嘴里啧啧称赞着。有的说：“二老回这杆枪真有分量，打东西顶事的！”有的说：“射得远，抵得上快枪——那一年我和二老回进河头打兔子，离开八杆子远的跑兔也能撂倒！”

三喜看着他们的猎获品：鱼、兔子、鸟……全都在火上烤熟了，洒了盐，每人分一点吃着。老年人胸前摆个酒瓶儿，不时仰仰脖儿灌一口。他们招呼：“三喜，来，呷一口！”三喜接过来喝了，呛得咳嗽起来。大家笑着。他们问：“三喜，你们北面的地片规矩吧？”三喜告诉：“转了几天了，也没发现丢东西……不过，”三喜顿一顿，说，“不过听说河西有人要过来捣鼓东西……”

大家沉默了。

解放前发生过河西人过河抢庄稼的事件。那是一次残酷的洗劫：掰走了成熟的玉米，踩烂了一地秸子；谷子没了穗儿，高粱倒在地上。河东的庄稼人拿着土枪、小火炮、三节鞭赶到河岸，河上的小木桥已经被拆塌了。这给河东的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多少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伙子已经步履艰难了，他们还不忘对自己的娃娃叙说着那次劫难……

人们面对火焰沉默着。有人问三喜：“谁说的呢？”

“老混混告诉大贞子的。”

一个年轻人嚷着：“老混混的话，不作数的！”

一个老年人捋着胡须说：“防着点好啊！庄稼包种到各家各户里，歹人要钻空子……”

有人又说：“听说了吗？北面龙口林场那儿丢木头了，报了公安局……”

大家都惊讶地看着说话的人。

火焰往上蹿着，柴草在火里噼啪响着。火星儿跃上很高很高的天空，才慢慢消失了。月亮穿行在云朵里，大地忽明忽暗的。云缝里的星星很稀疏，一颗，两颗……有人往火边上凑一凑，把蓑衣卷在身上，躺了下来。更多的人半坐半跪地卧在那儿，不出声地端量着旁边的人。

有个叫“毛猴王友”的小伙子打破了沉寂，问了句：“大贞子来看菜园了，真的吗？”

三喜点点头。

“还扛着一根大木棍！”另有人说。

“毛猴王友”打趣道：“三来又要去‘检查工作’了！”

很多人一齐笑了起来。大家对三来似乎很感兴趣，都七言八语地接上说三来了。有的说三来去海滩上“检查工作”，怎样被大贞子打了一棍；有的说老混混在他当队长那会儿，怎样和他一块儿去喝酒……说起老混混，不少人又记起了他腰上的那把韭菜刀子，又都笑了一场。

气氛开始活跃起来。三喜告诉说：“老混混也来护秋了，还在责任田里搭了个草铺子呢！”

一个老头儿说：“他护秋！他是看别人热腾腾闹生活，心里憋闷得慌，出来散散心！再说，铺子搭在田里，秋天里抓挠东西也方便……”

三喜拍拍手，连连说“对”。他从心里佩服老年人的眼力——年轻人总想不明白的事，有时老人的一句话就点明了。三喜问他：“你知道三老黑这个人吗？”

老人从火堆里取个火炭点上烟锅，吸一口说：“怎么不知道？河西岸有名的一条‘恶狗’，正事儿不干，仗着会点拳脚功夫，横行霸道的。他和老混混合得来。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！……”

这时候一个什么鸟儿从人们头上跳跃着，一头钻进了火堆里。大家都惊奇地拍着手掌，呼叫着。那个一直蜷曲在火堆边睡着的人突然被惊醒了，揉揉眼睛说，他听见了河里鱼跳。他起身到河里摸鱼去了，另有几个小伙子也跟上他走了……

月亮偏到了一边。三喜背上枪，往回转去了。

高秆作物将田埂罩得黑漆漆的，人走进去，像迈进了一条狭长的巷子。四周都见不着光亮，只能听到夜间田野里那千奇百怪的声音。每一次碰到庄稼棵，都有露珠洒上一身。三喜走在田埂上，心想如果有人和田里偷东西，真是容易啊！这么大一片片庄稼，他藏在地中，你哪里找去呀？

在自己的田边上，他细细地围着看了一会儿，又蹲下倾听着。没有什么可疑的声音。但他刚要离去，却在脚边发现了几片剥落的玉米叶子！原来有十几个棒子都被谁掰走了，仔细瞅瞅，玉米田里间作的豆棵也被拔走

了不少……三喜心里吃了一惊。

身后传过来一阵奇怪的调子，那是老混混在他的小草铺里唱着。三喜想到了什么，迎着他铺柱上那个红点儿走过去。

老混混的小铁锅里果然煮着玉米和豆角，三喜一来就看到了。可是他觉得田里丢失的远远不止这点儿。他问：“你从哪儿弄的东西煮？”

老混混头也不抬地搅着锅子，说：“从你田里。怎么，想不‘义气’吗？”

“你搞了多少？”

“锅里这些。”

三喜趴下身子看着铺子下面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。老混混从后面拍了他一掌说：“不信服你大叔吗？”

“大叔”两个字使三喜恶心起来。他说：“哪个鬼儿子才跟你喊‘大叔’哩！”

老混混撇撇嘴巴一笑：“三来就喊。听见没有？”

三喜气愤地说：“我不是三来！”

老混混这时从沸水里夹出一穗玉米，吹一吹递给三喜，三喜拒绝后，他一个人啃起来。每啃完一穗，他就把核儿投到很远的地方……他吃着，一边咕哝说：“看看吧！都成了什么样子！前天我在街口碾屋那儿看见地主老奎的孙子小福海，小福海就敢用眼角斜着瞅我！看看吧，都成了什么样子！……”

三喜笑了。

老混混又说：“那年上我响应号召，到田里拔苦苦菜做‘忆苦饭’，离瓜田老远，小福海就喊我去吃瓜，笑咪咪的。他亲手给我挑大西瓜——第一个打开是生的，他要扔，我说：慢，先吃个‘忆苦瓜’吧！……”

三喜再也忍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老混混却严肃地说：“笑！看看吧，就是同一个人，如今也敢斜着眼看我了……唉唉！”他长长地叹息着，站起来，呆呆地遥望着西北方那一片星空。望着望着，他突然用细细的嗓门唱起来：

“……望哪北斗，想亲人，想哪亲人……”

他的调子里有一股悲凄的意味。三喜望着这个驼背弓腰、衣服用草绳捆起来的人，心中不知怎么泛起一股酸酸的滋味……

哈在不远处叫着。大贞子在说什么。三来发出一阵笑声……三喜迎着菜园子喊着：“哈！哈——！”

哈欢快地回应他：“汪！汪汪！……”

老混混催促着三喜说：“还不快去！她锅里煮了好东西，全让三来这条馋虫吃了。”

三喜又喊：“大贞子！三来——！”一边往菜园大步走去。

老混混以为是他的催促起了作用，高兴地大笑起来

……

七

曲有振的腿好了一些。这一天，他到了菜园里，和大贞子一起摘下黄瓜、西红柿、豆角，割下一整畦的韭菜，卖给了镇上的菜店……拉菜的车走了，他盯着地上两道辙印，声音沉沉地对女儿说：“也许，就卖这一茬儿好菜吧！”

大贞子有些吃惊：“怎么咧？政策变了吗？”

“政策倒是没变，有人——老混混，要和我们联合承包哩！”

“想他的好事儿！”大贞子舞起手里的大木棍，把眼前的一棵马尾草打折了。她向着对面的小草铺子喊：“老混混，你死了吧——”

可惜小草铺子里是空空的。

曲有振心事重重地说：“这两天，他进家找我商量哩！我说，我再想想……”

大贞子生气地说：“你还‘再想想’！你天生就是受欺负的人！这还用想吗？和猪联合也不和他联合——老混混，死了吧！”

“惹不起他哩！逼到数儿上，他会连命都不要的。再说他河西又有一帮人……”曲有振蹲在了地上，燃着了烟锅。

大贞子说：“我惹得起他——我用棍揍他！”

曲有振没有做声。他仰脸看看女儿的脸：红彤彤的，因为太胖，在阳光下闪着亮儿。这张脸上，两道弯弯的眉毛相隔很远——人们说这是“心路”宽的人才这样生，不知忧愁呢。两只大黑眼珠子滚动着，总带着笑。她生气的时候也像笑，好像她总是高兴的。心清如水，没有计谋。老一辈人常为她这样的性情担忧，怕她遇事吃亏。奇怪的是她都“逢凶化吉”了。像去年的看野枣，分明是二来安下歪心，想不到最后还是他自己挨了木棍，队长落选！生活中还有好多这样的例子。曲有振常在心里庆幸，把女儿比做沙场上的“福将”。但他这次的担心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。他端量着女儿，在心里叫着：“野性啊，野性！那个老混混是惹得的吗？”他捶着腿，站起来说：

“不管怎么，他来菜园找你的时候，你就说：‘我还年轻，找爸讲吧’！……”

大贞子笑了。她把木棍扛上肩膀，一蹦一跳地走开，嘴里不断重复着：“‘我还年轻，找爸讲吧’！哈哈……”

她只是大笑着，两个肩膀笑得直抖，跑到了一丛眉豆架儿后边去，只把头探出来唱道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！……”

“唉唉！”曲有振叹息着，捶打着腿，无可奈何地往

回走去了……

父亲走后，大贞子牵上哈走出了园子。她径直走到老混混的小草铺跟前，端量了一会儿，对哈说：“哈，你看看，老混混夜里就躺在这上面打坏主意！”

哈用长鼻子闻了闻，厌恶地吠了一声。

大贞子又说：“哈，你给他的铺子上撒泡尿吧！”

哈不解地仰脸望望她，又摇了摇尾巴。大贞子把木棍插到铺子底下，用力往上一掀，铺子就斜了……她牵上哈，高兴地跑回到菜园里去了……

这个夜晚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老混混一直没有回来睡觉。三来却很早就来到大贞子的园里，一来就将什么东西从怀里摸出来，放到了小铁锅里。大贞子揭开锅子一看，见是两个鸡蛋。她问：“你怎么拿鸡蛋啊？”三来笑着，用手把掉下来的一绺头发使劲一拨，说：

“你一个，我一个。”

大贞子问：“小霜、三喜呢？”

“他们，”三来嘎嚅着，“不一定吃……东西拿给谁、不拿给谁，都是讲感情的——这你还不知道吗！”

大贞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三来在锅子下面点火了。火苗儿很长，映得四周通红。三来在火光里望着大贞子，目不转睛。

大贞子装做没有看见。她将木棍横着搁在腿弯里，把一道刘海儿抚弄几下说：“哎呀，真热！”说着往后退

了几步。

三来挪蹭到锅子的另一边，这就离大贞子近一些了。他说：“真怪，我和你在一块儿不知瞌睡……”

大贞子不做声。

“一点儿也不知瞌睡……”三来又说了一句。

大贞子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哈的脊背。

三来捅着火，这时停住了。他嘴角挂上一丝笑容，看着大贞子说：“咱俩在园子里，用小铁锅煮东西吃，小两口儿似的……”

大贞子说：“快了！……”

“快成了吗？”三来一下子挺起胸脯。

大贞子伸手抓起木棍说：“快挨揍了！”

三来拔腿就跑开了。他的右手，条件反射似的捂在左拐肘上。

大贞子笑起来……

鸡蛋煮熟的时候，小霜和三喜来到了园子。大贞子把一个鸡蛋给了小霜，另一个还给了三来。三来一边剥着蛋皮一边夸大贞子；把鸡蛋填到嘴里，咀嚼着，还在含混不清地对三喜说：“你看，她对我比对你好……”三喜揶揄说：“那是好事情啊！”

他们正说着话，突然黑影里传来老混混的叫骂声。大家还是第一次听到老混混在夜晚这样尖声叫骂，都觉得很有趣。

老混混骂着：“哪个混账小子搞了破坏，掀坏我的草铺子！……”

大贞子捂着嘴笑，三喜和三来就明白了。

“欺负到我头上了——我都是欺负别人的人！……”老混混还在骂着。

三喜说：“他倒说实话。”

“那小子是瞎了眼了，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大贞子在手里掂着木棍，说：“他再别想欺负别人！哼，让他在黑影里蹦吧！还是做诗的老得说得好，他是那东西……”

三喜插一句：“‘黑暗的东西’！”

老混混骂了一会儿，开始点火煮东西，在火光里修他的铺子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一摇一晃地向菜园这边走来。离菜园老远他就喊：“三来！你这小子又钻来了吗？”

三来应声道：“混混叔……”

老混混进了园子。他看看大贞子，又看看三喜，问三来：“谁掀我的铺子？”

三来说：“天黑看不清……”

大贞子笑吟吟地接上说：“就是看清也不能告诉你啊。”

老混混气哼哼地坐在地上，咬着牙说：“我抓住他，把他的手割下来！哼哼，还说不定是阶级敌人破坏呢，

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’……三来！”

三来“唔”了一声。

“你到我铺子里，看看锅底的火。”老混混头也不抬地支使说。

三来迟疑了一下，看火去了。

老混混自豪地看了一眼大贞子和三喜，开始卷烟抽了。他抽完一支烟，说：“怪渴的……”说着就站起来向葡萄架儿那边挪步。

大贞子挡住他说：“那么方便吗？又不是你的园子！”

老混混不认识似的抬头看一眼，跺跺脚说：“我在河边上爱吃什么吃什么，还没人敢拦哩！”

“我敢拦！”大贞子把木棍提在手里。

老混混把袖子绾起来，嚷道：“你个东西！我和你爸联合承包了这片菜园，我吃我拿都随便！发家致富、倾家荡产，今后全在一块儿了！……”

三喜上前一步，惊讶地看着老混混。

大贞子大声喊道：“和你承包？想得美！你滚到那个狗窝里等死吧！告诉你，铺子是我掀的——棍子插到底下，一挑，就歪了！……活该！”她嚷着，把木棍拄起来，身子一纵离了地，两脚落下来，重重地跺一下……

老混混眼睛都气红了，“啊啊”地叫着。三喜去拉

他，他身子一挣冲到了葡萄架子上，使劲地用脚踢那些垂挂着葡萄的秧棵。

大贞子也冲上去，挥起木棍，重重地打在他的脊背上！

老混混疼得在地上滚了一下，随手拔出腰里的刀子，大喝一声：“看刀！”然后将那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扔了出去。大贞子机敏地往旁一跳，闪了过去。老混混扑上去抢了刀子，刚要再扔，被三喜用枪拦住了。

老混混气得身子乱颤，喊着：“好！好！等着瞧！你这两个东西……”

小霜被喊声惊醒，吓得哭了起来。哈一直愤怒地向着老混混扑着，只可惜被链子扯住了……这时候正好三来看火走回来，老混混回头看到了，立刻大声地命令说：

“三来，快上手！”……

八

老混混背负木棍打击的一道印痕，再也不到菜园里来了。三来也不来了。

菜园里倒是出奇地安静。对面的小草铺里，那个艾草火绳的红点儿一直亮着，像一个神秘的眼睛。老混混躺在铺子里，咳嗽声不时地传过来。……三喜时常掂着

猎枪转到菜园这儿，他一来就骂三来，说他是“叛徒”。大贞子每夜都不合眼，听到一点声音也要牵着哈沿园子四周转着看看。园子里死一样沉寂，有时她故意唱几句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”，可一闭嘴巴无边的沉寂又合拢过来了……秋风在深夜之后变得大起来，不知吹拂到什么东西上，发出一声声尖厉的啸叫。小霜有时睡着睡着就惊醒起来，她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恶梦，梦见一个人，拿着刀子……”大贞子总说：“刀子，不怕刀子，那是割韭菜用的，长满了铁锈！”小霜执拗地说：“不！是锃亮的，上面有一道深痕……”

哈也变得沉默起来。它不像过去那样爱吵闹了，只是用一双聪慧的眼睛望着天空，望着吹动的树叶，望着大贞子。它紧紧地伏在地上，爪子硬硬地扣在一个地方，仿佛随时准备迎着命令一蹿而起，去冲杀和撕咬。远方的狗在叫着，往常它会满怀柔情地呼应几声，现在也没有这份兴致了。

一天深夜，有个黑影溜过园子，哈严厉地叫了一声。

大贞子警觉地提着木棍追上去，那个黑影终于没有逃脱——他是三来！

三来跟着大贞子，慢慢走到铺子跟前。他蹲下来，无声地燃起铁锅下的火，从衣兜里掏出几块红薯扔进锅里……大贞子气愤地问：“你怎么不来了？”

“ 三来只是拨弄着火，说：“老混混……不让……”

“ 你就怕老混混！”大贞子喊道。

三来示意她小点儿声音，她偏大声地说：“怕什么？我偏不怕他！你是叛徒！”

三来连连摇头，说一句：“我什么时候也不和老混混好，我只和你好……”就跑出了园子。

大贞子望着他的背影，有些迷茫起来。她望望那个小草铺上的红点子，心想：你这个老混混啊！你就有手段！你怎么把个三来给制住了的？她觉得这里面定有奥妙。

白天，父亲来园的时候，她总想把和老混混打仗的事告诉他，可又怕他担心，就把涌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……

一天夜里大贞子对三喜说：“你把护秋的人都叫来园里玩啊！我抵不住孤独，我有时候和小霜一样害怕……”

第二天夜晚，果然来了不少年轻人。大贞子高兴极了，摘了那么多葡萄给他们吃。大家在园里燃起了一堆大火，围着火堆坐着，大声地说笑着。大贞子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她把木棍扛在肩上，迈着大步走在园子里，兴奋地甩动着胳膊。哈的情绪也被感染了，它很快和新来的人们熟悉了，跳跃着，扑动着，嘴里发出“呜费呜费”的声音。火苗儿蹿得很高很高，火星儿直要飘

到渺远的星空里去。大贞子说：“真好啊，半个园子都映亮了。啊哈，啊哈……”

这真是个愉快的晚上。

可是因为他们的责任田都在南边，他们也不能总到园里来啊。

园子又恢复了沉寂。大贞子见到三喜就埋怨说：“你真封建啊！三来不来，你就不能常呆在园里吗？你怕什么！”三喜支吾着，点着头，但还是坐一会儿就走……他大概怕别人说他和贞子的闲话。

有一天傍晚，三来在园边上小声喊：“大贞子！大贞子！”大贞子赶紧跑过去。三来告诉：“这几天晚上防着点吧，河西的三老黑来了好多趟，和老混混一起喝酒，嘀嘀咕咕……”

大贞子记在心里。她告诉了三喜。三喜晚上没有走，他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。

开始他们燃了火，架着小铁锅，后来火熄灭了，他们也没有去管。月亮还没有升起来，园里一片漆黑。风有些凉，多少带来了一些深秋的意味。

夜渐渐深了，三喜一个人坐在一边，突然蹑手蹑脚地走到大贞子跟前，低着嗓子说：“西北角，好像在园子边上，伏着几个黑影，一动不动……”

大贞子咬住了嘴唇，没有说话。

三喜又轻轻地往角落里走去了。

大贞子默默地从四处捡来一些土块、瓦砾，放到了铺子跟前。她紧紧地握着木棍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望着黑漆漆的夜色……

停了会儿，三喜又轻轻地走过来，说：“真的，伏着几个黑影，一动不动，只是伏着……”

大贞子听着，突然咬了咬下唇，弯腰抓起一些土块瓦砾，呼喊着的，像冲刺一般向着园边跳去。她嘴里呼喊的什么，谁也没有听清。哈激怒了，紧随着她往前扑去……

就在同时，黑影里有四五个人一齐蹿了起来。他们嘻嘻笑着，投过来一团团稀软的泥巴，打在了大贞子的脸上、身上。大贞子哎哟着倒在了地上，三喜跑过去扶她，头上也重重地挨了几下。小霜大哭起来……那几个人冲到园子中，钻到葡萄架下和菜畦，用棍子打，用脚踢。还有的从腰间抽出长长的白布袋，往里装起了瓜果菜蔬……大贞子冲上去，横着抡起了木棍，嘴里喊着：“黑暗的东西！来吧！来吧！……”奇怪的是他们都能灵活地扭动着腰身躲过棍子，在园里跳来跳去，一会儿钻到架子下，一会儿翻滚在菜畦里。很大一块地方都给踩烂了，他们就顺手抓着烂茄子、破柿子，往大贞子和三喜身上、往铺子里扔，一个劲地笑着。大贞子急得哭起来，喊着“三喜”，上去一把夺过他的猎枪，“轰”的一声放响了！

白烟在园里久久不散。有人在烟雾里仓皇逃窜着。一瞬间，一切都归于沉寂了。三喜和大贞子都呆呆地站在那儿。当南风吹开烟雾，吹干大贞子的泪花时，她才想起了什么，赶忙低头看着：地上一片塌倒的架子，只是没有人躺倒在那儿……大贞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三喜像刚刚醒过来似的，连连说：“好险！好险！差点出了人命。亏了枪口抬得高……”

大贞子恨恨地跺着脚：“打死他们才好哩！都打死他们！打死老混混——”她说，抬头看看对面的小草铺子：那儿还亮着一个红色的点子！……大贞子扯一下子三喜，牵上哈，说：“走，找老混混去！”

老混混在铺子上打着鼾。

大贞子两手抡起木棍，狠狠地砸在铺角上，使铺子猛地抖动了一下。老混混慌乱地爬起来，一看大贞子，“噌”的一下蹦下来，两手按在韭菜刀子上。大贞子用木棍指着他说：

“你勾结来坏人，饶不了你！三喜，开枪吧……”

三喜威严地看一眼老混混，只是没有摘下枪来。

老混混退开几步，说：“打吧！打吧！反正这是穷人受欺负的年头……说我勾结来坏人？我还说你哩！谁让你长这么俊，引来河西的流氓！”

大贞子抡起了棍子，老混混跳着躲开。他在远处嚷着：“半夜携带武器，对我行凶，我要告到上级政府！”

……”

大贞子打不到老混混，就弯腰掀倒了他的铺子。

老混混在远处看着，连连说：“好！好！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哈愤怒地吼叫着……

大贞子和三喜回到菜园里，见到一个人正在扶弄着塌倒的架子。大贞子厉声喊道：“谁？”……那个人不做声。大贞子火了，大步跑上前去，揪住了他的衣领使劲一扯，才使他转过身来。大贞子看清了他的脸，气愤地叫了一声，扔了手里的棍子……

他是三来。

九

护秋的人们看到大贞子被蹂躏的菜园，脸上都露出了愧色。几十条好汉子没有护住河东的土地，他们实在有些难为情。一个村子有一个村子的尊严，一种职业有一种职业的荣誉。护秋的反被人劫了秋，那种损失是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的。

大家帮大贞子整理着园子，塌倒的架子扶起来，毁了田埂重修好；那些没法收复的菜畦，干脆拔掉，重新栽种上秋菜……一个老头子一边往地里捻着菜种一边说：“我早说过河西那帮人得提防着点呢！三老黑，不

是东西的……”有个年轻人用下巴颏儿指示着对面的小草铺：“那里面躺着的家伙胳膊肘往外拐，扯出来就揍，冤枉不着他！”……

大贞子摘来各种各样的果子，让护秋的人们吃。她一夜间好像变得消瘦了、憔悴了。她的头发有些散乱，那总是通红闪光的脸庞也有些苍白。弯弯的眉毛下，一对黑亮黑亮的眼睛里有那么多的怨恨……她对吃果子的人们说：“不要把昨夜的事告诉我爸爸啊！”大家答应了她。

这之后的夜晚，大家一部分留下来和大贞子一块儿守菜园，一部分到田里去巡视。这是非常时期，人们几乎都顾不得睡觉了。

一连几夜都是平安无事的，菜园也重新修整好了，大贞子又高兴了。大家成夜地在一起说说笑笑，也不怎么瞌睡，谁瞌睡了，大贞子就用棍子捅一下，惹得别人直笑。哈的铁链子解开了，它在熟悉的人中间走来走去，有时把长长的嘴巴凑近人的耳朵，似乎要告诉些什么……

月亮升得早了，园子里到处黄蒙蒙的。听着露珠从叶子上滴到地下，多么有趣啊！还有虫鸣，各种细小而奇异的鸣唱交织到一起，显出夜世界的神妙。没有一个人说：“听听夜晚田野里那特有的声音吧！”没有人这样说。可是人们心灵深处仿佛就常常响起这样的声音——

于是大家就常常不约而同地闭起嘴巴，一起倾听着……今夜坐的久了，谈的久了，有些冷，也有些渴。点起篝火吧，最好再煮点东西吃。护秋的人们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只煮些花生和红薯了，有人提议做点鱼汤喝，汤里面，而且一定要有姜！两个摸鱼能手马上自告奋勇地走了，不出半个钟头，竟然提回两条鳊鱼、一条鲤鱼、三五条鲫鱼……做汤吧！

姜真是个好东西，它能使人心里热乎乎的，气畅神旺。守夜时浸入皮肤的寒冷和湿气，都被赶跑了。大家围着火坐着，年纪轻轻的人也学会了盘腿而坐。有人拿出酒来，每人都用大碗端了，向着蹿跳的火苗举起来。几口酒喝下去，好几个人的脸变红了。于是就有人唠唠叨叨地说话，事无巨细地数念一遍，逗得人们一阵阵发笑。

三喜一直坐在铺子那儿，听着园子外边的动静。他不放心，竭力想从园边的树丛里发现几个伏着的黑影。小霜睡着了，三喜听着她呼吸的声音，觉得很有意思。他回头迎着火堆看去，见大贞子正和人们说笑着，使劲地拍打着手掌，高兴得一会儿将腰弯下来一次。她那样子不像刚刚被人破坏了菜园，她的心里存不下仇恨。她永远是欢愉的。

三喜在铺子上坐着，火边的伙伴们已经喊了他好几次了。半夜时分，他回到火边，将蓑衣铺下，躺了下来

……“有一天晚上，我在河边上走，走迷了路，绊倒在荻草里，就睡着了。有个东西伸着舌头舔我的脸，我醒过来，吓得说不出话！……”三喜听到有人细声细气地说着。

大贞子又拍着手掌笑起来。她嚷着：“碰到狼了吧？”

“也不知是什么——至今不知道，真的，不知道。我只觉得它有一双毛茸茸的手，老在我夹肢窝里掏来掏去，像是要找什么东西似的……”

三喜睁开眼睛，看清说话的人是村南头的“毛猴王友”，一个有名的会瞎扯的人。他又闭上了眼睛。

大贞子笑嘻嘻地插话：“它是要胳肢你笑啊……”

“也许是，因为我一笑，它就停了手。我闭着眼睛，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什么也没有了……真怪！啧啧。”

大贞子笑了。她向身边的人说：“你说热闹不热闹死个人！”说过之后，又转身对哈说：“哈，你听见了吧！你说热闹不热闹死个人……”

“那一年上，”“毛猴王友”又接着讲起来，“我夜里到海上买螃蟹——这可是真的。网还没有上来，我们一伙儿人等不得，都要找地方歇一歇。海边上死鱼烂虾也多，引来小苍蝇、小蚊虫，一团一团在头顶上滚……”

“在头顶上‘滚’！……”大贞子对“滚”字发生了

兴趣，重复了一遍。

“就是滚的。我要睡上一觉，可就是找不到地方。我找啊找啊，看见一张旧篷帆搭在渔铺边上，里面有个空子，就钻了进去。嘿嘿！嘿嘿！里面早有个人睡着了，我低下头一瞅，看见一条乌油油的大辫子——是个大姑娘！我装做没看见，挨着她就躺下了，我是太困了。”

“哟——”有人惊讶地吸着凉气。

大贞子噘起了嘴巴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六（流）氓七氓！”

“毛猴王友”不以为然地斜一眼大贞子：“这要作风过硬的！我睡过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醒来以后，伸手往旁边摸摸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我觉得身上有些分量，一看，人家怕我睡着了冻坏，给我盖了一块帆布角角呢！我还闻着有一股香味，一转脸，左边放着一块小花手绢……我至今留着这块手绢，没事了就拿出来看一看……”

大贞子不做声了。她绞拧着手掌，盯着眼前的火苗儿。

一个人粗声粗气地顶撞一句：“好事都让你遇上你了！”

“毛猴王友”就像没有听见，还在自语着：“没事了，就拿出来看一看……”

小铁锅里的水沸出来了，有人揭开了盖子。

大贞子也注意到了三喜，高兴地推三喜一把说：“三喜，你讲个故事呀！你就没遇到什么吗？”

三喜在蓑衣里活动一下身子说：“我没遇到。”

“那个老得呢？——他是你朋友啊，你不是说他会做诗吗？……”大贞子又说。

三喜坐了起来，揉一揉眼睛说：“那是当然的了。老得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——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媳妇。”

有人笑嘻嘻地说：“大贞子跟他吧！”

三喜看了那人一眼，像告诉他，又像告诉大贞子说：“老得个子很高，我们没一个比得上他！不过……”三喜咬咬嘴唇，“不过他是个‘水蛇腰’，走起路来腰老拧的……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三喜很严肃地对大贞子说：“真可以考虑呢！老得有骨气啊，他原来和我们一样，是护秋的，负责看一片葡萄园。后来园里的负责人轻视他，他说：‘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——我老得走也！’拍拍身上的土就走了，到海上拉大网去了。有一回我看见了他，见他赤着身子，晒得又黑又红，太阳一照耀眼地亮，像涂了一层油……”

“是条好汉子！”有人感叹道。

大贞子站起来，撇了撇嘴巴，看着月亮和星星，使

劲仰拧着身子，嘴里发出舒服的“啊啊”声。她拾起了地上的木棍，高兴地唱起来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……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”

“毛猴王友”摇头晃脑地接上唱着：“属于我——！属于你——！”……

月亮慢慢偏西了，已经过了午夜。海潮声在远处响着，好像大海在慢慢地漫涌过来一样——海边的人管这叫“发海”。菜园四周的树木上，有的鸟儿被人们吵醒了，这时扑动着翅膀，不耐烦地咕啾着什么，飞到另一棵树上。芦青河咕噜噜地流着，不时送过来几声溅水的响动……

对面的小草铺上，铺柱上一直亮着一个暗红的点子。月色朦朦胧胧，看不清铺子上有没有老混混。他没有点火，没有架上小铁锅。这个夜晚，人们只听见他咳嗽过一次。

大贞子牵上哈，要沿着园子走一走了。三喜也披好蓑衣，要到自己的田里去看看。可是就在他们站起来时，铺子上传来了小霜的喊声——她被什么给惊醒了，害怕地叫着大贞子。

哈警觉地吠着，向着黑暗的园角扑过去。

三喜想起了什么，他急急地跑到铺子上，到处寻找着，连连痛惜地拍打着手掌。大家问他怎么了？他顾不上回答，只是向着哈的方向跑去了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他和大贞子牵着哈回来了。哈的耳朵被什么弄破了，流着血。三喜声音低低地告诉大家：

“枪，被人摸走了……”

十

河边的庄稼丰收了，带来那么多喜悦，也带来那么多焦虑。护秋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披着蓑衣，带着棍棒，夜间就睡在田野里。不断发生丢失庄稼的事情，半夜里常常听到粗野的叫骂和呼喊。

这真是一个不安宁的秋天……

曲有振不知怎么知道了河西岸来人搔扰菜园的事情，慌慌张张地拖着拐腿跑到园子里，先狠狠地骂了大贞子一通，然后又找老混混求情去了。

老混混躺在小草铺上，头也不抬，一边吃着瓜子一边说：“就是嘛！有什么事情，咱老一辈人商量，我跟你闺女他们说不着！”

曲有振掏出一盒大前门烟递过去，说：“那是噢！那是噢！”

老混混吸着烟，斜着瞅了他一眼说：“我这铺子，让大贞子掀翻了两次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野性啊！野性！”曲有振在心里叫开了，“老混混的铺子也掀得吗？……”他连连说：“混混，贞子不省

事的……”

“你也不省事吗？我老混混可是好心好意地跟你联合承包，又不是偷你、抢你！”老混混说着坐起来，把放在一边的韭菜刀子插到腰上，声音重重地说，“如今就是偷你抢你也犯不到哪家的王法，你发了财，还不兴穷人‘吃大户’吗？压制贫农就是压制革命——这可不是我说的！……”

“吃大户”三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曲有振！他“吭吭”地喷着气，一直没有吱声。

“我这个人就佩服老忽，人家是说干就干的，一辈子也没对谁软过！结果哩？地主怕他，解放了，村干部也怕他。他临死的前天晚上还喝酒哩，啃一条狗腿……”老混混说着，动手搓一片绿叶子蛤蟆烟。

曲有振有些站不稳，扶着铺柱，坐在了铺子上。他知道那个老忽是当年河两岸有名的一个无赖，一年总要跟人拼几次命的，很少有人不怕他。

老混混让曲有振吸他的蛤蟆烟，曲有振吸一口，呛得连连咳嗽起来，再不敢吸。老混混大笑不止，说：“怎么样？我就成天吸的这号烟叶，脾气也跟这烟叶差不多，谁敢往肚里吸，就冲他一家伙！……”

“劲道太大……”曲有振说。

老混混冲他摆摆手：“我不去作践你的园子。可我挡不住河西的人——三老黑是我朋友，可他见了东西红

了眼珠了，我管不了的。要是联合承包起来，他自然看我的面子……”

曲有振再不做声，摇摇晃晃地离了小草铺，回到菜园里去了。大贞子看到父亲两腿站不稳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就扶着他回家了。一路上，曲有振总咕哝着老混混，咕哝着“联合承包”……

大贞子回到园子里，向着老混混喊着：“老混混，你死了心吧，和猪联合也不跟你联合！……”

老混混就像没有听见，在铺子上打了一个滚，呼呼地睡着了……

三喜丢了枪，一直哭丧着脸。他一方面担心父亲跟他要枪；一方面担心坏人用枪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有一天他在田埂上遇到了三来，告诉了丢枪的事。三来支支吾吾，说他好像见谁拿过这杆枪。三喜气愤地质问了一会儿，他才说出是老混混拿了这枪——见他去河套子里打过野鸡……

三喜让三来去讨回枪来，三来无论如何不干。三喜把他领到了菜园里。

大贞子气得蹦起来，用大棍指着三来说：“你是个‘叛徒’！”

三来看着他，嗓子低低地叫着：“大贞子……”

“你肯定是个叛徒！”大贞子说。

三来为难地说：“我要不来的……”

大贞子和三喜都不做声了。停了一会儿大贞子说：“你没一点男子汉的骨头！你还‘三来’哩，你一次也别来了，我跟你就算不认识，你走吧！你找老混混去吧，你是他的人哩！……”

三来难受地蹲下来，捏弄着指头说：“我和你前年看过野枣……”

大贞子把手一挥说：“我不领情！你那是去吃野枣的……”

三来吞吞吐吐的：“我敢去要枪，可我要不来的。大贞子，我怎么也要跟你好的，我恨老混混……”

三喜这时想个好计谋，就说了一遍。大贞子高兴地拍着手掌说：“真好的办法啊，快去吧三来！”……

三来真的去找了老混混。

他站在小草铺跟前，看着躺倒的老混混，声音低低地说：

“混混叔，事情闹大了……”

“怎么咧？”

“你偷枪的事，不知怎么漏了风声，报上登出哩……”三来说着，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张揉皱了的报纸，展开念道：

“……偷枪就是犯法。老混混偷枪，罪责难逃！他偷去枪，想做什么，上级知道。如果近期不归还失主，

法办是肯定的……”

“‘法办’就是抓人吗？”老混混问着，一欠身子拿过报纸说：“我看看吧！”

老混混一个字也不识。三来用手指点着那一溜儿黑体标题说：“看看吧，这就是你的名字，‘老、混、混’……！”

老混混坐起来，眼望着天边上的一块浮云，吸起了烟。

三来说：“混混叔，干脆，瞅他们不在时，把枪扔到园里算了，省得招惹是非……”

老混混不动声色地吸完一支烟，然后歪歪身子，从铺盖卷里抽出了那杆枪。

“你拿去吧，他们问，你就说从田埂上捡的。他妈的，他妈的，晦气……”

……

这天晚上，月亮被云彩遮去了。几个人正坐在菜园里像往常一样聊天，突然哈愤怒地大吼起来。大家吃了一惊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几个黑影窜进了园子。大贞子大叫起来：“又是他们……”

大家呼喊着追逐那几个黑影，可他们毫不惧怕，一边躲闪着棍棒，一边往架子下面钻。他们顺着眉豆架空跑着，棍子是打不着的。有的还藏在里面喊着“大贞子”……

三喜跑出了园子，到南面叫人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护秋的人们举着火把，呼喊着重围拢过来，手里高高举着木棍。园里的歹徒见事不妙，纷纷钻出架子，钻进庄稼棵子里，溜掉了。只有一个家伙从园边的大树上滑下来，嘻嘻狞笑着，大摇大摆地踢散围篱，想往河边上走。三五个人围上去，他就像没有看见一样，头也不回。等到靠近他身边时，他“呼”的一声架起了拳头，蹿起身子，脚踢拳打，干净利落地把几个人全部打倒在地上，身子一摇钻进了庄稼地里……

这个人会功夫！

大家举着火把，眼巴巴地瞅着他消失在黑暗里……

可是过了不一会儿，正在大家要离去时，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呼喊声、扑打声。那尖叫的声音简直像两只巨兽在厮打、受伤时发出的吼叫一样，在黑暗的夜空里播散着，可怕极了……大家向着喊叫的地方跑去了。

原来在玉米田里，有两个人紧紧地拧在一起，滚倒了好大一片秋玉米！

大家围上去，他们还在滚动着，一个揪着另一个的头发，一个卡着另一个的脖子。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，脸上也流着血，那血不知是流自鼻孔还是嘴巴……大贞子第一个认出其中的一个是三来，大叫了一声！

大家用力将两个人分开。那个陌生的人歪歪斜斜站起来，还想往玉米垄里钻，三来躺在地上，用嘶哑的嗓

子喊：“他是三老黑！”

三老黑一只耳朵流着血，一条腿也跛了，可还是虎视眈眈地看着周围的人。

大家把三老黑绑了起来。

三来长长的分发已经被扯掉了五分之一左右，身上也受了好多处伤，只得抬着走了。担架是用大贞子和另一个人的木棍穿到两件衣服袖里做成的。大贞子自告奋勇地争着抬三来，说：

“三来是个英雄！”……

十一

当天夜晚，大家在菜园里决定了两件事：把三来送进医院里，把三老黑送进公安局。

三来本来不能动了，奇怪的是喘息一会儿，能够歪歪扭扭地走路了。他说：“我不进医院，我就在这儿了！反正没有内伤，擦点紫药水就好了！”

大家见他十分固执，就只好依他了。天傍亮的时候，大家押着三老黑到公安局去了……

大贞子让小霜回去取药水和纱布，让三喜到河里弄几条鱼来，她自己给三来洗了脸，把他抱到了铺子上。

哈一直看着三来，看着他洗去血污，躺在铺子上……三来像个不懂事的睡迷了的孩子一样，大贞子怎么

搬他，他就怎么躺，全凭她拨弄去。他闭着眼睛，像睡着了一样。

大贞子摇摇他：“睡了吗？讲讲，你怎么就逮住他呢？”

“我——”三来用带血口子的手搓搓眼睛，嗫嚅着，“我恨老混混呀，我成天在园子四周转着。可我不敢帮你赶开坏人……”

“你那时胆小。”大贞子声音轻轻地说。

“嗯。”三来点点头，“这晚上，我在庄稼棵里转着，也听见了园里的喊声，急得直搓手掌。后来一片火把亮起来，我才放心了……一会儿，有个人从菜园那儿跑过来，我一下就认出是三老黑，就一把抱住了他。”

大贞子说：“你真行！”

“也不知怎么就抱住了。他会功夫，可我两手扣紧了，不让他离身，他就使不出功夫！他那两只手也厉害呀，好几次扣到我的肋骨里，我疼得要昏过去，可还是不放手！他咬我，你看，腮上这道口子就是他咬的。我也咬他，我咬他的耳朵。他抱住我，发疯似的滚动，像要把我碾碎似的。我不知和他压倒了多少玉米棵棵，你看我脖子上的血道子吧，这都是玉米叶子割开的……可我咬紧了牙，就不放手！我想起了好庄稼是怎么被他们糟塌了的，你是怎么哭的——你哭起来和小孩儿似的——我对不起你呀！我咬着牙，就不能让他跑掉！我想

我三来今夜索性就做一遭真正的男子汉吧！……”

风呼呼地吹着，满园的叶子在“唰唰”抖动。芦青河的浪涛大起来，哗啦啦拍打着堤岸，在辽阔的夜色里回荡。哈注视着渺远的星空，鼻子，指向那颗最亮的星星……

大贞子听着三来的叙述，两手托着两腮静静地坐着，泪水，顺着两颊不停地滚落下来……她用力地抹着腮上的泪珠，说：

“三来，你真像个男子汉，像……”

她伏下身，那么温柔地看着三来。三来大约是累了，这会儿轻轻地闭上了眼睛。大贞子看他的眉毛、眼睫毛，看着他的嘴——这原来是一张有着棱角的、倔强的嘴啊！她又看他的额头，突然觉得这眉宇间有着一股英俊之气……她心中涌来了潺潺流动的热流，心跳得急起来，四下里飞快望了几眼，然后低下头，轻轻地吻了吻他的眉心……

三来哭了！他肩头耸动着，全身颤抖，一瞬间像个小孩子。他两手扶住大贞子的肩头说：“大贞子，我永远……记住你！你是个最好的人——你和我好起来吧！你要是拒绝了，我三来趁着这身伤势也就死了……”

大贞子害怕似的离开了铺子，站在了几步远的地方。

三来一下子坐起来，一双渴求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

她。

她说：“三来，你能告诉我——你为什么那么怕老混混吗？”

三来像一株霜中枯蔫的茅草，一下子躺倒了。

大贞子走上来，用手抚摸着他的脸，说：“你有什么可怕的！你不怕三老黑，你都是个英雄了，你偏要怕老混混！你不是要做个真正的男子汉吗？”

三来的眼里含着一汪儿泪水，声音颤颤地问：“我说了，你还能和我好下去吗？”

大贞子点点头。

三来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他把细长的手掌盖在脸上，一丝一丝地往下滑脱着。当手掌从嘴巴上拿开的时候，他突然止住了哭声。他坐了起来，抹一抹泪花，问：“你知道龙口林场丢失木材的事吗？”

大贞子点点头。

三来说下去：“那就是老混混勾结三老黑一帮人干的！有一天晚上，风很大，芦青河的浪头有好几尺高。他们把木头扎成了排子，要推下河去，硬让我去帮忙。我知道这是犯刑事的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还干——你干了吧？”

“我……唉！老混混说：‘干吧，以后五百块钱一笔抹。’我心一动，就干了……唉！”三来的手掌又盖住了脸庞。

大贞子咬着嘴唇，一声不响。

“后来，老混混怕我说出来，就吓唬说：‘火了，我找公安局投案去——我早晚要投案的。我一个人过得好苦，没家没业，早就想找个吃饭的地方了——我捎上你，怕不怕？你可是年轻，进一次大狱，一辈子就完了，媳妇也甭想娶上……’”

“你就记得娶媳妇！”大贞子气愤地喊了一声。

三来气愤地捶着自己的腿：“我多傻，就信了他这一套，以为他真要‘找个吃饭的地方’呢……”

大贞子坚决地说：“去告发他，正好三老黑也送进了公安局！”

三来定定地望着大贞子说：“不会抓起我来吧？”

“你这是立功赎罪，不会的——万一抓了你，我也等你回来……”大贞子的声音慢慢低下来。

三来躺下了。他响亮地说：“看我的吧！”

“怎么看？”

“我去告发老混混，也去告发我自己！”……

小霜取来了纱布。大贞子给三来包扎起来。

三喜提回了鱼，蹲下来烧着鱼汤。火焰很旺，一会儿鱼的鲜味就出来了。鱼味儿，还有徐徐吐出的气雾，给洒了一片霞光的园子添上一种温馨可亲的气息。三喜捅着锅下的火，对铺子里的三来和大贞子喊道：

“鱼是鳊鱼，讲究大补的！”……

十二

由于三来的有力证明，三老黑在公安局里全面招认了。他和老混混的关系以及他们骚扰河两岸的新生活、偷盗国营林场木材的罪恶行径，全部暴露出来了。

几个主要罪犯很快就被逮捕了，老混混也在其中。三来主动揭发，且又生擒歹徒，属于有功之列。

三喜是亲眼看见怎样逮捕老混混的。他兴奋地到菜园里告诉了大贞子，大贞子一声不吭地听着。三喜说：

“老混混正在铺子上仰面大睡呢，去了两个公安战士，亮出了手铐。他忽地爬了起来，骂咧咧的，还拔出韭菜刀子，说了一声‘看刀’，像上一回在菜园里那样，扔了出去……他原来是使惯了‘飞刀’的。我估计，他是要罪加一等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三喜反问：“你知道扔刀那叫干什么吗？”

大贞子摇摇头。

三喜严肃地用食指往地下一指：

“那叫‘拒捕’！”

大贞子点点头。三喜接着说：

“后来老混混带好了铐子，反而大笑起来，对四周围看的人说：‘我老混混这回可找到吃饭的地方了！’

……”

大贞子骂了一句：“这个不死的老混混！”……

曲有振的病突然好了——这是非常奇怪的。他听到老混混一伙被抓起来之后，两腿立刻觉得轻松了不少，结果抛了拐杖，从家里晃晃悠悠地走出来，直走到了菜园里，站在园边大声地喊着：

“大贞子——”

大贞子扛着木棍跑出来，笑吟吟地问：“你来护秋吗？”

曲有振摇摇头：“你护吧，你是好样的！”

“三来才是好样的！”

他一边往园里走一边说：“这个我知道……不过，我对三来还是不放心。他留个分头……”

“让他剃个平头就是！”大贞子爽快地说。

曲有振没有做声。他摇着头，慢慢进了园子。

大贞子点了火，为父亲烧一点汤喝。她连连叫着哈，一蹦一跳地走过去。哈被主人的情绪感染了，也高高地跳起来，嘴里“呼啊呼啊”地喘息着，和大贞子逗着玩。哈真是一条懂得人间情理的好狗啊。

傍晚的时候，三喜和三来又进了菜园。三来见了曲有振，转身就想走开，却被大贞子喊住了。

三来有些腼腆地走到曲有振跟前说：“大伯好些了

吧？”

曲有振端量着他，说：“你也好些了？”

三喜笑了。

三来看看大贞子，然后走到铁锅跟前，去搅动那锅汤。大贞子对父亲说：

“爸，你看看三来有多么勤快吧！……”

曲有振看着铺柱上熄灭了的艾草火绳，认出还是一个月前他使用的那根。他吃惊地摘下来端量着，心想：大贞子夜间原来是不点火绳的！守夜不点艾草火绳，这似乎也是一件少有的事情了。不过他转念又一想，她不抽烟，园里又没有多少蚊虫，点火绳确实没有多少必要。可是她点篝火，她架上了小铁锅。这也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不同的地方啊。……老人用手抚摸着四根光滑的铺柱子，默默地吸着烟。他望望对面那个小草铺子：铺柱上的艾草火绳也熄灭了。他想，那根火绳该是永远也点不燃了吧！

哈转过来，依恋地把头搭在他的腿上，温柔地挪蹭着……曲有振用手抚摸着它后背上长长的毛，小声地说：“老混混跟你叫什么？你不会记得了。他跟你叫‘卷毛儿大猎狗’——那是讥讽哩！可你实实在在是一条好狗。我不在园里，你受苦了。我过去告诉过你，说在冬天里买肉骨头给你啃，那时候让你肥胖起来。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还是出力的时候，我，大贞子，都在用力

做……”

哈点点头，摇着尾巴……

这个晚上，曲有振留下来一块儿守夜了。篝火点起来时，照例有好年轻人聚到园子里。大家围着火苗儿谈笑着，有人定时到田埂上巡逻去。有人又把酒瓶儿对在嘴上。会捉鱼的捉鱼去了，会使枪的打野兔子去了……不一会儿，园里就溢满了鱼肉的香味。曲有振最受尊敬，人们给他敬酒，让他吃最肥美的烤肉。曲有振抹抹嘴巴说：“这样护秋，不会瞌睡的。”

大家正玩得高兴，“毛猴王友”突然说：“大贞子和三来呢？”

三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：“你不见他们巡逻去了吗！”

……

他们真的去巡逻了。他们的巡逻路线很长。他们牵着哈，走出园子，登上了河堤。河水在涌动，拍打着蜿蜒的堤岸，芦苇和荻草像波浪一样在月光下摇荡。大贞子扛着木棍大步地迈着，三来总要急急地走才能跟得上。三来一路上咕咕啾啾，每一句话前面都有“大贞子啊！”……大贞子自豪地挺着胸膛，抖着哈的锁链，说：“哈，快走！……”

秋野的气味是迷人的。月光下的田野，无数的成熟的果实都在一片薄薄的黄纱下面覆盖着，更多了几分炫

耀的意味！芦青河！多么美丽的河流啊，它在小平原上流过，滋润了这么一片好庄稼！河面上的雾气升腾起来，扩散开去，凝在高粱叶子上、玉米叶子上、谷子和大豆叶子上、红薯叶子上……碰一碰高粱和玉米，哗哗洒一身露珠儿；从豆子和红薯地里走过，裤脚很快就湿得水淋淋的了……三来说：“我看，做什么也不如当个庄稼人。”大贞子说：“庄稼人太苦了……不过现在开始有意思！哈哈，老混混还想和我们联合承包呢，热闹不热闹死个人！……”说起承包的事，大贞子想起个事情。她停住脚步，问三来说：

“你和我们联合吧？”

三来摇摇头。

大贞子气愤地说：“联合！”

三来又摇摇头。

他望着天上的星星，自语似的说：“我还不配。等等吧，我非亲手做出一块好庄稼不可！到那时候，咱们再联合！”

大贞子没有做声。停了会儿，她用木棍轻轻地捅一捅他说：“真是‘男子汉’啊！……”

田埂上，开始出现一些身穿蓑衣的护秋人了。他们有的生疏，有的熟悉，全都瞪起眼睛看着牵狗两个人。大贞子喊着：“我是大贞子，他是三来！”三来不让她喊，她反而唱起了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”，把手里的

木棍当个矛枪，随着歌儿节拍的向前一捅一捅……

他们往前走着，身上差不多被露水全打湿了。三来说：“该穿个蓑衣来了。”大贞子说：“像刺猬一样！”三来不同意说：“我看了个电影——不记得名字了——女的全穿了蓑衣！你不知那个好看呀，当时我坐在下面想：哪一个做媳妇都是好媳妇，啧啧！……”

大贞子用棍子轻轻敲了一下他的拐肘，他才闭了嘴巴。

他们往回走了。老远地就望见菜园上空那飞动的火星儿，他们知道篝火烧得很旺，一齐向着园子跑了起来。

曲有振已经在向着田野呼唤了：“大贞子——回来——！”

大贞子和三来跑着，哈也跑着。三来听到喊声对大贞子说：

“你爸这个人，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啊！”

十三

曲有振再也不愿离开菜园了。三喜等年轻人也留恋着园子。夜晚，大贞子和三来坐在人们中间，反而没有多少话了。大贞子的脸色通红，总是闪着光亮。三来的分头剪成了平头，因而曲有振也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话

了。

大家说着故事，“毛猴王友”自然成了重要角色。他讲了那么多鬼怪故事，护秋的人很愿听，听了又害怕。生怕在田埂上遇到那种事情。不过故事中遇到的姑娘都那么美、并且大多主动地对小伙子表示好感，年轻人听了是十分惬意的——虽然听到最后，她们往往是狐狸变的。但大家并没有因此而懊丧，“那么好，狐狸变的也值得啊！”有人说。

大贞子总让三喜讲——她眼里，稳重诚实的三喜该有更真实的故事——可惜三喜没有，他开口只是讲他的朋友老得。老得是个可以见到的青年农民诗人，因而大家产生了另一种兴趣。很快，大家都了解老得了。曲有振对三喜说：“你不能请老得来咱园里看看吗？”三喜说：“我的好朋友，怎么不能？能的！”

在“毛猴王友”讲故事的时候，大贞子常叫上三来去巡逻。他们像永远不知疲倦似的，在田野里转了一夜，两双眼睛还是那么明亮！

有一个晚上，大贞子和三来从田野回到园子里，天就要亮了。三喜和一群年轻人见他们踏进园子，就惋惜地拍打着膝盖。他们一问，才知道是诗人老得来园里玩了半夜，刚离去一会儿呢！

大家告诉，老得和大家一块吃烤兔肉、喝酒，还有一锅炒刺猬。不过他不怎么吃鱼的——要知道他是打渔

的人啊，早不希罕鱼了。他听了大家讲的护秋的故事，知道了老混混和三老黑被抓走的经过，竟然十分激动，两眼直直地盯住一个地方，嘴里发出“啊！啊！”的感叹，当场做了一首诗呢！

大贞子连忙问：“什么诗呀？”

这可很少有人回答上来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投在三喜的脸上了。三喜咳嗽一声，往前迈一步，用食指朝脚下的泥土一指，吟唱道：“……大滴的汗珠往土里落/如今要过新生活/夜里护秋真英勇/要保卫神圣的劳动！……”

大贞子抛了手里的木棍，拍一下手掌说：“真好啊！多好的诗呀！……”

三来也喊：“好！”

大贞子说：“这……这些，诗里也能写吗？老得……”她想起了那一个个不眠的夜晚，想起了三来那满脸的血迹，想起了猎枪午夜震荡着天空……一滴泪珠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。她突然问三喜：“老得刚走了一会儿吗？咱追他去怎么样？”

三喜说：“试试吧！”他们——大贞子、三喜、三来，一块儿跑出了园子。三喜跑着，尽管脚下磕磕绊绊，嘴里喘息着，却还在不停地告诉：“老得，要不会等你们回来的，他是要赶到海上，赶上拉黎明这一网啊……”

他们一会儿就跑得满身大汗了。

东方，有一个人在急急地赶路。三喜喊着：“老——得——！”

那个人听到了喊声，赶忙站住了，回过身来望着这边。

可惜东方的朝霞太亮了些，像火一样红，迎着看去，怎么也没法望得清他的脸庞。他们只能望得见一个剪影。霞光勾勒出他一个清晰的身形。哦哦，大贞子和三来都看清了：老得细细的个子，很高很高；他站在霞光里，是笔挺的；他是听到喊声猛然站住的，头颅抬起，目光透过淡淡的晨雾向这边遥望；整个儿身影显得英俊挺拔、坚定而执拗。……他们几乎同时喊了起来：

“老得——！老得——！”

那个高高的影子举起手来，有力地挥动。他挥着，挥着，然后转过身去走了……

大贞子和三来定定地望着那个身影。

三喜说：“他实在没有工夫转回来了。他是赶去拉黎明这一网的——这一网是最重要的，黎明网！……”

大贞子久久地望着那个身影，喃喃地：“我没见过他，不过我觉得早就熟悉他的……”

三来也点了点头。

“让我用歌送送他吧！……”大贞子说着从肩上取下木棍，两手举着唱道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！

……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无限美！……啊！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……”

那个影子终于融化在一片朝霞之中了……

三个人站了一会儿，若有所失地往回走去了。

这时候朝霞将田野映成一片金红。田野，秋天的田野啊，想象一下你涂了霞光的颜色吧，想象一下你涂了霞光的韵致吧！……雾在散着，乳白的、淡红的，飘飘成缕，缠绕在树梢、在青纱帐、在远处那淡淡的山影上。湿漉漉的香味在风中吹送，各种声音在田埂上回荡。一两句悠长的吆喝，一两声甜脆的歌唱……

离园子还是很远时，他们就听到了那儿喧腾的声音。那是护秋的人在嬉闹吗？在呼唤他们吗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大贞子又想起了那一个个不眠之夜，那篝火，那猎枪，那蓑衣……她很想高声吟唱那首为守夜人写的诗，可她还背诵不上来。她只是大声呼喊着最末的一句：“‘要保卫神圣的劳动’、‘要保卫神圣的劳动！’……”

哈在远处呼叫他们了。

大贞子喊着：“哈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她是笑，还是呼应她的那个伙伴？没人知道。

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写于黄岛